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五字经 百家姓 千字文



前 言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是三种旧时流行的蒙学读物，习称“三、百、千”。

《三字经》的作者，明清人多指为南宋名儒王应麟，也有宋人区适、明人黎贞等说，但都是出于传闻，并无实在的证据。《三字经》中说：“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朱熹的著作经庆元党禁后，获得全面的尊崇和推行，已是进入元代的事。而《三字经》又有鼓励仕进的内容，故似当作成于元延祐年恢复科举，规定考试程式中《四书》用朱氏集注之后。近时人们发现南宋陈淳用三字句写成的《启蒙初诵》，起首为：“天地性，人为贵，无不善。”以下还有“性相近，君臣义，父子亲，长幼序”等语，很像是《三字经》的先河。说明《三字经》从雏形到更定，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今本《三字经》还有对明清历史的简述，则是历代增补的结果。

《百家姓》的成书和普及要早于《三字经》。陆游《秋日郊居》诗“授罢村书闭门睡”句下自注：“《杂字》、《百家姓》之类调之村书。”南宋学者王明清还对《百家姓》进行考证，认为赵指赵宋，钱指吴越，孙为钱淑正妃，李为南唐李氏，周、吴以下四姓为钱镠以下的后妃，故“似是两浙钱氏有国时小民所著”（《玉照新志》）。我们看百家姓所收哈、爱等姓，都是唐代始出现的对外藩的赐姓，可知王氏所言不为无据。吴越钱氏在宋太祖开国后即入贡，至太平兴国二年（九七七）率土归降（时李氏新亡不久），《百家姓》可能即成于这一时期。

“三、百、千”中唯一可知作者与撰作时期的是《千字文》，系南朝梁散骑侍郎、给事中周兴嗣于梁武帝大同年间所编，距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它的撰作，相传还有一段故事。

梁武教诸王书，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拓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纸，杂碎无序。武帝
周兴嗣谓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唐李焘《尚书记实》）

《千字文》中，除了“潔”字两见外，其余部无重复。周兴嗣能在一夜之间，把杂乱无章的一千个字编成韵文，而且对仗工整，条理贯穿，文采斐然，确实令人称绝。难怪它风行历久，以至其字序被广泛用作坊里屋舍、簿册卷宗的编号。

作为独立成篇的蒙书，“三、百、千”各有所长：《三字经》言简意赅，内容丰富；《百家姓》常见常用，便于记诵；《千字文》构思巧妙，宛转有致。而一旦配合使用，又三位一体，相辅相成，所谓“读《三字经》，以习见闻；《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义理”（明吕坤《社学要略》）。所以千百年来，家弦户诵，凡于无人不晓。历代以来，“三、百、千”的改续本、仿写本，不下百余种，有的还是用方言、满蒙文字以至日语、梵语所写成；同时，各种释音、释义的注解本也层出不穷。“三、百、千”的广泛影响，可见一斑。

本书所辑入者计有：

一、《三字经注解备要》原署“浚仪王应麟伯厚先生手著，岳门朗轩氏较正，衡阳晚学贺兴思先生注解，上元紫巢氏重较”，似成于清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注者以“袖里《通鉴纲目》”自许，而行文多有掇撷黄继善《史学提要》之处。对名物的解释更是诸家杂揉，且时见窳误、脱漏，反映

出西学东渐 时期蒙书守旧陋闻的一面。

二、《重订三字经》章太炎订定。这是章氏以提倡“国粹”对抗新文化运动的尝试之一，但弁首的《题辞》对《三字经》作了较为全面和公允的评价，所进行的修订也反映出当时社会发展对《三字经》的新要求，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三、《百家姓》依康熙《御制百家姓》例，保留了有关姓氏的郡望。郡望为望族的郡属，起于魏晋，门阀士庶观念影响着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存之可备检索。

四、《千字文释义》原署“汪啸尹先生纂辑，孙谦益先生参注”。褚人获《坚瓠补集》卷二记载毛纶（声山）六十岁时汪啸尹有祝嘏诗，可知汪为清初时人。从隋代起即出现了《千字文》的种种释本，以此书为较胜。当然，其注释也未能脱出腐儒的案臼。

“三、百、千”是迄今完整保存的产生最早、使用最久、影响范围最广的蒙书。自从它们出现后，便成为中国封建教育的重要内容。“三、百、千”的这种稳定性和适应性，固然由它的形式与思想内容所决定，但也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惰性。一方面，介绍三种传统的启蒙读物，另一方面，为全面考察中国封建社会提供一份参考资料，这便是整理出版本书的目的。

吴 蒙

一九八六年八月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三字经

叙

天地名物之大，古今事迹之广，得之散见者繁而难，获之类聚者简以易。宋儒王伯厚先生《三字经》一出，海内诲子弟之发蒙者，咸珍若球刀。然幼年童稚，不过仅习其文而已，不知此书即一部袖里《通鉴纲目》也。王晋升先生虽有注解，未窥全豹；认庵柏先生更加增补，亦嫌疏漏。道光庚戌春，余适锦城，偶得衡阳贺兴思先生编辑注解俗讲一书，翻阅未竟，不禁欣然曰：“此诚古今奇观也！”询其从来，乃自京师中带回抄本，惜哉未传剞劂，不能遍海内而有之。自于抄获此书，都心向往焉。已而请贷抄誉数次，至秋乃获。越数日，始竣。奈仓忙中，原本之内多有舛讹，未暇更正；且于帝王一节，诸僭伪国亦未全载。不时披览，于余心终觉歉然，兹于馆课之暇，重加订补，与原本稍为详细。奈予年五旬有二，目力就衰，字迹虽非模糊，而点画歪斜可耻。越月抄成，世之欲观古今者，玩其词，习其义，天人性命之微，地理山水之奇，历代帝王之统绪，诸子百家著作之原由，以及古圣昔贤由因而亨、自贱而贵，缕晰详明，瞭如指掌。是散见于诸子百家之中者，而以一帙聚之，则此书注解，不惟好古博经者，资其便于睹记；而寻章摘句之后主小子，亦得以广其见闻焉。余不揣荒陋，抄竣，爰叙始末。以弁诸首云。

三字经注解备要

人之初，性本善。

注“人”，泛指众人也。“初”，是有生之初。“性”，是性理之性，与下性情“性”字不同。此两句，乃立教之初，发端之始也。盖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即赋焉。是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孤阴则不生，独阳则不长，故天地配以阴阳。男以女为室，女以男为家，故人生偶以夫妇。阴阳合而后雨泽降，夫妇合而后家道成。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为天，属阳；坤为地，属阴。父为天，气禀乾道，属阳；母为地，气禀坤道，属阴。天覆乎上，地载乎下，合成卦体，乃《乾》健《坤》顺也。天以阳气下降，地以阴气上升，阴阳交会，云雨施行，然后万物化生。此以天道言之也。以人道言之，男以阳气下降，女以阴气上升，阴阳交会，云雨施行，父精母血，成其胎元。待等胎元以满月，逮当生出其母胎，是男是女，称之曰人。天之所生谓之人，天之所赋谓之性，秉懿之良谓之善。人之初出母胎，“呱”的一声，此时节性即命焉，故曰天命之谓性。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为性，同得天地之气以为形。性者，理也。在天为元亨利贞，在人为仁义礼智。元亨利贞，天道之常；仁义礼智，人性之良。藏于心，则为性；发于事，则为情。心也，性也，天也，皆一理也：自理而言谓之天，自禀受而言谓之性，自存诸人而言谓之心。心如谷种，而性从心生，又从心灭。心者人之神灵，乃虚灵不昧，而为万物之灵，所以聚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性则心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自出者也。天赋之性，浑然至善，纯乎天理，未尝有恶。性乃心之所发：发于恻怛之心，仁也，皆自是此性；发于羞恶之心，义也，皆自是此性；发于恭敬之心，礼也，皆自是此性；发于是非之心，智也，皆自是此性。仁、义、礼、智四者，性也；恻怛、羞恶、恭敬、是非四者，情也。故曰藏之于心则为性，发之于事则为情。情随事迁，性静情逸。性之本善，人所固有。性道虽同，而气禀或异。气有清浊，禀其气之清者则为贤，禀其气之浊者则力愚。故有过不及之差，而人之贤否善恶，从此分也。

性相近，习相远。

注前“性”字性理之性，此“性”字性情之性。“近”，相去不远。“习”，幼习也。“远”，相去太远。凡识之明者为智，暗者为愚；循乎理者为贤，徇乎欲者为不肖。则智愚贤不肖之人，自有生之初，天赋以仁义礼智之性，人人皆有，个个同得；虽有贤否善恶之气质不同，而在幼年时则相去不远。及其长也，知识渐开，世情已晓。或为物欲所蔽，或为七情所染，或因贪嗔痴爱以丧其心，或因酒色财气以失其德，而放旷为非，遂无所不至矣。在有生之初，天所赋以仁义礼智之性，至于尽没，或为不忠不孝，或做无廉无耻，岂有仁义之心哉？况心如明镜一样，本体原自光明。而一旦尘埃污垢，闭了光明，乃失其本体，丧其真矣。故曰性儿心生，又从心灭。若论修心养性，在各人操存省察，而学习之不同也。操之则存，舍之则亡。习于善者，思其所善，行其所善，自然日进于高明，则为贤、为智、为君子；习于恶者，思其所恶，行其所恶，自然日流于污下，则为愚、为不肖、为小人。故君子为善，惟日不足；小人为不善，亦惟日不足。所以孔子有云，“性相近也，习

相远也。”

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

注“苟”，是苟且。“性”，是性情。“迁”，是迁流往下。“教’。是训海。“专”，是专心致志。凡为人家父母，养子贵有善养，而尤贵有善教也。若是苟且由他而不教训，则所行所为都由他性情，胡为乱作，自然日流污下，而迁流为愚、为庸、为下贱矣。所以妊子则有胎教之法。胎教之道，总在一个正字。凡母之正者，而生子自然无不正也。古者妇人在于居之时，凡举止动静、进退出入，无一不由于正，况在怀妊之时乎？若有怀妊在身，当睡不敢以侧其体，当坐不敢以偏其身，当立不敢以偏伸一足，其凡起居之正如此。至于日间吃饮食茶饭，亦未尝不由其正。或烹饪不调、刀匕不正、名号不端，一切邪味之物，从不敢乱吃，此饮食之常出于正者如此。若夫视听，尤宜谨焉，目不视邪色，视必以正；耳不听淫声，听必以正。此日间视听所交，因不敢失其正矣。至于夜，物交既息，志气清明，则使瞽者诵诗以养其性情，感发其志气。所见所闻，无不归于正者如此。古者妇人胎教之法，而事事都归于正，是子未生之前先教以正也，岂有不正者乎？言其体貌，则形容端正，而外无不正矣，言其德性，则才能过人，而内无不正矣。盖教子于既生之后，不如教子于未生之初，所以主时形容端正，才过平常之人者远矣。此言妇人怀妊之正，时乃形生神发之初，感于母气之正者，则为善为美，感于母气之邪者，则为恶为不美者，此自然之理也。自古胎教之法，凡为妇女母氏者，不可不知也。子于乳养之后而能食，教以用箸，男女均教以右手，顺手之便也。子能言，勿使娇声，男子教以应之速为唯，女子教以应之缓为俞。有了六岁，教以一、十、百、万之数，与东、西、南、北之方，将以易晓之事，教之以开其知识也。到了七岁，男女不许共席而坐、共器而饮，固要教之宜早也。若至八岁，小学之时也，则有事师事长之道。凡出入门户、即席中、饮食茶饭，必在长者之后；而教以逊让之道，自此始也。凡出入后长者，行之让也；即席后长者，坐之让也；饮食后长者，食之让也。若有九岁，则教之以朔望六甲之日，而天时阴阳之道，从可知矣。从师读书，皆为父母之教勿倦也。

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

注“孟母”，孟夫子母也。孟子姓孟，名轲，字子舆，战国邹人也。父激公宜，母仇氏，乃三家孟2孙之后。“择”，选择也。“邻”，邻舍也。“处”，居处也。“子”，即孟子。“不学”，是不学读书。“杼”，是机之梭也。此引古之贤母教子以成其大名也。昔孟子少时父早丧，母仇氏守节，居住之所近于墓，孟子学为丧葬蹒踊痛哭之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近于屠，孟子学为买卖宰杀之事。母又曰：“亦非所以居子也。”继而迁于学宫之傍。每月朔望，官员入文庙行礼拜跪，揖让进退，孟子见了，一一习记。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也。”遂居于此。此乃三迁之教，教子以成其大儒也。又孟子少时，问东家杀猪何为，其母戏曰：“欲啖汝也。”既而悔曰，“吾闻古之妇女，尚有胎教之法；今子方才有知识之时，正天理人欲之界，圣狂由此分途，而我以戏言诳之，是启之以不诚实也。”乃向东家买肉以食之。其母正是戒欺求信之教也。及其既长，从学于子思之门。一日厌倦回来，其母正在机房，一见即怒，割断其机。孟子惶恐，跪问其故。

母责之曰：“子之所学，犹如我之织机一般，累丝成寸，累寸成尺，成丈成匹，才为有用之物。今子所学，必要加累年累月之功，无分昼夜，方有进益。尔今懒学厌倦，乃自弃其功也。我断机，亦如汝自弃其功也，”孟子复去子思之门，发愤笃志，朝夕勤学，遂成大儒。着非孟母三迁教道之功，何克有成至此哉！

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

注窦禹钧，北京幽州人也，因其地名属燕，故名燕山。“义务”，是有义方乏训。“五子”，是所生有五子：长曰仪，次曰俨；三曰侃，四曰僾，五曰僖。“名”是姓名。“扬”，是显亲扬名。此引古之贤父教子以成其大名也。按禹钧系五代后晋时人，家道极富，但为人最不公平，心术不好，专用大斗小秤，轻出重入；明瞞暗骗，势压贫贱。灭了天理，昧心行事，三十无子。忽然一夜，其父送梦，对禹钧曰：“汝心术不好，心德不端，恶名张注天曹，日后无子，兼且无寿。速要悔过迁善，大积阴德，广行方便，庶几挽回天意，改过呈祥。”禹钧醒来，将父亲梦中之言，一一谨记在心，从前之恶，毫不敢为。一日在客店中，捡了一缠袋银子，等候一日，事主寻到此处，钧将银子仍退原主。地方或有贫苦人家，有女不能出嫁者，将银与他，买备妆资，以嫁于人，使内无怨女之悲；有子不能娶者，亦与银两，助他成配，使外无旷夫之苦。家中又设立义馆，延请明师教训，有家贫不能送子者，即在馆去读书，代与学钱。周济贫寒，刻己利人，广行方便，大积阴德。忽一夕，又梦父亲曰：“尔今阴功浩大，善名张注天曹，后有五子，齐登科甲，尔寿添八十九岁。”禹钧醒来，乃是南柯一梦。于是修身积德，更加殷勤。后果生五子，娶亲成配。家庭之礼，俨如君臣；内外之礼，严如宫禁。男不乱入，女不乱出，男务耕读，女勤绩纺，和睦雍熙，孝顺满门，故曰义方之训。教子成才，又兼有阴功浩大之德，自然弥昌，子孙发达。故此五子联科之时，有侍郎冯道赠诗一首云：“燕山窦十郎，教子以义方。灵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

按：仪，礼部尚书，俨，礼部侍郎，皆授翰林学士。侃，补阙。僾，谏大夫，参大政。僖，起居郎。

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

注上“教”字是为父之教，下“教”字是为师之教“过”，罪过也。“严”，善教之方也。“师”，是先生。“惰”，是怠惰。人之父母养予成童，有七八岁时，必要送他读书；学习礼仪。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在读书。富不读书，纵有黄金身不富；贫能守己，虽无荣耀也增光。父母养子，若不送读书，乃父母之过也。倘送书馆，教道不严，是师怠惰之过也。内有贤父兄，外有贤师友，子弟犹有不得成材者，未之有也。

于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

注“子”，是为人之子。“不学”，是不肯读书。“非所宜”，是不宜应如此。“幼”，是黑发年少之时。“老”，是白发衰迈之时。“何为”，言不能行也。上是责父师之过，此是勉人子之学。为人子者，若终日不学，自然痴蠢愚庸。

入而在家，则事亲事长而不知孝弟之道；出而在外，则交朋处友而不知周旋之礼。又道自学者，则庶民之子为公卿；不学者，则公卿之子为庶民。

学者如禾如稻，不学者如蒿如草。如禾如稻兮，乃国家之栋梁，世之大宝，如蒿如草兮，乃耕者僧嫌，商者烦恼。他日面墙，悔之已晚。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呜呼老矣，是谁之愆？诗云：“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头方悔读书迟。”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

注“玉”，是美玉。“琢”，是琢磨。“器”，是器皿。“义”，是理义。世有美玉如此，必要玉工琢磨，方才成得一件美器。若不去磨，是一块死玉，何足为贵？譬如人生少年之时，又有资质天性之美，必要读书向学，通达古今，明知义理，方成得有用之材，乃为可贵耳。倘终日闲游，自暴自弃，不肯勤学，则古今之事变、万物之消息，一毫不通，焉能知其义？故人少年为学之事，固不可缓，尤不可忽也。

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

注“子”，是人之子弟。“少时”，是年少之时也。“亲”，近也。“师”，先生也。“友”，朋友也。“习”，学习也。“礼”者，天理之节文也。“仪”者，人事之法则也。”此言为子弟之道，当少年之时，宜亲近明师，交结贤友，讲习礼节仪文之事、爱亲敬长之道、进退应对之节、进德修业之途，以为身之本也。

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

注“龄”者，岁也。“温”者，暖也。“席”者，睡的席子也。“亲”，指父母。“执”者，持也。百行之首，以孝为先。昔汉时黄香，江夏人也，年方九岁，晓得事亲之理。每当夏日炎热之时，则扇父母帷帐，使枕席清凉，蚊蚋远避，以待亲之安寝；至于冬日严寒，则以身温暖其亲之衾褥枕席，以待亲之暖卧。于是名播京师，号曰“天下无双，江夏黄童”。故《二十四孝》中，“黄香扇枕”乃一孝也。凡为人子者事奉父母，当念三年乳哺之劳，才月怀胎之苦，宜以古人为法。此昏定晨省，冬温夏请之礼，所当执而行之，以尽为人子之道可也。

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

注敦伦笃谊，友恭为重，兄弟之义，幼学所宜知也。汉时孔融，鲁国人也，孔子第三十二代嗣孙。年甫四岁，便晓得逊让之礼。一日有邻人送一筐梨，诸兄将大的选去，融在旁，从容取一小梨。众人曰：“你如何不取大的？”融对曰：“诸兄年长，正宜用其大的。我乃弟辈，年纪尚且幼小，焉能犯上而取僭越之罪也。”后为北海太守，其性宽容好士，尝曰：“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焉。”今观孔融行年四岁，且知逊让之礼如此。凡为人弟者处手足之情，切莫因小忿而失大义，勿争长短以伤和睦。执其天性之美，笃其孝顺之情，当以孔融为法，要先知此逊让之礼也。

首孝弟，次见闻，知某数，识某文。

注“首”，是头也。“孝”者，孝于亲也。“弟”者，弟于长也。“次”，是次一等。“见”，是眼见。“闻”，是耳闻。“数”，是数目。“文”，是文理。人生急当首务者，莫大于孝弟，故人事亲事长，必要尽其孝弟。孝弟乃一件大事。其次一等，多见天下之事，以广其所知，多闻古今之理，以

广其所学。知十百千万之数为某数，识古今圣贤之事为某文也。

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

注“一”者，数之始。“十”者，数之终。一、三、五、七、九属阳，二、四、六、八、十属阴。混沌未判、天地未开之时，太极之元气三为一，而天地人之三才，悉在太极图中。太极者，谓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一者数之始，是天地阴阳之始，从太极图中之一而始分之也。故伏羲画卦之时，先画一点属阳，后画一横属阴。是此一字者，乃一阴一阳，而效太极初判，取其阴阳之义也。而十字者，一横以按东西，一直以按南北，是此十字者，乃东西南北之义实按其中矣。十十日百，十百曰千，十千曰万，十万曰亿，十亿曰兆。上古之世，有一人名隶首，始作算之法：后至周公，始成九章之法，乃九九八十一之数也。九九八十一数之算法，是周公所制，以教天下后世之人，因之列为六艺之文。而十数目者，始起于《河图》。上古之世，无文字之时，有龙马负图出于河中。伏羲观之，始画八卦。先画一点，其象属阳；后画一横，其象属阴。故今写“一”字一点一画者，乃取阴阳之义也。后至轩辕黄帝，将伏羲所画一卦者加一画以配之，即《乾》三连，《坤》六断，《离》中虚，《坎》中满，《震》仰盂，《艮》覆碗，《兑》上缺，《巽》下断：此八卦之体，又从轩辕氏所画而成。是伏羲画卦，在于无文字之先，苍颉制字，在于有文字之后。伏羲画卦，观《河图》有五十五阴阳点子，始知其义，二、六居上，一、六居下，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又《易经系辞》论《河图》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无数五，地数五。”无数二十五，地数三十，天地之数共五十五矣。一而十之数始于《河图》，本乎此也。后之学者，不可不知也。

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

注：“三才”，乃天才、地才、人才也。“三光”，乃日光、月光、星光也。两个“者”字，前“者”字指三才也，后“者”字指三光也。写“三”字，三画宜要一般长：上一画法天，取天覆乎上之义，后一画法地，取地载乎下之义；中一画法人，取人居其中之义。初伏羲画卦之时，先横一画以定之。按阳数之始，法太极之道，立于一；然后造分天地，化生万物。“三”字先画一画效阳数，次写二画效阴数，此“三”字者，一阳而合二阴也。乾坤未判、天地未开之初，名曰混沌之世。此时无有日月天地、风云雷雨、山川草木、飞禽走兽以及鱼鳖昆虫。且日月未明，阴阳未分，天地之体，合而为一，清浊不分，昏昏蒙蒙，故曰混沌。混沌者，乃无极也。无极不分阴阳；无极而生太极，始分阴阳。太极之元气，动者属阳，动极则静，静者属阴，静极而动。阴动生阳，阳静为阴，一动一静，始分阴阳，天地开辟，乾坤定矣。天开于子，轻清之气，一万八百年上浮而为天，天之精华凝结而为日月星辰。地辟于丑，重浊之气，一万八百年凝结而为地，地之精华融结而为山川河岳。轻清之气为天，重浊之气为地，清浊混者为人。乾道生男，坤道生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变化无穷焉。天开于子，一万八百年；地辟于丑，一万八百年，人生于寅，一万八百年：三才定位，共三万二千四百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天覆乎上，地载乎下，人居中央。天体圆，故人之头圆以像天；地体方，故人之足方以

像地。天是一大天，人是一小天；天有日月，人有耳目，天以日月为阴阳，人以血气为阴阳；天有三百六十五度，人有三百六十骨节；天有八万四千星斗，人有八万四千毫毛孔窍。天动地静，男动女静。乾为天属阳，坤为地属阴；父为天属阳，母为地属阴。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神。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人有三尊，君、亲、师。天者镇也，居高理下为人镇也，故“天”字乃一大以镇之也。元气广大曰昊天，自仁覆闵下曰晏天，自上降鉴曰上天，据远视之曰苍天，下民尊之曰皇天。天之主宰，谓之天帝；功用造化，谓之鬼神。以形象而言之，曰天地，以性情而言之，谓之乾坤。

天有九霄：神霄、青霄、碧霄、丹霄、景霄、玉霄、振霄、紫霄、太霄是也。天有九无：中天、羨天、从天、昊天、苍天、廓天、咸无、上天、成天是也。

三十二天：

音乐天、成轮天、月行天、速行天、智慧天、娑利天、善法堂天、影照天、威德颜天、众分天、住轮天、清净天、上行天、钵私地天、杂地天、山顶天、住峰天、俱吒天、光明天、周行地天、欢喜圆天、波利树天、摩尼藏天、杂险岸天、柔软地天、险岸天、杂庄严天、如意地天、微细行无、密殿中无、鬣影上天。

东方八天、南方八天、西方八天、北方八天，四八三十二天，在于四方，中乃焰摩天，又名善见天，乃是玉皇大帝所居之处。贼是忉利一层言之也。从此忉利无之上，还有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是也。

欲界六无：夜摩天、兜率天、化乐天、他化天、自在天、多乐天是也。

色界十八天：梵辅天、大梵天、无象天、无量光天、光音天、少光天、偏净天、无量净天、少净天、无想天、广果天、福生天、无云天、无烦天、无热天、善观天、善见天、究竟天。

还有无色界四空天：空无边处天、识无边处天、无有所处天、非想非非想处天。在此非想非非想处天，方是无之尽头处。

天地相去有二十万六千七百八十一里半高。南北相距有二十三万三千零五十六里二十五步远，东西相距则短四十步也。穿心一往有三十五万六千九百七十一里宽。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每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一里，周天共积得一百一十零九百一十三里大。天包地，地依天，天地之外，都皆是水，语云乾坤如鸡子，诚哉是言也。天地悉在水之中央，地乃得浮在水面。水面上头一层是风轮，有一百六十万由旬高；第二层是水轮，高有八万由旬，广有一百二十二千四百五十个由旬；水轮之上，第三层乃是金轮，高有三十二万由旬；金轮之上，第四层乃是地轮，高有六万八千由旬。地轮之上，才是轮围山，周匝围绕，中间须弥山。须弥山之外，有七重主山。七重香水，山海次第周匝围绕。七重金山之外，有一大咸水海，海中才是四大都洲，在于四旁，须弥山居中。此是一乾坤天地也。须弥山之东，有天下名曰弗于逮，乃是东胜神洲。其地东狭西宽，是一个半月形，纵横有九千个由旬。须弥山之南，有天下名曰阎浮提，乃是南瞻部洲。其地南狭北宽，纵横有七千由旬。须弥山之北，有天下名曰郁单越，乃是北俱卢洲。其地形方正，纵横有一万由旬。须弥山主西，有天下名曰俱耶尼，乃是西牛贺洲。其地形形状如满月，纵横有八千由旬。此乃四大部洲，而须弥山居中。日月半在天上，半在地上，包了须弥山，转绕地一周，乃是一个昼夜。

这中国天下名曰阎浮提，居于须弥山之南，故曰南赡部洲。洲之内除小国外，还有一千三百大国。我这个大国，名宸旦国，居南赡部洲之东，即今本朝大清国是也。但我中国，最为美大。在三皇上古之时，未定九州；五帝时。有帝啻高辛氏，方定九州，兗、冀、青、徐、扬、荆、豫、梁、雍是也。至舜时，又加幽、并、营三州，共一十有二州。禹王之时，铸九鼎，仍以营州入青州、以幽州入兗州、以并州入梁州，依旧并为九州。至周朝时列开九州，分为一千八百国，后又并为一百二十四国。从周平王东迁之始，是为春秋，又并作十二国，鲁、齐、陈、郑、曹、燕、秦、韩、赵、魏、楚、宋是也。至秦始皇，吞六国而并为一国，将天下分为三十六郡。至汉高祖之时，灭秦破楚，而有天下。传及献帝，曹丕篡天下，又分为三国：蜀、魏、吴是也。三国之后，是为两晋，天下又分一十六国。两晋之时，有前燕、后燕、后蜀、南凉、大夏。至元朝时，灭金、灭辽、灭宋，并为一国，将天下分为一十八道。至明朝得了元朝天下，才定为两京一十三省。今我大清国因明旧制，添改二十省：盛京，直隶，即北京也；江苏，安徽，原系南京江南分省；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四川广东，广西，福建，台湾，云南，贵州，此共二十省也。

舆图形胜说直隶即北京，京师之所，古幽蓟地，冀营二州之域。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振河济。三面，以一方制中夏，形胜几同关中。明永乐建都于此，今因之，设十一府、六直隶州、一百二十四县。

盛京亦营州之域，在北京东一千七百四十里，系辽东之地。设二府、四州、八县，辖宁古塔、黑龙江。

南京即今江南，又分江苏、安徽二省是也，古扬徐二州之域。东连三吴，南引荆汝，大江环绕，淮淝内固，锺山龙蟠，石城虎踞。秦始皇为秣陵，西晋为建康，孙权为建业，隋、唐为江宁，元为南孰大清为江南。明洪武建都于此，永乐始建北京。江苏领八府、三直隶州、六十二县！安徽领八府、五直隶州、三州、六十县。

山东，古青兗之地。外引江淮，内包辽海，西面以临中原水道，南尽邳徐，北至天津。自海道既废，遂为馈运通衢。昔武王封太公于青州，为齐国；封周公于兗州，为鲁国。领十府、二直隶州、九十六县。

山西，古冀并二州之地，即赵国也。太行左峙，黄河右绕，背依朔易，俯挹中州。但北近虏穴，西通套虏，故雁门、偏头、宁武为重地。领九府、十直隶州、六州、八十七县。

河南，古豫州地，居于国中，故曰中州，阡阡中夏。河流中贯，卫淮为辅，太行在后，荆山在前。彰德控河北，嵩洛蔽山南。漕运奠便于此焉。又河南少林寺大雄宝殿正座，乃中国分心脉之处，四方从边塞来到此，都是一样远。领九府、四直隶州、六州、九十七县。

陕西，古雍州地，原为秦国。面梁山，带河流，左渭右汉，终南为宗。汉南襟喉巴蜀，潼关保障全陕。山河四塞，形胜甲于天下。领七府、五直隶州、五州、七十三县。

浙江，古扬州地。绍兴府即古越国。嘉湖与江淮相表里。严衢以徽州为郭廓，左皖右闽关。大抵东北浸湖海，西南阻山冈。领十一府、一州、七十六县。

江西，古荆扬之地，又名豫章城。上古之世，城南有一株樟树，高七丈五尺，大二十五围，垂荫数亩，故名豫章。南距五岭，北奠大江，

据百粤上游，为三楚重辅。襟江带湖，山水清秀，独南赣山溪险阻，地广田荒。领十三府二州、七十六县。

湖南，系湖广分省，亦古荆州之地。领九府、七州、六十四县。

湖北，古荆州地。武昌即古楚国。亦系湖广分省。控雍引扬，连粤兼豫，襟带江汉，包络湘湖。南岳峻极，五溪交错，道通九省，亦为天下之中土。领十府、八州、六十县。

四川，古梁州之域，又名益州。东川潼州，西川成都，南川夔州，北川利州，故名四川。剑阁表云栈之固，瞿塘锁巴峡之流。界以番族，阻以蛮方。连荆沔，接汉陕，山丛峰兀。领十一府、九直隶州、十一州、一百一十一县。

甘肃，古雍州西北之域。左接雍陕，右近蛮方，北有胡貉之固，南恃山河之险。地高水湍，为西隅重地。领九府、六直隶州、七州、五十县。

广东，古扬州南境，原系荆州之域，别号东粤。南阻海，北据庾，西控交趾。地土饶沃，黎彝杂居，为岭外胜区。领十府、三直隶州、七州、八十县。

广西，古荆扬西陲，乃诸蛮巢穴之地，别号西粤。东南走五羊，东北往荆楚，西北接罗施鬼国，西南抵交趾。领十一府、一直隶州、十六州、四十九县。

福建，古扬州之域。上三府依山地高，称小邹鲁；下四府

平敞近海。北藩泉黎，东壁庚岭，内阻闽关，溪山秀美。领十府、二直隶州、六十二县。

云南，古梁州夷境。崇冈 嶂，激涧萦纡。滇池能通湖，武定可达建昌，皆川陆小道，惟曲靖为北向要路、滇南咽喉。领十四府、四直隶州、二十六州、三十九县。贵州，古荆梁南境，号曰黔中，为西夷罗施鬼国。山峭箐深，溪洞相逢，水无滞泽。与滇同境，介在川湖。领十三府、十四州、三十四县。

以上诸省府厅州县，俱依本朝改置添设。但我大清，疆域日辟，幅员益广。一国之内，有四大海：东、西、南、北四海是也。东南二海水咸，西北二海水淡。东西二海，相距有二万八千里；南北二海，相距有二万六千里。南北为子午，东西为卯酉。子午为经，卯酉为纬，言经长纬短也。四海之君姓名：东海之君冯脩，南海之君祝赤，西海之君勾大丘，北海之君顺禹。东海神曰广德，南海神曰广利，西海神曰广间，北海神曰广镇。四海底有四大宝，性极猛热，饮缩百川，自古大海无泛溢、无增减。四宝之名，一曰七藏，一曰离顺，一曰火焰光，一曰尽无余。海水每日间自到子时候，乃阳生之时，阳交于阴，故潮水起。自午时后，乃阴生之时，阴交于阳，故汐水起。海水早潮曰潮，晚潮曰汐。每月之内，初三日哉生明，乃阳生之时，犹如一日之内子后之阳生也，故海水潮头分外势大，至十六日始生魄，乃阴长之时，犹如一日之内午后之阴生也，故海水潮头亦分外势大。此天地阴阳造化之妙，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天地若无嘘吸，则日月无有盈亏，阴阳无有寒暑，冬夏无有长短。潮汐一消一长，乃天地阴阳之气一进一退，一出入也。

海中有四山：蓬莱山，在东海中间，高一千里，方圆一千里。四面尽皆弱水，羽毛不能任载。自古无人得到。世传东方朔曾到此处。扶桑山，在东

海中，地方周围有一万里。山上有一只金凤凰，九色毛，每至日出之时，凤凰一鸣，普天下群鸡报晓，日即出矣。此山与中国相距有九万里远，山中有树如桑，高数千丈，大数百丈之围，两相扶依，同根而生，故曰扶桑，方丈山，在大海中，高四万七千丈。沧浪山，亦在大海中，高五百里，方圆二千里。

海上十洲：瀛洲，在东海中，地方四千里。玄洲，在北海中，地方七千三百里。辰洲，在南海中，地方一千里。生洲，在南海中，地方一万里。流洲，在西海中，地方二千里。元洲，在北海中，地方五千里。炎洲，在西海中，地方二千余里。凤麟洲，在西海中，地方二千余里。聚窟洲，在西海中，地方二千里。祖洲，在东海中，地方一万里。

四海之外，又有五湖：饶州鄱阳、岳州青草、苏州太湖、润州丹阳、鄂州洞庭。

五湖之外，则有九江：荆江、苏江、扬子江、之江、吴江、汉阳江、楚江、钱塘江、湘江是也。

九江之外，大禹疏通又有九河：徒骇、太史、马颊、覆釜、胡苏、简、契、钩盘、鬲津是也。

九河之外，则有五溪：雄、横、西、玩、辰是也。又有四渎：江、淮、河、济是也。又有三川：河、洛、伊是也。三川之外，又有六水：河、溪、黑、江、辽、淮是也。

六水之外，有八水：沔、镐、滂、滹、泾、渭、駘、潼是也。

八水之外，有九藪：荆州云梦、豫章圃田、扬州具区、青州望诸、兖州大野、雍州弦蒲、幽州奚养、冀州杨纒、并州昭余祁是也。

九藪之外，有三峡：明月、巫山、广泽是也。

三峡之外，有三岛：蓬莱、方丈、瀛洲是也。

三岛之外，有三山：江西龙虎、山西太行、山东泰山是也。

三山之外，有五岳名山：东岳泰山，在今山东济南府太安县，高四十里，凡十八盘；西岳华山，在今陕西西安府华阴县；南岳衡山，在今湖南衡州府，周围八百里，有七十二峰，雁峰为首，岳麓为足，上有十洞、十五岩、三十八泉、二十五溪；北岳恒山，在今山西大同府浑源州，其山多奇花异草，映带左右；中岳嵩山，在今河南府登封县，其山有贝多子四树，一年开三次，其香异常。东岳，黄飞虎，封齐天仁圣帝。南岳，崇黑虎，封司天昭圣帝。西岳，蒋雄，封金天顺圣帝。北岳，崔英，封安天玄圣帝。中岳，闻瞍，封中天崇圣帝。又有五岳之神：泰山名圆帝，衡山名丹灵峙，华山名浩郁狩，恒山名寿逸群，嵩山名登增。

五岳之外，又有十大洞天：

第一，王屋山，在洛阳；第二，委羽山，在台州；第三，西城山，在成都；第四，西玄山，在华州；第五，青城山，在青州城；第六，天台山，在台州；第七，罗浮山，在博罗；第八，句曲山，在句容；第九，林屋山，在洞庭；第十，括苍山，在处州。

十大洞天之外，又有三十洞天：

泰山、衡山、华山、恒山、嵩山、霍桐山、庐山、四明山、峨嵋山、阳明山、太白山、小洧山、西山、灊山、鬼谷山、武夷山、王笥山、华盖山、盖竹山、都峤山、白石山、勾漏山、九疑山、青田山、锺山、良常山、紫盖山、天目山、桃源山、金华山。

还有七十二福地：

终南山、盖竹山、青远山、白安山、石碓山、东源山、青屿山、君山、郁木洞、丹霞洞、焦源、灵虚山、天姥山、沃山、若耶溪、金庭山、马耳山、清远山、洞真墟、青玉坛、鹅羊山、陶公山、洞灵山、三牛泉、J 皂山、论山、龙虎山、灵山、泉源山、逍遥山、烂柯山、芹溪、始丰山、白源山、钵池山、毛公山、鸡笼山、桐柏山、平都山、绿罗山、彰观山、抱福山、大面山、虎溪山、元辰山、马迹山、玉峰山、尧畴、德山、蓝水、天目山、商谷山、福地、渔湖、中条山、甘山、绵竹、山、金城山、云山、北邙山、武当山、少室山、庐山、女儿山、西源山、南田山、王蟠山、巫山、鞋山、南华山、司马悔山。

天下大小名山，共计五千二百七十座。天下出铁之山，共计三千六百零九座。 还有一山最高大，名曰昆仑山。此山在西北，相去中国有万里，高一万九千里。其山三方八面，每一方八万里。有三支龙脉，一支过西天，一支走胡地，一支入中国，乃是黄河。黄河发龙，乃是昆仑。自龙门以至积石，凡九曲，每一曲一千里，其水皆浊。中国或生有圣人，则水清以应瑞。非圣人真命天子出，则一千年一清，或五百年一清；或三四五日，或一七止矣。

中国有四抵：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南越海表，北抵沙漠。昔禹王使臣大章步自东极以至西极，乃地之极尽处也，共计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零七十五步远。又使臣竖亥步自北极以至南极，亦地之极尽处，共计二亿三万五百里零七十一一步远。

天地一元之数，共计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一元统十二会，一万八百年。一会统三十运，一运统十二世，一世统计三十年，一年统十二个月，一月统三十日，一日统十二时，是十二时与三十运迭为用也。一元统十二会，以按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每一字管一万八百年。天开于子，一万八百年；地辟于丑，一万八百年！人生于寅，一万八百年。十二字已圆，则天地乾坤又成混沌矣。天地未开、乾坤未判之先，太极画三为一，谓之混沌。太极之力气，动者属阳，静者属阴。静极而动，动极而静，一动一静，分阴分阳，天开地辟，乾坤定矣。阳变阴合，而生金、木、水、火、土，五行生而万物主矣，太极混元之气，清轻者上浮而为天，重浊者下凝而为地。清浊二气，合为一体。阴阳之气，共而合者为人。乾为天属阳，坤为地属阴。父为天属阳，母为地属阴。父精母血，成其胎元，出了母胎，称之曰人。天赋以仁义礼智之性，故人为万物之灵明矣。 人有三父、八母：父、同居继父、随母嫁继父；嫡母、庶母、养母、乳母、慈母、继母、出母、嫁母。 人有五服：斩衰三年，齐衰三年，期服一年，大功九月，小功五月，缌麻三月。 人有五亲：父党之亲、母党之亲、兄党之亲、弟党之亲、妻党之亲。 人有三族：父族、母族、妻族。 人有九族：高、曾、祖、考、已身、子、孙、曾、玄。 人有回民：士、农、工、商。 人有四维。礼义、廉、耻。 人有五常：仁、义、礼、智、信。 人有五伦：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人有五逆：一逆天、二逆地、三逆君、四逆亲、五逆师， 人有四教：文、行、忠、信， 人大德：智、仁、信、义、中、和。 人有六艺：礼、乐、射、御、书、斂。 人有六顺：君义、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 人有三教：儒、释、道。 人有九流：一流举子二流医，三流地理四流推，五流丹青六流相，七僧八道九琴棋。人享天地造伦，而亦同阴阳造化，生长与天地相参，故曰

“三才者，天、地、人”也。

三先者，日、月、星。日本阳之精，照临于昼，名为太阳星；月本乎阴之魄，光明于夜，名为太阴星。眉中金乌，月中玉兔。东出西落，轮回不已。太阳一日行一度，每月移一宫，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半一周天。大阴每日行十三度，二十九个日子行一周天，五同移两宫。子、午、卯、酉四宫，每宫住三日；其余八宫，每宫住二日：一月之内，历十二宫，日头穿心有九十三个由旬，每一个由旬穿心八十里，共计七千七百四十里宽，厚有五十一个由旬，共计四千零八十里宽。周围有一百二十五个由旬，共计一万零八百里大。月亮穿心止有九十一个由旬，一个由旬亦有八十里，共计穿心有七千二百里宽；厚有五十个由旬，共计有四千里宽。周围共计一万零五百六十里大。

星之为言精也，阳之莹也。阳精为日，日分为星，故月生为星也。月为太阴，本体无光，日映之而光也。星亦太阴也，共有八万四千。乃过去劫中，有髻伽凄仙分布其方位。日里不现，被太阳遮了光明；夜则属阴，故宿当现，辉煌灿烂，布列森罗，普天照耀，无不光矣。大星穿心有七百二十里宽，中星穿心有四百里宽，小星穿心有百二十里宽。天有五星：东方春木曰藏星，南方夏火曰荧惑星，西方秋金曰太白星，北方冬水曰辰星，中央季夏土曰镇星。南斗六星：一天府、二天相、三天梁、四天柱、五天枢、六天机是也。北斗六星：一枢、二旋、三机、四杖、五玉衡、六开阳、七瑶光是也。参商二星，商星居东卯位，参星居西酉位，各居永不相见，俗言人之参商，本乎此也。牛女两星，牛是牵牛星，女是织女星，勤织不暇整容，上帝怜之，乃命嫁与牵牛星为妇。后废女工，帝怒，谪分两处：一住天河东边，一住天河西边，每年七月初七日，止许过河相会一次。天河者，在天正居箕斗二星之间，乃汉水之精也。气发而升，精华上浮，宛转随流，故曰天河，又名银河。

东有启明星，西有长庚星，南有南极星，北有北极星。北极即紫微星也，居天之北，巍巍不动，四面旋绕而归向之也，二十八宿：东方亢、角、氏、房、心、尾、箕、西方奎、娄、胃、昴、毕、参、觜，南方井、鬼、柳、星、张、翼、轸，北方斗、牛、女、虚、危、室、壁。此二十八宿东西南北之方也。

此一章书，上讲天文，下讲地理，中辨人才，次论三光，此举其大略言之也。若要精微详细言之，虽穷日夜之功，讲之不尽。凡为学者留心参考，庶几有得焉。

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

注“纲”者，纲领也。“义”者，君臣之义也。“亲”者，父子天性也。“顺”，是夫妇好合之谓。人生天地之间，居于三光之下，必要正三纲、全五常。三纲者：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臣有忠爱之义，父子有天性之亲，夫妇有和顺之义，此三纲之道也。诚能君正于朝，臣正于国，父正于家，夫正于室，则君圣臣良，父慈子孝，夫和妻顺，宇宙清宁，邦国平康矣。

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时，运不穷。

注春曰青阳，夏日朱明，秋曰白藏，冬曰玄英。“时”，言阴阳以及时也。“不穷”，青春去夏来，秋去冬来，无有穷尽之意。此言岁时之序也。岁时之序，分为四时，应乎北斗。斗柄东指，在于寅卯辰：正月建寅，二月

建卯，三月建辰，万物发生，于时为春。斗柄南指，在于巳午未：四月建巳，五月建午，六月建未，万物畅茂，于时为夏。斗柄西指，在于申酉戌：七月建申，八月建酉，九月建戌，万物收敛，于时为秋。斗柄北指，在于亥子丑：十月建亥，十一月建子，十二月建丑，万物闭藏，于时为冬。正月孟春，二月仲春，三月季春；四月孟夏：五月仲夏，六月季夏；七月孟秋，八月仲秋，九月季秋，十月孟冬，十一月仲冬，十二月季冬。

正月为端月，二月为花月，三月为桐月，四月为梅月，五月为蒲月，六月为暑月，七月为瓜月，八月为桂月，九月为菊月，十月为阳月，十一月为葭月，十二月为腊月。正月，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陟负冰，獭祭鱼，候雁北，草木萌动。凡畜之类，皆有定数，惟獭肝十二叶，以按十二月之数。

二月，桃始华，仓庚鸣，电始闪，雷始鸣，玄鸟至，鹰化为鸠。

三月，桐始华，虹始见，萍始生，戴胜降于桑，鸣鸠拂其羽，田鼠化为鴽。

四月，蝼蛄鸣，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靡草死，麦秋至。

五月，螳螂主，鵙始鸣，鹿角解，半夏生，蜩始鸣，反舌无声。

六月，温风至，蟋蟀居壁：鹰始挚，腐草为萤，土润溽暑，大雨时行。

七月，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鹰乃祭鸟，天地始肃，禾乃登。

八月，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羞，雷始收声，蛰虫坏户，水始涸。

九月，鸿雁来宾，雀入大水为蛤，菊有黄华，豺乃祭兽，蛰虫咸俯，草木黄落。

十月，水始冰，地始冻，雉入大水为蜃，虹藏不见，天气上升，地气下降，闭塞而成冬。

十一月，鹖鴠不鸣，麋角解，虎始交，荔挺出，蚯蚓结，水泉动。

十二月，雁北向，鹊始巢，雉始雊，征鸟厉疾，水泽腹坚。

春、夏、秋、冬，分为四时。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此为八节。一年之内，有七十二侯。正月立春、雨水，二月惊蛰、春分，三月清明、谷雨，四月立夏、小满，五月芒种、夏至，六月小暑、大暑，七月立秋、处暑，八月、白露、秋分，九月寒露、霜降，十月立冬、小雪，十一月大雪、冬至，十二月小寒、大寒：此二十四气。春夏秋冬，四时之循环不已，运转不穷：寒暑迭易，而岁功成矣。

曰南北，曰西东，此四方，应乎中。

注此言四方之定位。 东方甲乙寅卯木，应乎正、二月，其帝太皞，其神勾芒，居于震宫，于常为仁，于时为青阳。 南方丙丁巳午火，应乎四、五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居于离宫，于常为礼，于时为朱明。 西方庚辛申酉金，应乎七、八月，其帝少昊，其神蓐茨，居于兑宫，于常为义，于时为白藏。 北方壬癸亥子水，应乎十月、十一月，其帝颛顼，其神玄冥，居于坎宫，于常为智，于时为玄英。 中央戊己辰戌丑未土，应乎三、六、九、十二月，其帝黄帝，其神后土，于常为信，于时为寄旺于四季。又东方青帝、南方赤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中央黄帝，此五方之帝也。 正东卯位，震宫；正西酉位，兑宫；正南午位，离宫；正北子位，坎宫。 东南边巽方，西南边坤方，东北边艮方，西北边乾方。 予午卯酉为四正，东南西北为四方：子午卯酉四方为四隅。天以午为中阳，以卯为中阴，以西为中：南为太阳，北为太阴，西为少阴，东为少阳。天不足西北，西北属阴，人之

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地不满东南，东南属阳，人之左手足不如右强也。

曰水、火，木、金、土，此五行，本乎数。

注此言五行之用也。人非水火不生活，故水火居五行之首。天下三山六水一分田，故水多难以尽言。姑举一二论，以广后学之知识也。昔梁朝天监年间，有一佛僧，号曰昙隐，隐居于江南蒋山下。山中无水。忽遇一老叟告曰：“吾乃山龙也，知老师渴饮无泉，若求之亦不难矣。”良久，忽一池中有水涌出。后西天一僧到此，看曰：“此乃八功德水也。西天八池，失去一池，今见此水，乃竭彼而盈此也。其水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净、七不涸、八蠲沉疴，有此八种，故名八功德也。”水有四德：沐浴群生，通达万物，仁也；扬清激浊，澡去滓秽，义也；柔而难犯，弱而能胜，勇也；导江流河，恶盈流谦，智也。水火者，水为精，火为神。火乃质阳而性阴，外明而内暗。在天为日，在地为人，在人为心。工人火曰火，天火曰灾也。混沌未判之初，乾坤未定之先，天地人涵三为一，悉在太极图中。太极之元气，动者为阳，静者为阴，动极而静，静极而动，分阳分阴，天地开辟，乾坤定矣。于是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主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此五行者，在天地开辟之时而有之矣。在天为五星，而五星都有名字姓氏，又不可不知也。太易生水星，姓端，名炎，字神灵。太初生火星，姓炎，名九鼎，字光大。太始生木星，姓父，名用，字道辉。太素生金星，姓曾，名遂，字道璋。太极生土星，姓司，名辨，字道后。

在天为五星，在地为五行，在人为五经：心、肝、脾、肺、肾也。心属火，肝属木，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金有甲兵财货之资，木有栋梁器物之材，水有浇灌滋润之功，火有照耀煅炼之威；土有生植陶淑之利：此五行之用也。

水居北，火居南，木居东，金居西，土居中央：此五行之位也。水黑，火赤，木青，金白，土黄：此五行之色也。水智，火礼，木仁，金义，土信：此五行之德也。木旺于春，火旺于夏，金旺于秋，水旺于冬，土旺于四季：此五行之利也。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此五行之相生也。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此五行之相克也。金见金，木见木，水见水，火见火，土见土：此五行之相合者也。

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

注“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义”者，事之宜也。“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智”者，知也。“信”者，诚实也。此五常之德也。元亨利贞，天道之常；仁义礼智信，人性之纲。心如谷种，性从心生，随其心之所发：发于恻隐之心，宽裕温柔，仁也！发于羞恶之心，发强刚毅，义也；发于恭敬之心，齐庄中正，礼也；发于是非之心，文理密察，是谓智；诚实中正，忠厚和平，是谓信。全得五常之道，则为圣为贤，不得五常之道，即为恶为愚。而三纲五常之理，全要操存省察，勉力完全，而不容紊乱也。

稻、粱、菽，麦、黍、稷，此六谷，人所食。

注“稻”者，谷之总名，有早迟黏糯之分。中国在上古之世，未曾有谷，后稷教民稼穡，始知耕田。神农、黄帝，虽制有五谷，中国尚未有全种。至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遣使臣往占城国求得谷种归来，中国方才有此全种，

以养万民。因其谷从占城国来，故名黏谷。如糯谷也，是黏谷内选其软者，曰糯，即今酒醴所用之谷也。又名秬、名粳、名秠：秠为早稻，粳为晚稻。“粱”，似粟而大，有青黄白三种，俱可作酒。其性凉，故称粱。“菽”，豆之总名，有黄、黑、青、白、赤、豉、扁、宛等类。“麦”有大、小、 、 之类，又名宿麦，秋种夏实，继绝续乏之谷也。“黍”，苗似芦，高丈余，色黑实圆，因大暑而种之，故名黍。黏者可作酒。“稷”，似黍而小，秋种夏熟，历四时，备阴阳之贵也，又名稌，又名粱。此六谷者，皆天生以养民之食也。

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

注“马、牛、羊”，上珍三品也。“鸡、犬、豕”，下珍三品也。马有騊、骹之分，能负重致远；牛有水、黄之别，能运货耕田；羊有 、 之论，能供备祭器；鸡有雌、雄之名，能司晨报晓；犬有义、忠之异，能守夜防患；豕有豮、 之殊，能燕飧速宾。“畜”者，养也。此六者，非人不食，在人饲养而得其宜，则生息蕃滋，为利溥矣。又将古人之马名略言一二，以备观览：周穆王有马名骅骝，又有八骏：一绝地，二翻羽，三奔霄，四超影，五逾辉，六超光，七腾雾，八挟翼。又有骐驎、騊褭、飞龙、晨凫、龙媒、紫燕之名。汉关云长马名赤兔。刘玄德马名的卢。汉文帝马名騶骊。

汉张飞马名王追。魏曹真马名惊帆。魏曹洪马名白鸽。吴孙权马名快航。唐代宗马名九花虬。唐太宗马名拳毛。宋仁宗马名玉逍遥。燕昭王马名 。唐德宗马名如意。唐成公马名骠驎。唐明皇马名照夜白。汉刘罕马名龙媒。梁朱温马各一犬鸟。晋惠公马名小驷。一元大武，乃祭宗庙之牛。有土牛、火牛、蜗牛。又沈牛者，水牛也。羊有跪乳之恩。有山羊，有羚羊，有土羊，三色也。鸡有五德：

其头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见食相呼者，义也；近前敢斗者，勇也；司晨不失时者，信也。野鸡属阴，乃先鸣而后鼓翼；家鸡属阳，乃先鼓翼而后鸣也，东海扶桑，有一只金凤凰，每至子丑之时，一鸣则天下群鸡悉鸣报晓，而天将明矣，鸡属巽，太阳入地，转到地下，巽位感动其气，故鸣。昔有宋处宗，书馆中养一鸡，能言，终日与处宗讲谈玄理，处宗由是德业日进，学问日新。又陆龟蒙家养一鸭能言，都皆异事也。大日大，小日狗。楚犷者，楚国之名犬也。昔陆机家养一大名黄耳，能与陆机带书。工有朱 、 殷虞、晋獯、韩獯，皆犬之良者也。昔杨生家养一犬，主人出入，犬乃随之。一同杨生从外回家，醉卧于草野之中，乡人放火烧山，犬入水中，身沾水毛浸湿其衣，救护主人，有此异事也。豕乃猪也，曰豚，曰彘。马卧地后脚先曲，马起身前脚先起；牛卧地前脚先曲，牛起身后脚先起。此何以故？皆因马属阳，牛属阴也。马蹄圆，牛蹄方，亦因马属阳而牛属阴也。马生午，秉火气，而火不能主水，故有肝无胆。子属鼠，鼠无牙；丑属牛，牛无齿，寅属虎，虎无脾；卯属兔，兔无唇！辰属龙，龙无耳，巳属蛇，蛇无足；午属马，马无胆！未属羊，羊无睛；申属猴，猴无臀；酉属鸡，鸡无髓；戌属犬，犬无腹；亥属猪，猪无筋。六畜以充庖厨之用，自伏羲而始生也。上古之世，人民不知造饮食。至轩辕时，始制饮食，乃蒸谷为饭，煮谷作粥，后世人民固之。伏羲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至轩辕时有一人名雍，始制春碓，后人亦因之。水碓乃晋朝杜预所造，石磨是周时鲁班所作。灶乃燧人氏所造。煮蒸起自尧帝。自尧、舜有天下，吃的粢粝之饭，后人因之，

而有煮熟之食也。开井至舜帝时，有臣名伯益，始教人凿井取水而饮，在伏羲之世，虽有充庖厨之物，皆是吃的；至神农氏时有宿砂氏始煮水为盐，后人因之，方才吃盐。猪喜雨，犬喜雪。牛喜顺风，马喜逆风，故曰风马牛不相及也。马乃负重致远，牛乃运货耕田，羊有跪乳之恩，鸡有报晓之功，犬有守夜之义，猪有庖厨之用：此六畜所由来也。

曰喜、怒，曰哀、惧，爱、恶、欲，七情具。

注“喜”者，心之欢乐也。“怒”者，心之烦恼也。“哀”者，心之痛切也。“惧”者，心之惶恐也。“爱”者，心之贪恋也。“恶”者，心之憎嫌也。“欲”者，心之思慕也。凡此七情，在圣贤之人，纯乎天理，断绝物欲，故无七情之蔽；在凡夫俗子，为物欲所蔽，故此天理灭绝，放荡为非，无所不至矣。故事有如箕心者则喜，拂真意者则怒，动乎悲者则哀，畏乎法者则惧，色之美者则爱，物之丑者则恶，思其事者则欲。有此七情，山之以正，则为圣贤；出之以私，财为凡民；出之以邪，则为奸人：理欲之间，不可不慎也。

匏、土、革，木、石、金，与丝、竹，乃八音。

注“匏”，匏瓜，乃吹的笙也：以紫竹为之，十有七管，而列于匏中。“土”，瓦器，乃埙簋也：土曰埙，大如鹅子，锐上平底似称锤，六孔；竹曰簋，长尺四寸，围三寸，六孔，一孔上出，凡八孔，横吹之。“革”，牛皮，乃应鼓也：身高三尺，面阔二尺一寸，每奏乐一句，以槌击三声。“木”，木器也，乃祝敌之类：祝乐以桐木为之，状如方桶，上为园孔，三面画山，一面画水，凡用先以槌撞底，复击左右，共三声以起乐；敌乐如伏虎，背二十六鉏钺，用竹长尺四寸，破为十茎，其名曰夔，槌其背以正乐。“石”，玉石之类，用以为磬。“金”，乃铜锣、铜鼓、锁呐、喇叭、铮子、铃子，铛子之类。“丝”，乃琵琶、琴、瑟之类。“竹”，乃笛子、管、箫、簫、笛之类。凡此八音之乐，制自黄帝臣容成。按五帝三王，各有音乐，用于宗庙以荐祖考，用于天地以享鬼神，用于朝廷以彰威仪，用于酒筵以宴宾客。所谓礼乐备而治功成。乐之为用，大略如此。

高、曾、祖，父而身，身而子，子而孙，自子、孙，至玄、曾，乃九族，人之伦。

注自己身以上曰父，父之义曰祖，祖之父曰曾，曾之父曰高；自己以下曰子，子之子曰孙，孙之予曰曾孙，曾孙之子曰玄孙。自高祖至曾玄，九世矣。九世之所出，谓之九族，族者众也。其间生育繁庶，各有亲疏远近之分。“伦”者，序也。尊卑老幼，定而不乱。凡此亲族兄弟、诸父子侄，皆出天伦一本之源，所当敦睦敬爱不衰也。

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此十义，人所同。

注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君臣，是谓五伦。自人伦观之，九族之次，又有十义：父慈、子孝、夫唱，妇随，兄友，弟恭，长惠，幼序，朋谊，友信，君敬，臣忠。此十义，人所同也。

凡训蒙，须讲究，详训诂，明句读。

注 “蒙”者，如草之初生，蒙昧不明也。但凡训诲蒙童，须要讲解义理，考究实事，详稽古典，以开其愚昧。又要阴其句读：一句为句，半句为读。或有书句太长，中间略略点断，以便童蒙口诵也。

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

注 古人为学读书，必有次第。初读《小学》，习其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学其礼、乐、射、御、书、数之文，知其事亲敬长之理。将朱子屏著《小学》读记在心，然后读孔曾思孟《四书》，以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事。是为学之初，必先从其近者小者，然后从其远者大者。见教不可躐等，自鲜扞格不通之患矣。

《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记善言。

注 “论”者，议论。“语”，是咎语。此书是孔子传道之书，在鲁国与弟子论学、论治、论礼、论乐之书也。分为二十篇，连重出二百五十三章，共计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七字，皆是孔子弟子所记之善言也。又有《齐论》，亦分为二十二篇，其次第章句多与《鲁论》同。今《齐论》不见于世，取士出题，止用《鲁论》。

《孟子》者，七篇止，讲道德，说仁义。

注 孟子，姓孟，名轲，字子舆。遵母之教，从学于思，遂成大儒。游于齐、梁，列国之君，不能大行其道，退居邹国，与门徒讲说道德仁义，作《孟子》七篇，共计三万五千三百七十七字。

孟子十六门人：

乐正子、万章、公孙丑、公都子、咸丘蒙、陈臻、屋卢子、高子、陈代、彭更、充虞、滕更、桃应、徐辟、孟季子、孟仲子。

作《中庸》，子思笔，中不偏，庸不易。

注 “中”者，无过不及之谓。“庸”，平常也。孔伋，字子思，孔子之孙，孔鲤之子也，学于曾子，作《中庸》一书，授于孟子。圣门之学，以中庸为道，至公至于至真至正，无太过不及之差。此中庸之道，惟圣人能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是一十六字心传。尧传于舜，舜传于禹，禹传于文王，文王传于周公，周公传于孔子，孔子传于曾子，曾子传于子思，子思传于孟子。孟子死，不传焉。《中庸》一篇，凡三十三章，连二十章内重出“在下位”三句，通计三千五百六十八字。

作《大学》，乃曾子，自修齐，至平治。

注 “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曾子，姓曾，名参，字子舆。其父名点，又名皙。子曾元，孙曾西。曾子受业于孔子，设教西河，又设教武城。作《大学》一书。俱述孔子之言，分为十章、三纲领、八条目，通计一千七百五十三字。朱子窃取程子之意，补传一章，另计一百三十四字。

《孝经》通，《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

注 《孝经》十八章，乃孔子所作，以明孝道之书也。古者为学，先读《孝经》，后读《四书》。将《孝经》讲解已通、《四书》读得已熟，

然后方读《六经》。但此书止有《论》、《孟》，其《大学》、《中庸》，朱子于《礼记》内抽出，详加注释，入在《四书》之内，共成一册，故曰《四书》。通计四百三十三篇，五万七千七百四十六字。

《诗》、《书》、《易》、《礼》、《春秋》，号《六经》，当讲求。

注 此言《六经》之目。《诗》、《书》、《易》、《周礼》、《戴礼》、《春秋》，学者所当讲习而研求者也。当时《周礼》列于《六经》，今则去之，而为《五经》矣。

《五经》称呼：

《诗经》为葩经，通计三万九千二百二十二字。

《书经》为载经，通计二万五千七百字。又名壁经。

《易经》为羲经，通计二万四千七百零七字。

《礼记》为戴经，通计九万九千零二十字。

《春秋》为麟经，通计一万八千字。

有《连山》，有《归藏》，有《周易》，三《易》详。

注 《连山》、《归藏》、《周易》，乃是三册书名。盖自夏之时，本《三坟》而作《易》，曰《连山》，以艮为首，山之象也。大象有八：君、臣、民、物、阴、阳、兵、象，而统以为山。其在殷之时，本《三坟》页作《易》，曰《归藏》，以坤为首，地之象也。大象有八：藏、生、动、静、长、育、正、杀，而统以为气。其在周之时，本《三坟》而作《易》，曰《周易》，以乾为首，天之象也。大象有八：天、地、日、月、山、川、云、气，而统以为形。此三册，乃是三《易》。《三坟》，三皇之书也；《五典》，五帝之书也。伏羲画卦，画于无文字之先；苍颉制字，制于有文字之后。伏羲之世，有龙马负图出于河。龙马者，乃马身而龙头也。背上负有五十五阴阳点子，谓之《河图》：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东，四、九居西，五、十居中。伏羲则之，于是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中观物于人，始画八卦以定阴阳。伏羲之卦，乃先天八卦也：《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伏羲八卦，以《乾》《坤》二卦为子午，以定其南北；以《坎》《离》二卦为卯酉，以定其东西，与后天八卦不同。后天八卦，乃文王之卦，名曰《周易》。伏羲始观《河图》，相其阴阳，乃画八卦。初画一点象阳，次画一点象阴，法太极一元之始，尚未成卦体。至轩辕氏观法其义，将一点画并而为一，加二画以配之，定为《乾》三连；将《坤》卦断而为六，是为《坤》六断。《乾》卦为父，属阳；《坤》卦为母，属阴。继而又分《震》仰盂、《艮》覆碗、《兑》上缺、《巽》下断、《离》中虚、《坎》中满，是《轩辕》时才成八卦之体而能明其义。至周文王之时，明其阴阳，通其变化，一卦变为八卦，共八八六十四卦：一爻变为六爻：共三百八十四爻。此文王之卦，为后天八卦也，与先天八卦不同。后天八卦，以《坎》《离》二卦为子午，以定南北，以《震》《兑》二卦为卯酉，以定东西。如今所用，乃文王之卦，以其出于周文王，故曰《周易》。六十四卦之象，始于伏羲；卦辞定一卦之吉凶，文王所著；爻辞断一爻之吉凶，周公所著；《上象》、《下象》、《上系》、《下系》、《大象》、《小象》、

《文言》、《序卦》、《说卦》、《杂卦》，则孔子所著。经四圣人而后成全《易》焉。

有典、谟，有训、诰，有誓、命，书之奥。

注 典、谟、训、诰、誓、命，皆《书经》之篇名。“典”者，常也。典常而不可易，为帝王受命之书。“谟”者，谋也，大臣匡赞谋猷，以襄圣治。“训”者，诲也，大臣训迪其君，以匡不逮。“诰”者召也，王者颁发号令，召诰天下，以布维新之政。“誓”者，信也，人君恭行天罚，命将兴师，信赏必罚之辞。“命”者，令也，人君申布命令于大臣。“书”者，言书其时事也。载上古唐虞夏商周之书，故曰《尚书》。孔子删而述之，几百篇，其义微奥。遭秦人灭后，汉文帝诏求书籍，有伏生年九十，口授《尚书》一部，五十八篇。武帝时，宗室鲁恭王坏孔子故宅，壁中得《尚书》一部，与伏生口授无异，故又称为壁经，以其出于孔子壁也。武帝诏孔安国定其书，作传义。定为五十八篇，通计二万五千七百字。

我周公，作《周礼》，著六官，存治体。

注 周公，姓姬，名旦，文王第四子，即周公也。作《周礼》一册，著六官：吏部天官大冢宰，户部地官大司徒，礼部春官大宗伯，兵部夏官大司马，刑部秋官大司寇，工部冬官大司空。六官即六卿也。天子垂拱于上，六卿分职于下，纪纲法度，周密分别，事无不治，政无不理，而天下平矣。秦毁诗书，不用《周礼》。至汉求书始出，而亡其冬官，汉儒以《考工记》补之。

大小戴，注《礼记》，述圣言，礼乐备。

注 大戴，汉儒，名德；小戴，名圣，德兄之子也。“礼”者，体也，言得事之体也。《五经》皆圣人亲制；此书皆孔子门徒共撰所闻，与后儒纂述先圣之言以成书，故称记而不称经也。子思作《中庸》，公孙尼子作《缙衣》。汉文帝时，有博士作《王制》。其余诸篇，皆如此例。至汉文、宣之时，有东海后苍，善说《礼记》，于曲台殿定《礼记》一百八十篇，号曰《曲台记》。后苍传于梁国戴德、戴圣。戴德乃删为八十五篇，名《大戴礼》；戴圣又删为四十六篇，为《小戴礼》。其后诸儒又加《明堂》、《月令》并《乐记》，共四十九篇。《大学》、《中庸》，亦附于篇之数。元儒陈澧注为《礼记集说》。《大戴礼》今不行，惟《小戴礼记》，列于《五经》。

曰《国风》，曰《雅》、《颂》，号四《诗》，当讽咏。

注 “国”者，诸侯所封之国也。“风”者，民俗歌谣之词也。诸侯采之，以贡于天子；天子受之，列于乐官，予以考其俗尚之美恶，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二《南》为正风，所以用之闺门、乡党、邦国而化天下也。十三《国》为变风，则亦颁在乐官，以时存备观省而垂鉴戒耳。二《南》之诗，《周南》、《召南》也。《周南》之国十一篇，凡十四章、一百五十九句；《召南》之国十四篇，凡十四章、一百七十七句。二《南》之诗，起于《关雎》而至于《麟趾》，则德化之入人者深也。又于《鹊巢》而及《驺虞》，则恩泽之及物者广矣。盖以诚心正意之不息，而久

则薰蒸透澈，自有不能已者，非智力之私所能及也。南方之国，闺门之教，皆因文王后妃之化，以成俗尚之美矣。“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其篇本有小大。《大雅》是诸侯朝觐天子之诗，《小雅》是天子燕享宾客之诗。正《大雅》，乃朝会之乐，受釐陈戒之词也。故或欢忻和乐，以尽群下之情；或恭敬端庄，以发先王之德。辞气不同，音节亦异，周公制作时所定也。“颂”者，宗庙祭祖之乐歌，所以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周颂》三十一篇，《鲁颂》四篇，《商颂》五篇：三《颂》共四十篇。《风》、《雅》、《颂》，语之三《诗》。赋、比、兴，谓之三体。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凡作诗者，总不外此三体。诗言志，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言之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昔孔子删《诗》，上取商，下取鲁，凡三百一十一篇。自秦火之后，亡去六篇，今所存者，三百零五篇，通计三万九千二百二十二字。初，孔子传投于子夏；子夏为序，以传鲁申：申传于季克；克传于孟仲子；仲子传于根牟子；牟子传于荀卿；卿传汉人鲁国毛亨，作古训；亨又传于赵国毛萇。以其出于二公所传，故名之曰《毛诗》，称曰葩经。《诗》可以兴，感发志气；可以观，考见得失；可以群，和而不流；可以怨，怨而不怒。近之事父，远之事君，人伦之道，《诗》无不备。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为学之人，最宜讽之咏之，而玩其旨趣焉。

《诗》既亡，《春秋》作，寓褒贬，别善恶。

注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周自文、武、成、康之世，君明臣良，国祚雍熙，天下太平，宣王中兴，皆见于《国风》之诗，是王者之迹，因《诗》以存也。至周幽王，贪淫无道，溺爱酒色，暴虐惨刻，残害忠良，宠信褒姒，黜正官申后，废太子宜臼。褒姒终日不笑，幽王欲其笑，乃假设烽墩，举放烟火。列国诸侯原系有约，凡国家有兵戎之难，但看烟火起，四方诸侯统兵救援。一日见西京烽墩烟火陡起，各国兵到，及到时，乃平安无事，相顾失色。褒姒见之，不觉大笑。后有犬戎之兵杀进朝内，幽王复举烽火，列国诸侯，并无一至者。于是幽王仓皇无措，死于乱军之中。众臣迎废太子宜臼回朝，立为天子，是为平王。平王东迁洛阳，君弱臣强，五霸七雄，各据一方，虽有天子之位，而政教不兴，号令不行。是时乐师不陈诗，而《风》亡；诸侯不覲天子，而《小雅》亡；天子不享诸侯，而《大雅》亡；诸侯不助祭，而《颂》亡。《诗》既亡，而王者之迹熄矣。故孔子生于东周之末，伤王政之不行，痛诸侯之专恣，于是自卫反鲁，作《春秋》以正王化。《春秋》者，原系鲁国史记之旧名也。四时皆备，举春秋以为名者，取春生秋杀之义，寓王者之大权也。是时孔子行年六十九岁，将史记上自隐公元年起，下至鲁哀公十四年止，举隐公、桓公、庄公、闵公、僖公、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哀公一十二公，共二百四十二年以前之事，凡君臣贤否、会盟征伐，书名、书爵、书字、书人，编年纪月之中。当时君大夫凡得《春秋》一字之褒者，其荣过于天子之命服；得《春秋》一字之贬者，其辱过于天子之刑戮。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春秋》作而九月告成，则赏罚昭著，善恶分明，由是乱臣贼子无所逃罪于天地之间矣。

至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人皆不识。有一人名鉏商，《传》称叔孙车子，以为不祥，遂打伤左足。弃之于野，赐于虞人。孔子见而叹之曰：“此麟也。”时无明主，出而遇获。伤周道之不兴，感嘉瑞之无应，反袂拭目，涕泪沾襟。乃作一歌曰：“唐虞世兮，麟凤游兮。今非其时，来何求兮？麟兮麟兮，我心优兮。”孔子作《春秋》以寓王法，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不能赞一词。因获麟绝笔，故《春秋》称曰麟经。通计一万八千字。

三《传》者，有《公羊》，有《左氏》，有《谷梁》。

注 “传”者，所以释《春秋》之义也。“三《传》”者，乃三册书也。凡是圣人作者称经，贤人作者称传。传《春秋》者不一，而三《传》为最。一曰《公羊传》。公羊高，鲁人也，生于周末时，作传一册。二曰《左氏传》。即左丘明，鲁之贤人也。其传《春秋》，用编年纪事之体，而详著于每年之后。凡天子诸侯之事，兵革礼乐之文，兴衰存灭之故，贤奸淑慝之分，非《左氏》则不详也。三曰《谷梁传》。谷梁亦汉儒也，亦作传一册。《左传》有晋杜预注，有汉何休注；《谷梁传》有晋范宁注。孔子作《春秋》，以寓褒贬，考其十二公以前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绳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之大法。其文简约，其旨微奥，非三《传》不能明，故并存之，列于《十三经》之数。今者考时纪事，则折衷于三《传》；断制取法，则用宋儒胡安国传。

经既明，方读子。撮其要，记其事。

注 《四书》《六经》，既明晰其义，则理无不该，言无不悉。然后择其诸子之要言有裨于正学者，撮而玩之；其纪事有益于世务者，记而习之。则所学一归于醇正，而无流于邪僻也。

五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及老、庄。

注 诸子百家，浩繁不可胜纪，就其最善者读之。五子，荀子，名卿，楚兰陵人，作《荀子》上下二篇；扬子，名雄，汉成都人，作《太玄经》、《法言》二书；文中子，姓王名通，字仲淹，隋龙门人，作《元经》、《中说》二书；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周初亳邑人，东周时为柱下史，作《道德经》五千言；庄子，名周，字子休，楚蒙城人，为漆园令，作《南华经》。此是五子之书也。

经子通，读诸史，考世系，知终始。

注 《六经》、诸子，既已通其文义，然后诸史可读也。史书纪一国治乱兴亡之事：君之圣狂，臣之贤奸，世系之传授，始终之岁年。史书之体有二：一曰国史，纪一朝之事，如《汉书》、《晋书》之类是也。二曰通史，纪古今之事：如《通鉴纲目》之类是也。故为学之人，《六经》《四书》、百家诸子了然于目，则诸史之当读，顾不要欤？

启羲、农，至黄帝，号三皇，居上世。

注 “自”，从也。从混沌初开、乾坤定位之后，初出盘古氏。盘古氏之后，则有太古三皇：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天皇氏，取天开于子之义，弟兄十二人，寿各一万八千岁。地皇氏，取地辟于丑之义，弟兄

十一人，寿各一万八千岁。人皇氏，取人生于寅之义，弟兄九人，寿各一万五千六百岁。太古三皇，弟兄共三十二人，并盘古氏总共三十三人。自天开地辟，乃生此三十三人，故称曰太古。至三皇生太古之初，未有文字之典籍，其年数始末根由，难以稽查。所以史书纲鉴，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编年纪岁数姓名。史书详载清白，今后世之人可考而知也。

伏羲氏，风姓，号太昊。以木德王，建都宛丘。始画八卦，造琴瑟，教嫁娶，作书契，代结绳，造网罟，教佃渔。在位一百一十五年。至此以至宋纪，俱依史学察对参说。神农氏，姜姓，号炎帝。以火德王，都曲阜。兴货利，制耒耜，尝百草，作医书，制五谷。在位一百四十年。黄帝，有熊氏，姓公孙，又姬姓，又名轩辕。诸侯尊为天子。以土德王，建都涿鹿。作甲子，造律吕、耕田、货币、舟车、宫室、画野分州、弓矢、纪官、冠裳、历数。二十五子。在位百年。号曰三皇。

唐、有虞，号二帝。相揖逊，称盛世。

注 尧、舜称为二帝。帝尧陶唐氏，帝喾之子，名放勋，姓伊祁。以火德王，都平阳。眉有八彩。其仁如天，其智如神。生一子，名丹朱。生二女，长曰娥皇，次曰女英，皆妻舜。因丹朱不肖，始禅位于舜。在位七十有年。帝舜有虞氏，颛顼六代孙也，姓姚。以土德王，都蒲阪。名重华。目有重瞳。生子名商均。亦因商均不肖，禅位于禹。西巡狩，崩于苍梧之野，在位六十一年。今观二帝之世，雍容揖让如此，真盛世之休风也。

夏有禹，商有汤，周文、武，称三王。

注 夏、商、周，称为三代。禹、汤、文武，称为三王。三王治世，国泰民安。太平盛世，五日一风，十日一雨，气象，亦千古之奇逢也。

夏传子，家天下。四百载，迁夏社。

注 夏禹王，姓姒，名文命，伯鲧之子。受舜禅，都平邑，以金德王，人统寅正。疏九河，铸九鼎，制贡法，立学校。后将天下传子名启。盖二帝之天下，不传子而传贤，乃官天下也；夏禹不传贤而传子，是家天下也。启贤能继，乃伐有扈。太康游畋失位。仲康，后羿专权。至帝相，为羿篡立。凡八年后，浞杀羿。时相后缙方娠，奔归有仍，乃生少康。臣靡灭浞，夏道中兴。行、槐、芒、泄、不降、帝扃，无事可见。虞传孔甲，二龙自至。皋、发相承，亦无事见。至桀，宠妹喜，筑瑶台、琼官，造酒池、糟堤，暴虐荒淫，龙逢被杀，伊洛皆竭，商汤放于雨巢，而夏社迁焉。十七主，共四百三十九年。

夏大禹、帝启、太康、仲康、帝相、少康、帝杼、帝槐、帝芒、帝泄、帝不降、帝扃、帝廑、帝孔甲、帝皋、帝发、帝履癸。

汤伐夏，国号商，六百载，至纣亡。

注 商汤王姓子，名履，契十四代孙。放桀而有天下，都西亳，国号曰商。以水德王，地统丑正。释囚夏台。改年曰祀。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承嗣，尹放于桐，三年悔过。沃丁任贤。太庚、小甲，

衰于雍己。太戊修德，商道复兴。仲丁迁囂，位传外壬，子弟争立，乱延九世。河亶甲立，复迁于相。祖乙迁耿，可谓贤君。祖辛、沃甲、祖丁、南庚，无事可考。至于阳甲，诸侯不庭。盘庚迁亳，改国曰殷，商道又兴。小辛、小乙，商道复衰。乃启武丁，商之贤君。祖庚、祖甲、廩辛、庚丁，相继而立。武乙射天，震死渭滨。文丁、帝乙，终于纣辛：宠于妲己，刑用炮烙，剖孕斫涉，剖贤人心，姜囚西伯，所以武王有孟津之会焉。三十主，共六百四十四年。

商成汤、外丙、仲壬、太甲、沃丁、太庚、小甲、雍己、太戊、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廩辛、庚丁、武乙、文丁、帝乙、纣辛。

周武王，始诛纣，八百载，最长久。

注 周武王，姓姬，名发，后稷十五代孙，文王之子也。因纣无道，观兵孟津，白鱼入舟，诛纣而有天下。以木德王，天统子正，建都镐京。乱臣十人，朝国八百。其学曰庠。封比干墓，释箕子囚，式商容闾。散财发粟，大赉四海，万姓悦服。所以子孙享国八百余载，从未有如此之长久者也。

周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厉王、宣王、幽王、平王、桓王、庄王、釐王、惠主、襄王、顷王、匡王、定王、简王、灵王、景王、悼王、敬王、元王、贞定王、哀王、思王、考王、威烈王、安王、烈王、显王、慎靓王、赧王。共三十七主，八百六十七年。

周辙东，王纲坠，逞干戈，尚游说。

注 周自平王东迁，都于洛阳，号曰东周。纪纲不修，法度不振。于戈之事，逐日而争；游说之徒，纷坛而起。《诗》降为《风》，周室衰微，有自来矣。

始春秋，终战国，五霸强，七雄出。

注 平王东迁之始，是为春秋。孔子绝笔之后，号曰战国。此时五霸七雄，各据一方。五霸：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是也。七雄之君：咸阳秦王、襄郢楚王、营丘齐王、幽州燕昭王、颍州韩王、邯鄲赵王，大梁梁惠王是也。春秋战国本末：

春秋十二大国：鲁、齐、宋、晋、楚、郑、曹、陈、卫，燕、秦、蔡是也。

鲁国，姬姓。周文王第四子名旦，成王留为太宰，封长子伯禽于鲁，今曲阜县是也。传三十四世。自隐公元年入春秋，至顷公为楚所灭。

齐，姜姓。炎帝之裔。吕望佐周有功，封于营丘为齐，今山东青州府是也。传三十一世。自僖公元年入春秋，至康公时，为齐大夫田氏之所有。

宋，子姓。周成王诛武庚，封微子启于睢阳为宋，今河南归德府是也。传三十世。自穆公十八年入春秋，至朱君王偃，后为齐、楚、魂灭之。

晋，姬姓。周武王子叔虞，成王封于唐为晋，今山西太原府是也。传十二世。至昭侯，封其季父成师于曲沃，即山西平阳府曲沃县是也。唐传二侯，为曲沃武公所灭，更号晋。唐与曲沃共传二十八世。至静公，为韩哀侯、赵

敬侯、魏武侯灭之。遂三分晋地：赵都中牟、韩都平阳，魏都安邑。

楚，半姓。颡顛之后为高辛火正，曰祝融。其后鬻熊为周文武师。武王得鬻熊曾孙熊绎，封于丹阳为楚国，今湖南荆州府。后都邱中，今南阳府。传四十四世。自武王十九年入春秋，至哀王为秦始皇所灭。

郑，姬姓。周厉王少子友，封于华阳县为郑国。徙封虢郟之间，食采溱浦，谓之新郑，今河南新郑县是也。传二十三世。至庄公二十二年入春秋，后康公为韩哀侯所灭。曹，姬姓。周文王子叔振铎，武王封于济阳定陶为曹国，今山东兖州府曹州是也。传二十五世。至桓公三十五年入春秋，后靖公为宋景公灭之。

蔡，姬姓。周文王子叔度，武王封于上蔡为蔡国，今河南汝宁府上蔡县是也。传二十三世。至宣公二十八年入春秋，后元侯为楚惠王所灭。

陈，妘姓。虞帝之裔。阞父为殷陶正，武王以元女太姬下嫁其子满，封于太昊之墟东县为陈国，今河南开封府陈州是也。传二十三世，至桓公三十三年入春秋，后湣公为楚惠王所灭。

卫，姬姓。周武王同母弟封为大司寇，食采邑于康，故曰康叔。成王诛武庚，中分其地，以半封于朝歌为卫国，今河南卫辉府是也。传四十一世。至桓公十三年入春秋，后元君为秦二世所灭。

吴，姬姓。周太王长子泰伯与弟仲雍，让国于少子季历，逃之荆蛮，自号勾吴。泰伯无子，传位仲雍，至其曾孙周章、封为吴伯。今江南苏州府是也。传二十五世。至寿梦俗称王，始通中国，后夫差为越所灭。越，姁姓。夏少康庶子无馀，封于会稽为越国，今浙江绍兴府是也。传三十余世，不通中国。至勾践灭吴，乃以兵渡淮，周元王命为方伯。自勾践入春秋，传七世，为楚威王所灭。

燕，姬姓。名奭，为周太保，食采于召地。成王封其元子于幽州蓟县为燕国，今北京顺天府是也。传四十二世，后为秦所灭。

赵，嬴姓。出于颡顛之裔。有造父者善御，周穆王封之赵

城，因以赵为氏。今山西平阳府赵城县是也。传三十三世，后为秦所灭。

魏，姬姓，出于周毕公高之后。高有裔曰毕万，仕晋献公为大夫，受封于魏，因以魏为氏。今大名府魏县是也。传十八世，为秦王政所灭。

田齐，本妘姓。陈厉公之子完奔齐，改姓田氏，事桓公为工正。至太公和篡齐，周安王命为诸侯。传十七世，至王建为秦王所灭。

韩，姬姓。周武王后裔武子事晋、封于韩，因以韩为氏。今陕西西安府韩城县是也。世为晋卿，至景侯虔，周威烈王命为诸侯。传二十二世，为秦所灭。以上十七国。

嬴秦氏，始兼并。传二世，楚汉争。

注 秦自伯翳佐舜，赐姓嬴，有非子为周孝王主马，分土为附庸，是为秦氏。初庄襄王为质于赵，赵阳翟大贾吕不韦，以有娠之妇献于庄襄王，纳之生政。继立为君，兼并六国。自称朕，兼号皇帝，亥正闰位，焚书坑儒，大筑长城，广宫作阿房，架木为阁道。巡幸，疾作沙丘而薨，及立二世，赵高专政。豪杰并起，高畏诛，使其婿阎乐将兵攻二世，二世自杀。乃立子婴，夷高三族。沛公入关伐秦，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请降于轵道之傍。自此楚汉相争，秦亡。三主，共五十一年。

附秦末诸国：咸阳西章邯，咸阳东司马欣，上都董翳，河东魏豹，代赵

歇，九江英布，燕臧荼，河南申阳，赵张耳，衡山吴芮，河内司马印，临江共敖，辽东韩广，胶东田市，临淄田都，济扈田安，俱为项羽封王。

楚项羽名籍，下相人。世为楚将。少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曰：“书足以记姓名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力能扛鼎。适沛公入关，羽强争，烧秦宫室，杀秦子婴，遂自称西楚霸王，都彭城。弑义帝于江中。不务修德，专以威力。及后垓下食尽，张良劝汉王乘饥而击之。时羽兵少将微，遂溃围南出。至于东城，有亭长权舟以待，劝羽急渡乌江。羽笑曰：“我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老怜而王我，我独不愧于心乎！”乃自刎死。楚亡。

高祖兴，汉业建，至孝平，王莽篡。

注 汉高祖，姓刘，名邦，字季。尧之后，沛县人也。以布衣起兵，遂入咸阳，除秦苛法。项羽曾特封帝汉王，乃后灭羽而有天下。以火德王，都于长安。宽仁大度，知人善任。吕后临朝，酖杀如意。传至孝惠，仁柔为心。高后称制，孝文继统，玄默允恭，肉刑既除，礼乐复兴。孝景恭俭。孝武英锐，能脩法度，行夏建寅。孝昭幼冲，委政霍光。昌邑淫戏，霍立宣帝，厉精为治，尊为中宗，汉室复兴。元帝节俭。成帝渊默。哀帝昏慢。传至平帝，王莽假效周公摄政，置毒酒而弑之。及孺子立，弃遂篡之，称新皇帝，废孺子为定安公，而西汉亡矣。

按王莽，字巨君，乃元帝王皇后之侄。当平帝之时，莽利其幼，假为居摄，后遂即位，改国曰新。法令烦多，盗贼纷乱。僭位十八年，为商人杜吴所杀，众军割身，百姓食舌。新莽遂亡。西汉太祖高帝、惠帝、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孺子婴、淮阳王。附汉中袁伉国齐张步，琅琊人。更始二年，刘永以为将军，寻立齐王。后陈俊斩之。

赵王郎，邯郸卜者。更始元年，诈称成帝子，刘林、李育立为天子，声势颇盛。光武讨之，郎走，王霸追斩之。梁刘永，更始二年，封梁王，寻自称帝。光武遣盖延讨之，其将庆吾斩永降。子纡复称梁王，梁人斩纡再降。代卢芳，安定人。更始元年，诈称武帝曾孙，自立为西平王。单于迎入匈奴，立为汉帝。建武十六年请降，封为代王，复反匈奴。十余年而死。

成公孙述，茂陵人。更始元年，据成都，称益州牧、称蜀王，寻称帝，国号成。汉护军高午刺杀之。

朔宁隗嚣，成纪人。更始二年，据天水，自称西州上将军。光武遣冯异破之。嚣降公孙述，述立为朔宁王。寻奔西城死。子纯降汉伏诛。

东海董宪，东海人。先为贼帅，刘永以为将军，督青徐兵。永立之为海西王，据东海。帝使吴汉等讨之，斩于胸邑。

洛阳朱鲋，新市人。初为盗，后降更始，为大司马，镇洛阳，即据其地。光武使冯异破之，乃降，拜平狄将军，封扶沟侯。传屡世。

光武兴，为东汉。四百年，终于献。

注 汉光武，姓刘，名秀，字文叔，长沙定王发之后。莽末起兵，人怀刘氏，即位鄯南，定都洛阳。直柔为治，深鉴前过，复兴汉室，是为东汉。传至明帝，崇儒重道，图画功臣；奈何情佛，千载遗祸。后有章帝，理狱顺时，亲阙讲经；马后德冠屑宫，窦后宠幸殊特。和帝幼冲，窦后临朝，窦宪擅权。殇、安以后，又立顺帝。孙、王再专，忠贤虽多，宦

戚交蔽。冲立三月。质帝遇弑，再传桓帝，五侯专政。灵帝嬖幸愈炽，蛇见御床。终至献帝，群雄蜂起。曹操入朝，迁帝于许；自擅汉权，弑后并二皇子。于丕废帝为山阳公，东汉亡矣。

东汉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殇帝、安帝、少帝、顺帝、冲帝、质帝、桓帝、灵帝、献帝。

附汉末割据之地：袁绍据冀州，袁术据寿春，刘表据荆州，孙策孙权据江东，曹操据兖州，吕布据徐州，鲁恭王后刘焉据益州，东海恭王后刘虞据幽州，襄平公孙度据辽东。

蜀、魏、吴，争汉鼎，号三国，迄两晋。

注 蜀汉刘备，字玄德，汉景帝中山靖王胜裔也。得天下三分之一，即位武担，都成都，国号曰蜀。三顾孔明，如鱼得水。爪牙则有关、张，辅翼则有法正。殁于永安，孤托孔明。后主嗣位，委任相父；卒用黄皓，国乃灭亡。后降于西晋，封安乐公，蜀汉亡矣。二主，共四十三年。

魏主曹丕，曹操之子也。篡献帝位，而有天下三分之一。国号曰魏，都洛阳。偃兵息民，道亏于足。明帝耽内宠，营宫室。芳立十二年，师废为邵陵公，自是司马争权，曹爽就戮。髦立，成济刺之。奂立，炎废为陈留王，而魏亡矣。五主，共四十六年。

吴主孙权，孙坚之子也。据江东，臣服曹丕，封吴王。都金陵，举贤任能，奄有荆扬。后改元称帝，而有天下三分之一。及亮为縻废为会稽王，休乃杀縻。传至孙皓，乃降于晋，封归命侯，而吴亡矣。四主，五十二年。

晋武帝，姓司马，名炎，魏相司马师之子也。受魏主奂禅。天下混一，以金德王，都洛阳，国号西晋。传至惠帝，贾后预事，废杨后并太子，八王相戕。及后怀帝，刘聪专政，送帝平阳，封平阳公，又封会稽公；刘聪使帝青衣行酒，弑之。愍立四年，为曜执之，封怀安侯，西晋亡矣。共四主，五十二年。

东晋元帝，名睿，琅琊王伧之孙，觐之子也。都建康，复兴晋室。恭俭有余，明断不足。明帝独断，克清大憝。成帝恭俭。康帝短祚。穆帝恃恩，哀帝饵药断谷。帝奕海西，遭桓温废为东海王。简文神识恬畅。孝武绩业去奸，威灵复振，崇尚浮屠。至于安帝，桓玄废为平固王。玄称帝，国号楚，改元永始，入宫登御床而陷，刘裕讨贼，遂执国柄，弑安市而立恭帝。即禅位于裕。寻弑之，而东晋亡矣。共十一主，一百四年。

元帝、明帝、成帝、康帝、穆帝、哀帝、帝奕、简文、孝武、安帝、恭帝。

附晋时五胡十六国

前赵刘渊，匈奴人，冒姓刘氏。初称汉王，后称帝平阳。石勒弑之。三主，二十六年。

后赵石勒，武乡羯人。刘渊以为将军。自称天王，尽有陇西之地，遂称帝，改国号曰魏。慕容儁破之。六主，共二十二年。

前燕慕容廆，鲜卑人。有大功，元帝封为辽东公。子皝称燕王。子儁称帝，迁于邺。子暉，荷坚执以归，封新兴侯，后杀之。三主，共三十三年。

后燕慕容垂，皝子。荷坚以为将军。叛秦称王，寻称帝，国号后燕。子宝，兰汗弑之。二主，共十三年。北燕慕容盛，弑兰汗，都龙城称

帝。盛卒，立垂之子熙，冯跋弑之。二主，共十年。高云，熙之养子，封夕阳公。后称王，复姓高氏。后为桃仁等弑之。在位三年。冯跋，长乐人，仕北燕，弑其主熙自立，都昌黎，后立少弟弘，魏伐之，奔高丽。二主，共二十八年。以上俱属北燕。

南燕慕容德，皝之少子，后燕以为冀州牧。自称燕王，都广固。寻称帝。兄子超嗣立，刘裕执而斩之。二主，共十一年。

前秦蒲洪，洛阳人。穆帝时白称三秦王，改姓苻氏。子健立，都长安，国号秦，称帝。子生立，苻坚弑之。坚立，自称天王，为姚萇所杀。子丕，冯该击杀之。子登，姚兴杀之。子崇，为西秦王乾归杀之。五主，共四十三年。

后秦姚弋仲，赤亭羌。穆帝封为六彝大都督。子襄降晋，苻坚杀之。弟萇降秦，杀苻坚称王，后称帝。子兴，去帝称王。子泓，复称帝，后降刘裕，送建康斩之。三主，共三十四年。

西秦乞伏国仁，鲜卑人。为前秦将军。弟乾归立，为河南王，居金城，乞伏公府弑之。子炽盘杀公府自立，又称河南王，都枹罕。子慕末，夏赫连定执杀之。四主，共四十八年。

成汉李特，巴西人。永宁时，自称镇北大将军。子雄称成都王，寻称帝，国号成。及期缙，寿遂称帝，改成曰汉。太子势立，桓温伐之，降晋，封归义侯卒。六主，共四十三年。

前凉张轨，乌氏人。惠帝时封为西平公，国据姑臧，又加太尉凉州牧。子寔袭职，为妖人所杀。其弟子茂，刘 封为凉王。相传九主，苻坚伐凉乃降。共七十七年。后凉吕光，洛阳人。为苻坚将，自称凉州牧，寻称酒泉公、称三河王、称天王，国号凉。后地为姚兴所有。三主，共十九年。

西凉李暠，陇西人。段业以为燉煌太守，自称西凉公，居酒泉。三主，共十五年。

南凉秃发乌孤，鲜卑别种。吕光以为河南都统，居广武，自称西平王。弟改称武威王，都乐部。僭檀称凉王，为秦所灭。三主，共十八年。北凉沮渠蒙逊，居于张掖，隆安三年自立为凉王。迁姑臧，又称河西王。子牧健立，寻降魏。二主，共三十九年。

大夏赫连勃勃，匈奴人。据朔方，自称天王，寻称帝。子昌立，魏执以归。弟定立，吐谷浑袭执之。三主，共二十五年。

宋、齐继，梁、陈承，为南朝，都金陵。

注 南宋高祖，姓刘，名裕，小字寄奴。仕东晋有功，封宋公。东斩燕超，甫灭卢循，西吞谯纵，北取姚泓，进爵宋王，遂废恭帝而篡天下。以木德王，都建康。清俭有度，诏除淫祠。传至少帝，居丧无礼，徐、檀废为营阳王，再立文帝，政平讼理，为太子劭所弑。至于武帝，湛于酒色。废帝凶悖。明帝忌刻。苍梧王好著小袴衫，夜宿客店，昼宿道傍。杨玉夫等杀之。又有顺帝，萧道成废为汝阴王，使卫士弑之，南宋遂亡。八主，共成废为六十年。

南齐高祖，姓萧，名道成，字绍伯，兰陵人，汉相萧何之后，南宋将军成之之子也，屡功，分镇淮阴，封齐王，遂废顺帝而篡天下。以水德王。为人素有大量，博学能文，性尤清俭。武帝严明有断，内朝多豫，世称为齐良

主。昭业嗣位，性辩慧，美容止；微服走市，掷涂赌跳作诸鄙戏，为西昌侯鸾所弑，追废为郁林王。昭文继立，鸾废为海陵王而弑之。明帝即鸾也，残灭骨肉。东昏淫虐，潘妃宠极，为萧衍废为涪陵王。别立和帝，衍废为巴陵王，南齐亡矣。七主，共二十四年。

南梁武帝，姓萧，名衍，字叔达，齐高祖族弟顺之子也。篡齐而有天下，以火德王，都金陵。为人慈孝，敦睦九族，优惜朝士，博学能文；暗室恒理衣冠，盛暑未尝褰袒，性不饮酒；终无水旱，舍身同泰，佛教是崇；祸阶侯景，台城饿死。简文嗣立，景废为晋安王，卒以土囊压杀之。及元帝立，被魏人囚于乌幔之下，寻杀之。敬帝承统，陈霸先专制，废为江阴王，寻弑之，南梁亡矣。四主，共五十六年。

后梁萧詧，昭明太子之三子也，初封岳阳王，后称帝，都江陵。明帝崩立，孝慈俭约，境内安。后主琮立，杨坚徵之入朝，废为莒公。三十余年，皆附庸于魏、周、隋三国。

南陈武帝防霸先，字兴国，汉陈寔之后，吴兴人也。仕梁敬帝，封陈公，又封陈王，受梁禅而有天下，以土德王。为政宽简，性俭素，后宫无金翠之饰，持身庄敬。文帝明俭。及伯宗立，懦弱无为。宜帝自立，废伯宗为临海王。后主叔宝，荒淫过甚，酣饮达旦，郊祀不举；杨坚来代，数恶二十，自投于井，隋赠为长城县公，南陈亡矣。五主，共三十二年。

北元魏，分东西，字文周，与高齐。

注 北魏道武帝，姓拓跋，名珪，出自鲜卑之索头别部，汉将军李陵后也。都盛乐。务农息民，改国号曰魏，称王；后退据龙城称帝，改元皇始，建天子族旗，出入警蹕。以土德王。考音律，定律定制郊庙祭飨礼乐，命朝野束发加帽，设官兴学；晚年为子绍夜逾墙弑之。明元袭位，文武俱全。太武俭素，壮健鸷勇，对阵亲犯矢石，北却蠕蠕，西破赫连，关洛凉燕，取并殆尽。太子、世祖为宗爱所弑。文成静镇，民复安全。献文勤于为治，赏罚严明；传位太子，退居崇光宫，冯后鸩弑之。孝文性孝，为献文吮痛，友爱兄弟，手不释卷，好贤乐善，定乐制礼，禁断北语，改姓元氏。宣武同位，魏政始衰，杀叔勰，营佛寺。明帝幼冲，灵后称制，奈何性淫，阴与郑俨徐统谋，酖帝杀之。迎立孝庄，为余朱兆执而锁之，寻弑于三级佛寺。节闵英毅，神采高明，为高欢弑之。孝武去欢。及立孝静，东西遂分：孝静为东魏，孝武为西魏。凡十君，共一百四十九年。

东魏孝静帝，名善见，都邺。善射好文，人以为有孝文风烈。在位十六年，禅位于高洋。次年洋鸩杀之，投尸漳水，东魏亡矣。

西魏孝武帝，为宇文泰所酖。至于文帝，政由泰决，帝仅全其身而已。废帝微甚，为泰废。寻弑之。终于恭帝，复姓拓跋，为宇文护逼帝禅位于宇文觉，寻弑之，西魏亡矣。四主，共二十三年。

北齐文宣帝，姓高名洋，魏丞相高欢之次子也。初封太原公，后袭齐王，受东魏禅，都邺，国号齐。始而整肃，留心政事，务为简靖；终则淫恣，不论亲疏，任意乱之，酖狂则袒露形体，街坐巷宿。娄太后责之，举床坠后于地，既醒，请后笞脚五十。性尤凶戾，唯能委任杨愔，持衡贞度，奖拔贤才，故得不亡。太子殷立，温裕开朗，礼士好贤，为文宣之弟常山王演废为济南王。寻弑之自立，为孝昭帝，其性至孝，太后心痛，帝以爪掐掌痛血流出袖；

友爱诸弟，薄赋轻徭。武成入承大统，帷薄恣纵。传位太子纬，群小杂收，斜律光以谗杀，胡太后以淫幽。后主酣歌虐戏为乐，传位幼主，与周兵战大败。幼主东走，周高祖擒而杀之，尽灭其族，北齐亡矣。六主，共二十八年。

北周闵帝，姓宇文，名觉，字文泰之世子也。篡西魏恭帝位而自立，国号周，以水德王。称天王，为宇文护废为略阳公，寻弑之。世宗明敏，至此称帝，护置毒于糖，迫帝食之而殁。武帝深沉远识，亲理政事，用法严整，行三年丧，释道尽废；其性节俭，常服布袍。宣帝淫虐，游宴沉湎，尝作乞寒口戏，裸身跳走，汨泥挥水，鼓舞衢路，乞物以为乐。传位静帝，杨坚任政，废帝为介公而弑之，灭

迨至隋，一土宇，不再传，失统绪。

注 隋文帝，姓杨，名坚，小字那罗延，华阴人也，汉杨震之后。魏恭帝赐姓普六茹氏。遂废静帝而自立，以火德王。都长安，始服黄。九年灭陈，南北混一。勤政视朝，日昃不倦。闻民食豆腐杂糠，深自咎责。不御酒肉，劝课农桑，轻徭薄赋，自奉俭素，后宫服浣濯，兴立义仓。有后独孤，谦恭俭约，雅好读书，废太子而易晋王。弑逆自立，是为炀帝。巡游无度，征伐不息，恣意骄淫，性成忌愎。尝引镜自照曰：“好头颅谁当斫之！”玄感倡乱，盗贼充斥之，帝为宇文文化及杀之。李渊入关，始立恭帝，为李渊废为酈公，后以疾薨，隋统绪一旦而失之他人矣。三主，共三十八年。

附隋末唐初伪国

萧铣，梁之后，巴陵董景珍叛，奉铣称梁王。唐武德元年称帝。四年，合将伐梁，铣降，斩之。

李密，杨玄感谋主。隋大业十二年，号蒲山公，据兴洛仓，号魏公。后遂降唐，封邢国公。寻叛，总管盛彦师平之。

王世充，西域人也。皇泰二年，自称郑王，寻称帝。世民击之，降，后矫诏杀之。

窦建德，漳南人。大业十三年，聚众为盗，称长乐王，国号夏，迁都洛。唐祖擒而斩之。

薛举，金城府校尉。起兵陇西，自称西秦霸王，寻称秦帝，国号秦。子仁果，秦王世民讨之，仁果降，斩之。李轨，为武威司马，自称凉王。皇泰元年降唐，封凉王，寻称帝。后为安兴贵、安脩仁执至长安杀之。

刘黑闥，漳南人，为窦建德将。德败，众推为主。武德四年，称汉东王，世民付破之，奔突厥，寇山东，其将诸葛德威执之降唐，斩于洛水。

刘武周，鹰扬府校尉。起兵附突厥，立为定杨可汗，寻称定杨无子，周因称帝。世民讨之，走突厥，杀之。

唐高祖，起义师，除隋乱，创国基。二十传，三百载，梁灭之，国乃改。

注 唐高祖，姓李，名渊，字叔德，成纪人也。西凉公李暉之子，三世袭封。渊仕隋有大功，进爵唐王，大起仁义之师，剪除隋世之暴乱，创造三百之鸿基，受恭帝禅而有天下。以土德王，国号曰唐。褒称伏伽，以导谏诤，学置生员，州置中正。立嗣建成，兄弟相戕。太宗秦王，素有大志，僭伪诸国，皆削平之。凌烟功臣，二十四人。斗米三钱，大有连书。高宗继立，有贞观风。则天专制，废中宗为庐陵王，又立睿宗。

武后改唐为周，遂自称帝。宫闱恣淫，亦有权数，信狄仁杰，遂定太子。中宗久废，五王匡复，在位五年，饼餤中毒。睿宗复立，废少帝为襄王。禅位玄宗，收揽权纲，开元即位，富庶可风，专宠太真，溺意《霓裳》，禄山乘衅，遂陷两京，二颜忠义，讨贼勤王。肃宗承嗣，两京克复，纪纲不立，专务姑息。代宗即位，元载秉政，虽剪朝义，柄用奸盗。德宗发愤，性多猜忌，及用卢杞，奸邪起势。朱泚犯顺，希烈僭位，弊政不一，唐室以倾。顺宗婴疾，近习诡秘。宪宗神断，慨然中兴，穆宗之立，守谦守澄。敬宗几冠，“八关”党附。爰立文宗，始复旧制，去奢崇俭，武宗英特，克振减权，僧尼归俗，毁佛铸钱。宣宗沉断，周知情伪，收复河湟，克成先志。懿宗立之，远迎佛骨。施及信宗，黄巢作乱，星流如织，谪见于天。昭宗明粹，锐意恢复，始讨克用，继讨茂贞。哀帝幼弱，寄命朱温，卒为所害，废为济阴，弑之又灭，国何能存。唐亡。二十主，共二百八十九年。

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昭宣皇帝。

梁、唐、晋，及汉、周，称五代，皆有由。

注 后梁太祖，姓朱，名温，碭山人。仕唐昭宗，封梁王。遂废昭宣而篡天下，国号梁，淫虐不俊，避暑于张全义家，遍淫妇女。尝与友珪之妻张氏乱，张氏以告，为友珪刃刺于背乃崩。传至三子末帝，讨贼，即位大梁，疏弃敬翔、李振，信用赵岩、张汉杰。刘 既败，彦章被擒，唐兵大至，左右窃献传国宝以迎唐军，遂自焚死，梁亡。二主，共十七年。

后唐庄宗，姓朱邪，名存勳，小字亚子。唐赐姓李，李克用之子。遂灭梁而有天下，国号后唐，都魏州。受父三矢之遗，北却契丹，东并刘氏。性骄矜代，时自傅粉与优人共戏，将士怨叛，中流矢崩。克用养子嗣源，赐姓为李，是为明宗，无心得国，祝天生圣，兵革不用，年谷屡丰，在位八年，号为小康。闵帝宽柔，朱、冯用事。潞王姓王，冒姓为李，废闵帝为鄂王，醜之，潞王乃篡，是为废帝。醉语一出，致启石敬瑭之疑，废帝携传国宝，登玄武楼自焚死，后唐亡。四主三姓，共十三年。

晋高祖，姓石，名敬瑭，沙陀人。篡后唐而有天下，都汴梁，国号晋。因契丹立之，故称臣于契丹，借兵灭唐。及立出帝，奉契丹称孙而不称臣，契丹怒，举兵入汴，执帝以归，封负义侯。二主，共十一年。

后汉高祖，姓刘，名知远，其先沙陀人。因中原无主，遂相推崇入承大统，亦称臣于契丹。中原民不聊生，咸思逐契丹，奉真主以安天下，于是为天子。初仍曰晋，后改为汉。得国虽正，无功于民。传至隐帝，性素骄纵，纪纲荡然。后郭威称兵入朝，帝闻，亲御之，兵败为允明所弑，后汉亡。二主，共四年。

周太祖，姓郭，名威，又称“花项雀儿”，尧山人。初，迎高祖之侄赧，多欲立之。既在道，废为湘阴公而弑之，遂篡而有天下，国号周。立诉讼法，宽税牛皮，杀犯赃吏，拜孔子祠。及崩，遗令养子柴荣，葬用纸衣瓦棺。于是荣立，称为世宗，英武有志，首诛樊、何，以革前弊。南割江淮，西克秦凤，北取三关，诸夏震动。详定律历，备论礼乐。传至恭帝，孤寡君临，旁无亲信大臣，遂归于宋。三主，共九年。 先儒称为五代者，皆有所由来者

也。

附五代割据诸国

吴杨行密，合肥人。建国扬州。天福二年，唐封吴王，至溥称帝。后逊于南唐。四主，共四十九年。

商詹季昇，胸山人，徐温义子，冒姓徐，吴王博封齐王。建国金陵，号曰唐，复姓李。至璟，去帝称臣于周。至煜，去国号，称江南国主。宋曹彬伐之，遂降，赐爵违命侯。太宗封陇西公。三主，共三十六年。

前蜀王建，许州人，唐田令孜养子。天福三年到蜀王，寻称帝，都成都，国号蜀。子宗衍立，唐庄宗伐之，出降。后夷其族。二世，共二十三年。

后蜀孟知祥，邢州人。唐庄宗以为西川节度使，并有东川，封蜀王，遂称帝。子昶，乾德二年王全斌伐之，昶降，封秦公。二世，共四十一年。

楚马殷，许州人。唐昭宗以殷为指挥，梁太祖赐爵楚王。至希崇立，唐遣将击之，希崇降。六世，共五十五年。闽王审知，光州人。唐昭宗授以节度，梁太祖封为闽王，据泉州。至延钧称帝。至延政自称大闽王，寻称帝，国号殷。及唐攻建州，遂降，封羽林大将军。六世，共四十九年。

吴越钱镠，临安人。唐昭宗以为节度使，梁太祖封为吴越王，建国于杭。后有宝正年号。至弘俶，入宋朝，尽献其地，太宗封为淮海王。四世，共八十四年。荆南高季兴，陕州人。梁太祖授荆南节度，唐庄宗封南平王。至宋乾德元年，继冲出降，授武宁节度。五世，共五十八年。

南汉刘隐，上蔡人。初袭父爵，为封州刺史。弟岩称帝，国号越，又改国号汉。朱开宝四年，传至 ，暴虐无道，宋使潘美伐之。 降，封恩赦侯。五世，共七十年。

北汉刘旻，原名崇，汉高祖弟，湘阴公贇之父。初为太原尹，后据河东，遂称帝，于契丹称侄。子承钧立，上表契丹称男。至钧之养子薛继恩立，郭无为弑之。其弟继元立，太宗遣曹彬、潘美伐之，乃降，封彭城公。四世，共三十一年。

梁太祖、末帝。 唐庄宗、明宗、闵帝、废帝。 晋高祖、出帝。 汉高祖、隐帝。 周太祖、世宗、恭帝。

炎宋兴，受周禅。十八传，南北混。

注 北宋太祖，姓赵，名匡胤，涿州人。生于夹马营，赤光满室，异香经宿，人谓之“香孩儿”。长从世宗，南征北伐。契丹入寇，以兵御之。陈桥兵变，黄袍加身，陶穀袖出禅诏，封恭帝为郑王。即天子位，都汴梁。以火德王，国号宋。杯酒之间，方镇释权，太平见兆，五星聚奎。相用赵普，将用曹彬，边帅久任，殿帘布缘。杜后遗言，传位光义，烛下斧声，千载不决。太宗继业，科场得士，三馆崇文。鸡鸣听政，为旱自焚。德昭自刎，光美窜死。真宗即位，李沆相之，亲征澶渊，契丹请盟。丁谓擅权，诸贤皆贬，王曾参政、贬谓崖州。仁宗承统，刘后听政，再相夷简，遂废郭后。时值大旱，帝跣致祷，君子满朝，圣德旁达，契丹修好，元昊称巨。深仁厚泽，待民以宽，待士以恩，及帝殂落，深山穷谷，莫不悲号。英宗承嗣，两宫如初，群贤纷纷，学明性理。神宗求治，勇于有为，讲行新法，附会经义。哲宗初立，高后临政，称“女尧舜”。徽宗初载，颇复旧制，兴崇道学，自称教主道君，妄谋北伐，外结女真。辽国既亡，金人借隙。从李纲议，遂禅钦宗，窜殒六贼，金人

乃俱；信李邦彦，主和误国，凡其所谋，尽堕金计。帝如金军，奉表情降，金封上皇为导德公，帝封重鲁侯，俱崩于五国城。九主，共一百六十七年。

南宋高宗，名构，徽宗第九子也。初封康王，曾为质于金。肃王枢代之，乃即位应天府。相用李纲，日上十事，帝皆施行。宗泽大败金，金称爷爷，因疽发卒。两河遂陷，致帝蒙尘，祭享无地，江淮残破，海道颠沛。金山一战，兀术大恐，张、韩、刘、岳，兵声大振。秦桧为间，极力主和。孝宗即位，锐意恢复，一举无功，道学大兴。金“小尧舜”，彼此无衅。光宗受禅，李后妒悍，两宫离间。及立宁宗，宋金通好，侂胄用兵，边衅遂开，东掠荆淮，西陷蜀汉。有孟宗政，厥功乃显。政由弥远，迎立理宗，励精求治，收召贤才，朝廷清明，人比仁宗。后十余年，邪正皆用，似道入相，窜杀吴潜。度宗登极，耽干酒色，天目山崩，亡国预兆。恭宗四岁，降于大元，废为瀛国公，使为僧人，后寻杀之。端宗即位，天祥如元，被执亡走，虽复清县，终不敌元，宋兵大溃。有陆秀夫，又张世杰，括越海滨，俨然正笏，立如治朝。战多不利，志气弥坚，天命不祐，再迁厓山。帝入海舟，军又大溃，负帝赴海，南宋亡矣。九主，共一百五十年。

南北两宋十八主，共三百十七年。

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钦宗。

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恭宗、端宗、帝昺。

附北宋西夏伪国

西夏羌，拓跋思恭，党项人。唐僖宗以思恭平巢有功，授宥州刺史，有地五州。至继捧献地摯族来朝，帝嘉之，授彰德节度。其从弟继迁叛，王侁击走之，降辽封夏王。宋赵普请命捧为定难节度以抚迁，赐姓名曰赵保忠。迁曰赵保吉。忠叛降辽，封西平王，太祖命将擒之，封宥罪侯。吉亦反。俱削其姓名，命继隆讨之。迁子德明称帝，依贺兰山为国，明道时帝封为夏王，卒。元昊嗣，反，称帝改元，国号夏；后求和，自称男邦泥定国兀卒，称臣，封夏国主。传至睨，九世，共二百九十七年。为元所灭。

辽与金，皆称帝。元灭金，绝宋世。莅中国，兼戎狄，九十年，国祚废。

注 北朝辽，姓耶律，胡人，番名阿保机，后更名隐。唐德宗贞元元年称帝，居东丹国，今北京河间府景州是也。国号契丹。子太宗嗣，又改曰辽。后金将娄室获之以归。九主，共二百一十年。

北朝金太祖，姓完颜，名阿骨打，后更名旻。宋徽宗政和四年，集所部兵击辽西，皆降，乃称帝，初号女真，又改曰金。居肃慎地，明辽东三万卫是也，今改为盛京。其弟太宗嗣，陷汴执徽、钦二帝北行。至哀宗时，理宗合元兵攻之，遂自缢死。十世，共一百十七年。

元世祖，姓奇渥温，名忽必烈，蒙古人也。北宋既亡，辽、金二国各相兵争。世祖之孙铁木耳，是为成宗，灭宋与辽、金，混一区宇。至顺帝委权帖木儿，政事荒废，群雄各据。明太祖兵追，走出外国，而元亡矣。

元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明宗、文宗、宁宗、顺帝。共十主，八十九年。

按韩林儿据中原，陈友谅据湖广，方国珍据浙东，张士诚据苏松，明玉珍据四川，陈友定据福建，何真据广东，刘益据辽阳，田丰据山东，明太祖起兵据金陵。

太祖兴，国大明，号洪武，都金陵。迨成祖，迁燕京，十七世，至崇祯。权阉肆，寇如林，至李闯，神器焚。

注 大明太祖，姓朱，名元璋，字国瑞，濠州人，今江南凤阳府。先世句容人。以布衣起兵，拜刘伯温为军师，南征北讨一十八年，剿灭群寇，始成一统，国号大明。建元洪武，在位三十六年，连建文五年在内。至永乐始迁燕京，今直隶顺天府是也。传洪熙、宣德、正统、景泰、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至崇祯时，山崩地裂，怪异甚多。有陕西延安府出一人，姓李，名自成，父母早亡，外母抚养。十二三岁时外母身亡，日食无度。因想学艺，乃拜满天星为师，学铁匠。地方扰乱，打刀枪、制军器者无数，相交弟兄朋友共一百零八人，结党成群，兴兵造反。遍地放抢掳掠，四方归来如蜂屯蚁聚，不多月兵有数百万，席卷中原，势如破竹，竟赴北京。方到河南汴梁城，被陈永福射瞎左眼。此时自称闯王。于崇祯十六年癸未岁，围困京师；至甲申年三月初旬，杜太监守平则门，乃卖国谗臣，大开城门，迎接李贼入城。李贼传令，搜宫放抢。是时文武各散。崇祯帝拔剑刺周皇后，后接剑自刎。将太子付内臣王承恩背出城外，杂于乱军之中。帝进退无路，于三月十九早寅时，脚穿一双红鞋，身穿袍一件，走到煤山，脱下袍来，咬破手指，题诗一首。其诗云：“泪湿沾衣襟，血诏付自成，文武任你杀，不可损黎民。”身穿蓝衣，披散头发，以发覆面，乃自缢于煤山。内臣王承恩见主缢死，亦吊死在旁，而大明天下亡矣。

明太祖、惠帝、成祖、仁宗、宣宗、英宗、景帝、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光宗、熹宗、怀宗。共十六主，二百七十七年。

李贼立位，将呼万岁之时，天雷显之，乃退居偏宫，坐有数月。国号大顺，改元永昌。将崇祯尸骸搜出，速备棺椁收殓，见了袍上诗句，跪呼万岁三声，急收兵安民。遂将崇祯归顺文武大臣，日日拷打，索取金银宝贝上饷。又逼总兵吴襄写书于山海关，教子吴三桂来降。三桂回父书内有两句：“父既不得为忠臣，子亦焉得为孝子？虽死不降。”李贼见之大怒，斩吴襄于山海关前。三桂因报君父之仇，急过满洲请得大清兵来，于四月末旬进山海关，与李贼交战，杀李贼望风而逃，兵马四散。后自成老死在罗公山。无子，生一女名翠微，流落湖广，乃是才女，一秀才得为妻，后莫知其所终。此时三桂统兵追赶李自成，屯扎陕西汉中府。朝内新主登位，号大清，改元顺治。崇祯十七年，乃顺治元年。

清太祖，膺景命，靖四方，克大定。

注 太祖高皇帝，建号天命，元年丙辰，在位十一年。太宗太皇，改元天聪，元年丁卯，在位十年；又改元崇德，元年丙子，在位八年，共在位一十八年。以上二帝俱在满洲。世祖章皇帝，至甲申始得中国，改元顺治，在位十八年。辛丑，顺治帝崩。壬寅年，新主嗣立，改元康熙，在位六十一年。传雍正，十三年。乙卯，新主即位，改元乾隆，在位六十年，时年八十六岁，年老倦勤。传位十五太子，改元嘉庆，元年丙辰。大清皇帝俱属聪明神圣之君，德配天地，明并日月，巍巍荡荡，民无能名。且自顺治以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五谷丰登，万姓乐业，真为盛世之休风， 之气象也。

历代帝王源流歌

自从盘古初开世，天地人皇巢燧氏。下乃三皇历数明，伏羲神农与黄帝。运临五帝迭相承，少昊颛顼帝誉兴。七十二年尧禅舜，舜年六十享升平。夏禹绍舜十七主，四百三十九年纪。商汤继禹三十君，六百四十四年倾。周朝三十七主残，历代八百六十七。秦吞七雄共二主，五十一年汉入关。两汉四百三十九，二十四帝终三国。蜀汉父子四十三，被魏灭来为晋续。晋又灭吴三国尽，十五君传正朔运。一百五十六年间，南迁怎奈五胡混。当时天下南北分，南朝宋齐并梁陈。共立一百七十春，四朝二十有四君。北自五胡归元魏，东魏西魏分于内。东传北齐西后周，附统不须附年纪。隋平南北仅三主，三十八年灭于唐。唐朝原来二十主，二百八十九年亡。梁唐晋汉周五季，共十二君多寡异。五十三年附列邦，大小总归为宋地。宋十八君三百二，内附辽金被元陷。元朝只有十帝君，八十九年天下变。天将宝位与洪武，归于大明清海甸。大明一统接胡元，洪武三十零六年。永乐二十有三载，洪熙半载不周全。宣德十年君须纪，正统十四太平春。景泰七年天顺八，龙飞成化二三运。弘治御极十八载，正德江山十六传。嘉靖历年四十五，隆庆六年岁不延。万历当阳四十八，泰昌一月便登仙。天启七年告殒落，崇祯十七也升天。合来共有十六主，四七之数少三年。至我大清一统世，顺治十八享安平。康熙登位六十一，传至雍正十三春。圣主乾隆国祚久，六十春光享太平。丙辰逊位嘉庆帝，二十五年太平春。传至道光三十载，江山悠久万万春。

自太昊伏羲氏起，至我大清道光三十年，共计四千七百九十六年。

廿一史，全在兹，载治乱，知兴衰。

注 上自伏羲以至大明，共有二十一史。凡帝王世系宗谱名姓、始末根由，全在此史记上载得详细清自。君之圣愚，巨之贤奸，一治一乱，一兴一衰，善恶邪正，无不一见可知矣。三皇五帝秦楚以至汉武帝之史，汉司马迁著。《前汉书》，班固著。《后汉书》，宋范曄著。《三国志》，晋、陈寿著。《晋书》，唐太宗著。《宋书》，梁沈约著。《齐书》，梁萧子显著。《梁书》、《陈书》，俱唐姚思廉著。《魏书》，北齐魏收著。《北齐书》，庸李百药著。《周书》，唐令狐德棻著。《隋书》，唐魏徵著。宋、齐、梁、陈《南史》，魏、齐、周、隋《北史》，俱唐李延寿著。《唐书》，宋欧阳修著。《五代史》，欧阳修著。又有《宋史》、《辽》、《金史》，俱元托克托著。共称二十一史。《明史》，至今未定也。

读史者，考实录，通古今，若亲目。

注 凡读史记书者，须要考究历代君臣之实录，通达古往今来之事迹，犹如亲眼所见一般，则微词奥义可得而明，彼短此长可得而见也。

口而诵，心而维，朝于斯，夕于斯。

往 此言为学之人读书进功之方也。凡读经、史、子、集诸书，口诵而心不维，则扞格而意不入；心维而口不诵，则神昏而志不专。朝或于斯而夕不然，则所学有时而废，所得有时而亡，非时习之道也。故读书者，口里虽是诵读书中之句，心里必当思玩其中之理。又必要朝于斯而日就月将，切磋琢磨，以求进益；夕于斯而夜间勤读，口不停诵，手不停披，以求精通而熟记焉。切莫虚延岁月也。

昔仲尼，师项橐，古圣贤，尚勤学。

注 此以下引古以劝勉读书人也。仲尼，孔子字也。殷朝微仲之后。父叔梁纥，为邹邑大夫。生子孟皮，有足疾；复娶颜氏徵在，祷于尼山，生孔子，故名仲尼。其生之时，有麟吐王书于阙里，其文云：“水精之子，继衰周而为素王。”且孔子生有异貌：顶似唐尧，颡似虞舜，颜类皋陶，眉类子产，手握天文，足履度字，耳垂珠庭。坐如龙蹲，立如凤峙，就之如日，望之如云。胸有五个大字：“制作定世符。”乃鲁国人氏，即今山东兖州府曲阜县昌平乡阙里是也。

孔子年谱节略

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三岁，父叔梁纥卒。幼尊项橐为师。十九岁，娶宋兀官氏。二十，生子孔鲤，为委吏。二十一，为乘田。二十四，母颜氏卒。三十四，适周，问礼于老聃，学琴于师襄，学礼于郯子，学射于苾弘。三十六，在齐闻《韶》。四十三，鲁定公元年。五十一，为中都宰。五十六，摄相。五十七，适陈畏匡。至后周流天下，辙环列国，见道不行，退居鲁国，设教杏坛。六十八，删《诗》、《书》，赞《周易》，定礼乐，修《春秋》。六十九，孔鲤卒。七十，颜子卒。七十二，子路死于卫。七十三，鲁哀公十六年，孔子卒。盖孔子弟子前后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二贤。夫圣人生知安行，无所不通，乃尊七岁之项橐为师，可见大圣入如孔子者尚勤学好问，师傲圣贤之童以自励，况乎今之小子，敢不勉欤！

至圣历代褒封

汉和帝称宜尼公。汉和帝封褒尊侯。北魏孝文帝称文宣圣父。后周宣帝封邹国公。隋文帝称宣师尼父。唐高祖赠称太师。唐武则天封道隆公。唐玄宗封文宣王。宋真宗封元圣，又改至圣。元武宗封大成至圣文宣王。大明嘉靖，更号曰至圣先师孔子，制木主牌位，立文庙祀之，每年春秋二祭。

按嘉靖九年定孔子木牌位，高二尺三寸七分，阔四寸，厚七分，座子长四寸，厚三寸四分。硃地贴金字。四配木主牌位，高一尺五寸，阔三寸二分，座子高二寸八分，长四寸，厚三寸二分。赤地写墨字。十哲、七十二贤牌位，高一尺四寸，阔二寸六分；座子高二寸六分，长四寸，厚二寸。赤地写墨字。自我朝改制定礼，尊孔子至圣先

{ewc MVIMAGE,MVIMAGE, !00500280_0077_1.bmp}

师孔子，列为祭典。每年春秋仲月上丁，祭奠于后甲三日、先庚三日，取其文明之象。

赵中令，读《鲁论》，彼既仕，学且勤。

注 自此以下，俱引古之好学者，以励后人发愤读书之意也。宋时赵普，仕宋太祖、太宗，为中书令之官。日则理国政事，夜则读《鲁论》。一日太祖因国家紧要事务私造普室，普接入坐定。太祖见案有书，因问曰：“卿家所看何书？”普对曰：“是《鲁论》。”太祖曰：“这书幼年所习，如今看他何用？”普对曰：“若要齐家治国平天下，尽在这《鲁论》中矣。”彼赵普既已为官到宰相地位，勤学好读尚且如此，尔后生小子，身未显荣而遂不肯读书，抑何白弃之甚也！

披蒲编，削竹简，彼无书，且知勉。

注 自汉以先，非世家无书，非抄录传写则无书。又无纸，非绢、帛、

皮、币、简而不能抄录，贫而无资者不能得书。汉时山西潞州，有姓路名温舒者，家极贫，牧羊于大泽，将蒲草编织成席，借人《尚书》抄而读之。又有公孙弘，年五十矣，为人牧豕于寒竹林中，将竹削去青皮，借人《春秋》抄写，以便诵读。二人后来名显当时，贵为卿相。彼二子者，家贫无钱买书，而自勤勉昔如此，则世间丰衣足食、易求而易办者，竟不发愤读书，岂不自误也哉！

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

注 此言苦读之志也。汉时有一孙敬，读书夜深，常恐眼倦，乃绳系发悬于梁上。若昏沉眼闭，头欲坠下，索必扯醒又读。战国时苏秦，字季子，洛阳太平庄人也。因求仕秦，追商软忌才，回家为骨肉所贱，乃将太公《六韬》、《阴符》兵法之书，昼夜勤读。至更深夜静，昏迷眼闭，引锥自刺其股，使醒又读。彼二人者，后来都到卿相地位，名扬四海，禄享千锺，莫非从自己发愤勤苦中所得也。况尔辈小子，享安居温饱之乐，又有贤父兄以教率之，安得不思勉励以自奋哉？

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

注 晋时有一好学之人，姓车名胤。家贫，夜读无油，寻取流萤以纱囊盛之，而取其光照书读之。又有孙康，亦家贫寒，夜读书无油，乃出庭前，坐在雪边，映雪光而读之，连宵不睡，彻夜勤读，后来俱成大名。夫此二人，家虽贫穷，而勤学不辍如此。况后生小子，处衣食安闲之地，而甘于自暴自弃，其不见鄙于人有几何哉！

如负薪，如挂角，身虽劳，犹苦卓。

注 汉朱买臣，字翁子，会稽人也。家贫，采樵营食。好读书，每日砍柴，置书林下而读；负薪而归，悬书于担头诵而步行。娶妻崔氏，见其夫贫欲嫁。买臣劝之曰：“我年五十，方可荣显，尔且耐烦。”崔氏竟自嫁之。嫁后不到五十，买臣仕汉武帝，为会稽太守。顶冠束带，前呼后拥，车马纷纷，回家拜祖，路经崔氏之侧。崔氏见之，复要认为夫妇。买臣对曰：“我当初劝你莫嫁，你再三不从。今见我荣耀，认我为夫。尔若执水一盆，倾于马前，收得起来，收尔为妻。”崔氏自知不能，撞死马前。买臣将崔氏埋于池边，题其坟曰“羞墓”。“青草池边坟一丘，千年埋骨不埋羞。叮咛寄语人间妇，自古糟糠可到头。”

隋时有一李密，替人牧牛。一心好学，每乘牛而读《汉书》，将余本挂在两角之上，杨越公见而奇之。后袭爵为蒲山公。后人诗云：“乌犍耳湿湿，乘之稳如舟。角带汉家书，展诵行夷犹。意怀断蛇翁，亦起匡时谋。桓桓将军士，一见应低头。”后见炀帝暴虐无道，作檄文一道，诉炀帝十罪，欲激变天下人心，同伐其罪。观此二人，打柴牧牛，身虽劳苦，犹卓然自立，而一旦荣显如此；则凡天下后生小子，可不好学以求卓然自立也哉！

后汉时又有一李密，字令伯，蜀国人也。方生六个月，父亲亡故；至四岁，母亲改嫁，祖母刘氏抚养成人。至蜀国平服后，晋武帝征为太子洗马，辞不就职，作《陈情表》辞之。其表文云：“臣密言，臣以险衅，夙遭闵凶。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舅夺母志。祖母刘悯臣孤弱，躬亲抚养。臣少多疾病，九岁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无伯叔，终鲜兄弟，门衰

祚薄，晚有儿息。外无期功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五尺之童。茕茕子立，形影相吊。而刘夙婴疾病，常在床蓐，臣侍汤药，未尝废离。逮奉圣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臣以奉养无主，辞不赴命。诏书特下，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洗马。猥以微贱当侍东宫，非臣殒首所能上报。臣具以表闻，辞不就职。诏书切峻，责臣逋慢。郡县逼迫，催臣上道，州司临门，急于星火。臣欲奉诏奔驰，则以刘病日笃；欲苟顺私情，则告诉不许。臣之进退，实为狼狈。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育，况臣孤苦特为尤甚。且臣少侍伪朝，历职郎署，本图宦达，不矜名节。今臣亡国贱俘，至微至陋，过蒙拔擢，岂敢盘桓有所希冀？但以刘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祖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刘今年九十有六，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刘之日短也。乌鸟私情，愿乞终养。臣之辛苦，非独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见明知，皇天后土，实所共鉴。愿陛下矜悯愚诚，听臣微志，庶刘侥幸，卒保余年。臣生当殒首，死当结草。臣不胜犬马怖惧之情，谨拜表以闻。”表上，晋武帝嘉其诚，赐奴婢二人，使郡县供祖母奉膳。后来密之祖母亡故，服满出仕，为汉中府知府，政声大著。

按原本诉炀帝檄文并《陈情表》，俱出于李密一人，不知后汉与隋朝，相隔数百余年。况隋之李密，封爵为蒲山公；晋之李密，权力知府；其有两季密，亦彰明较著矣。予抄录至此，故特辨之，以俟高明之参定焉。

苏老泉，二十六，始发愤，读书籍。彼既老，犹悔迟，尔小生，宜早思。

注 宋朝苏洵，字明允，号老泉，四川眉州人也。幼未读书，至二十七岁始发愤诵读，以成大名。生二子：次子苏辙，字子由；长子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后中高科，为翰林学士。世称三苏明公。彼如人生年幼之时，若不肯好学读书，便为下愚之人，到了后来，年纪既老，悔之晚矣。至为后生者，务要趁早思想，用心勤读诗书，方成贤人君子。况读书乃是随身之宝，国家之珍。有诗一首云：“读得书多胜大丘，不须耕种自然收。东家有酒东家醉，到处逢人到处留。日里不怕人来借，晚间不怕贼来偷。”虫蝗水旱无伤损，快活风流到白头。”

若梁灏，八十二，对大廷，魁多士。彼既成，欢称异，尔小生，宜立志。

注 宋时梁灏，为人最好读书。老年发解，教子成名，子中状元，一门五福。梁灏生于五代，后晋天福三年应试起，历后汉、后周，不中状元，誓不甘心。到了八十二岁，宋太宗雍熙二载，始中状元及第，在金殿对策，独占鳌头，为多士之魁首。头角峥嵘，气宇轩昂，岂不美哉？尔辈读书，当以为法，至老不倦，以灏自期，无怠其志可也。《谢恩启》内有云：“皓首穷经，少伏生之八岁；青云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又《谢恩诗》一首云，“天福三年来应试，雍熙二载始成名。饶他白发头中满，且喜青云足下生。观榜更无朋辈在，到家惟有子孙迎。也知年少登科好，怎奈龙头属老成。”

莹八岁，能咏诗；泌七岁，能赋棋。彼颖悟，人称奇，尔幼学，当效之。

注 北齐祖莹，字元珍。年八岁，好书，日夜勤读，时人称为小圣童。父母念他用心太过，乃密藏灯火以避夜读。七二岁为中书学生。中书官

名，犹如中书省中书舍人之官。且八岁即能咏诗成章。后为秘书监著作郎。

唐李泌，年始七岁，姑子员半千，于九岁举神童，明皇问曰：“外庭尚有如卿者乎？”对曰：“舅子李泌，才胜于臣。”帝令入见，时帝方与张说弈棋，因使试其能。说赋方圆动静，泌曰：“请问其略。”张说曰：“方若棋局，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泌应曰：“方若行义，圆若运知，动若逞才，静若得意。”帝大奇之，赐以紫衣。说因贺帝得神童。后历相明、肃、代、德，四朝宰辅，为社稷臣。彼如祖莹、李泌二人，乃有颖悟之才，人皆欣羨。尔等幼学之人，趁此年少，正好用心读书。宜效法前人，殷勤发愤，自然下学而上达矣。

蔡文姬，能辨琴；谢道韞，能咏吟。彼女子，且聪敏，尔男子，当自警。

注 蔡文姬、名琰，住河南开封府陈留县，乃东汉之时蔡伯直之孙女，蔡伯喈之女也。时董卓弄权，曹操矫诏杀之，将卓尸弃市。伯喈伏尸悲哭，因赐伯喈之死。女文姬，乃才女也。父方操琴，遇猫捕鼠，文姬知其琴声焦杀，而有死难之将至。父因卓之诛，得罪面死，流文姬于胡地。以琴音作《胡笳十八拍》之曲，流入中国，忧怨哀伤。曹操以千金赎回，配与士人范士圯。又云董祀，未知孰是。后夫妻善终。谢道韞，晋宰相谢安之兄女也。心最聪慧，惟喜读书。幼能吟诗作对。一日庭中大雪，安问诸子侄云：“大雪纷纷何所似？”侄朗曰：“撒盐空中差可拟。”道韞对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后嫁王右军之子凝之，夫死，以节烈著。彼两女子，且有如此聪明，尔等男子，当要自己惕励可也。

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彼虽幼，身已仕，尔幼学，勉而致，有为者，亦若是。

注 唐有刘晏，童年饱学，方七岁时，明皇举他为神童，授翰林院正字。一日诏见，皇妃爱之，命坐杨贵妃膝上，亲为绾髻。值帝临而问之曰：“卿为正字，正得几字？”晏俯伏对曰：“臣启陛下：《五经》《四书》之内，诸字皆正，惟有一个朋字不正。”盖当谗臣因事宠幸朋比而为奸也。帝大异之。后历仕明、肃、代、德四朝，官至户部尚书、平章事。晏不惟聪明颖悟，而崇正黜邪之心，已见于斯矣。彼刘晏年幼，已出仕为官，治国安民，尔等幼学年少之人，正好勉力造就而致。“舜人也，我亦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可耳。古人有诗云：“三尺龙头万卷书，老天生我意何如？山东宰相山西将，彼丈夫兮我丈夫。”

犬守夜，鸡司晨，苟不学，易为人？

注 自仲尼以至刘晏，皆古昔大圣名贤。学者恐其高远难效，易不下即物类而观之？夫犬与鸡，皆家所畜也。犬有守夜之功，而小人不敢犯也；鸡有报晓之声；使人知天之将明，而惊人早起也。然以至贱不过鸡犬，尚且有功于人；人生在世，若是苟且度日，而不思力学以荣其亲，虽鸡犬之不如矣，何以为人哉！谚云：“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诚哉是言也。

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

注 天下至微之物，莫过蚕与蜂二者而已。人间养蚕，蚕能吐丝结茧，

以成币帛之功：人间养蜂，蜂能采花酿蜜，以成酿造之用。为物也小，成功也大。尔等堂堂男子，倘不好学而荒其业，是昆虫之不如也。

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

注 人在幼年时，学习圣贤之书；及至壮年，行其圣贤之事。若徒学而不行其行，又何取于学哉！壮行云何？士君子得志而行其道，上以致其君为尧舜之君，下以泽其民如尧舜之民。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名留青史，方不愧为男子矣。

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与后。

注 “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此是两句古诗。人能幼学壮行，致君泽民，或全忠尽孝，百世流芳，或正直公廉，一时颂德，自然道德勋猷，扬显于世。则盛德大业，光辉于祖宗，积庆锤祥，垂裕于后世：岂非读书之人大效哉！

人遗子，金满籝，我教子，惟一经。

注 此总结上文，言教子之益也。世人为子孙计者，俱以金银满籝，就算奇事。不知金银是死宝，子孙若贤，何须积金？子劝不肖，纵家豪富也自枉然。我则异是，教子之方，惟有一册经书而已矣。盖黄金屋、千锤粟，皆书中自有之物，不必堆金而全白至，不必积玉而玉自来。今世人不以经遗子，而以金玉遗子，致后人以大财启祸，可慨矣夫。汉时韦贤，字长孺，子玄成，俱以明经，位至丞相。时语曰：“遗子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

勤有功，戏无益。戒之哉！宜勉力。

注 此总戒后学之语。凡人殷勤向学，则有日进之功；若怠情嬉戏，则无益而有损矣。况此经明白显易，天文地理，历代帝王，前贤古圣，悉皆备载，故勤一分有一分事业，闲半刻少半刻功夫。尔辈宜戒之戒之，不可不勉力励志于学，以成大儒。慎勿坐耗岁月，蹉跎光阴耳。

重订三字经题辞

《三字经》者，世传三伯厚所作。其叙历代废兴，本讫于宋，自辽金以下，则明清人所续也，其书先举方名事类，次及经史诸子，所以启导蒙稚者略备。观其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以较梁人所集《千字文》，虽字有重复，辞无藻采，其启人知识，过之《急就章》与《凡将篇》之比矣。余观今学校诸生，或并《五经》题名、历朝次第而不能举，而大学生有不知周公者。乃欲其通经义、知史法，其犹使吵者视、跛者履也欤！今欲重理旧常，使人人诵《诗》、《书》，窥纪传，吾之力有弗能已；若所以诏小予者，则今之教科书，固勿如《三字经》远甚也。闲常举以语人，渐有信者。然诸所举人事部类，其切者犹未具，明清人所增尤鄙。于是重为修订，增人者三之一，更定者亦百之三四，以付家塾。使知昔儒所作，非苟而已矣。中华民国十七年季春之月，章炳麟。

重订三字经

荀汉大师手订

人之初，性本善。
性相近，习相远。
苟不教，性乃迁。
教之道，贵以专。
昔孟母，择邻处，
子不学，断机杼。
荀季和，有义方，
教八子，名俱扬。
养不教，父之过。
教不严，师之惰。
子不学，非所宜。
幼不学，老何为？
玉不琢，不成器；
人不学，不知义。
为人子，方少时，
亲师友，习礼仪。
香九龄，能温席，
孝于亲，所当执。
融四岁，能让梨，
弟于长，宜先知。
首孝弟，次见闻，
知某数，识某文。
一而十，十而百，
百而千，千而万。
三才者，天、地、人。
三光者，日、月、星。

三纲者，君臣义，
父子亲，夫妇顺。
曰春、夏，曰秋、冬，
此四时，运不穷。
曰南、北，曰西、东，
此四方，应乎中。
曰水、火，木、金、土，
此五行，本乎数。
十干者，甲至癸。
十二支，子至亥。
曰黄道，日所躔，
曰赤道，当中权。
赤道下，温暖极。
我中华，在东北。
寒燠均，霜露改。
右高原，左大海。
曰江、河，曰淮、济，
此四渎，水之纪。
曰岱、华，嵩、恒、衡，
此五岳，山之名。
古九州，今改制，
称行省，二十二。
曰士、农、曰工、商，
此四民，国之良。
医、卜、相，皆方技；
星、堪舆，小道泥。
地所生，有草木，
此植物，遍水陆。
有虫鱼，有鸟兽，
此动物，能飞走。
稻、粱、菽，麦、黍、稷，
此六谷，人所食。
马、牛、羊，鸡、犬、豕，
此六畜，人所饲。
曰喜、怒，曰哀、惧，
爱、恶、欲，七情具。
曰仁、义，礼、智、信，
此五常，不容紊。
青、赤、黄，及白、黑，
此五色，目所识。
酸、苦、甘，及辛、咸，
此五味，口所含。
膻、焦、香，及腥、朽，
此五臭，鼻所嗅。

宫、商、角，及徵、羽，
此五音，耳所取。
匏、土、革，木、石、金，
与丝、竹，乃八音。
曰平、上，曰去、入，
此四声，宜调叶。
九族者，序宗亲：
高、曾、祖，父而身，
身而子，子而孙，
自子、孙，至玄、曾。
五伦者，始夫妇，
父子先、君臣后，
次兄弟，及朋友，
当顺叙，勿违负。
有伯叔，有舅甥，
婿妇翁，三党名。
斩、齐衰，大、小功，
至缌麻，五服终。
凡训蒙，须讲究。
详训故，明句读。
礼、乐、射，御、书、数，
古六艺，今不具。
惟书学，人共遵。
既识字，讲《说文》。
有古文，大、小篆，
隶、草继，不可乱。
若广学，惧其繁，
但略说，能知原。
为学者，必有初。
小学终，至《四书》。
《论语》者，二十篇，
群弟子，记善言，
《孟子》者，七篇是，
辨王霸，说仁义。
《中庸》者，子思笔，
中不偏，庸不易。
《大学》者，学之程，
自修、齐，至治、平、
此二篇，在《礼记》，
今单行，本元晦。
《四书》通，《孝经》熟，
如《六经》，始可读。
《六经》者，统儒术。
文、周作，孔子述。

《易》、《诗》、《书》，《礼》、《春秋》，
《乐经》亡，余可求。
有《连山》，有《归藏》，
有《周易》，三《易》详。
有典、谟，有训、诰，
有誓、命，《书》之奥。
有《国风》，有《雅》、《颂》，
号四始，当讽诵。
《周礼》者，著六官。
《仪礼》者，十七篇。
大小戴，集《礼记》，
述圣言，礼法备。
王迹熄，《春秋》作，
寓褒贬，别善恶。
三《传》者，有《公羊》，
有《左氏》，有《谷梁》。
《尔雅》者，善辨言，
求经训，此莫先。
注疏备，《十三经》。
惟《大戴》，疏未成。
《左传》外，有《国语》。
合群经，数十五。
经既明，方读子，
撮其要，记其事。
古九流，多亡佚，
取五种，备文质。
五子者，有荀、扬，
文中子，及老、庄。
经子通，读诸史，
考世系，知终始。
自羲、农，至黄帝，
并项、啻，在上世。
尧、舜兴，禅尊位，
号唐、虞，为二帝。
夏有禹，商有汤，
周文、武，称三王。
夏传子，家天下，
四百载，迁夏社。
汤伐夏，国号商，
六百载，至纣亡。
周武王，始诛纣，
八百载，最长久。
周共和，始纪年。
历宣、幽，遂东迁。

周道衰，王纲坠，
逞干戈，尚游说。
始春秋，终战国，
五霸强，七雄出。
嬴秦氏，始兼并。
传二世，楚汉争。
高祖兴，汉业建。
至孝平，王莽篡。
光武兴，为东汉，
四百年，终于献。
魏、蜀、吴，争汉鼎，
号三国，迄两晋。
宋、齐继，梁、陈承，
为南朝，都金陵。
北元魏，分东、西，
宇文周，与高齐。
迨至隋，一土宇，
不再传，失统绪。
唐高祖，起义师、
除隋乱，创国基。
二十传，三百载，
梁灭之，国乃改。
梁、唐、晋，及汉、周，
称五代，皆有由。
赵宋兴，受周禅，
十八传，南北混。
辽与金，皆夷裔，
元灭之，绝宋世。
莅中国，兼戎狄，
九十年，返沙碛。
太祖兴，称大明，
纪洪武，都南京。
迨成祖，迁宛平，
十六世，至崇祯。
权阉肆，流寇起，
自成入，神器毁。
清太祖，兴辽东，
金之后，受明封。
至世祖，乃大同，
十二世，清祚终。
凡正史，廿四部，
益以清，成廿五。
史虽繁，读有次。
《史记》一，《汉书》二，

《后汉》三，《国志》四。
此四史，最精致。
先四史，兼证经，
参《通鉴》，约而精。
历代事，全在兹，
载治乱，知兴衰。
读史者，考实录，
通古今，若亲目。
汉贾、董，及许、郑，
皆经师，能述圣。
宋周、程，张、朱、陆，
明王氏，皆道学。
屈原赋，本风人，
逮邹、枚，暨卿、云。
韩与柳，并文雄；
李若杜，为诗宗。
凡学者，宜兼通，
翼圣教，振民风。
口而诵，心而惟，
朝于斯，夕于斯。
昔仲尼，师项囊，
古圣贤，尚勤学。
赵中令，读《鲁论》，
彼既仕，学且勤。
披蒲编，削竹简，
彼无书，且知勉。
火淬掌，锥刺股，
彼不教，自勤苦。
如囊萤，如映雪，
家虽贫；学不辍。
如负薪，如挂角，
身虽劳，犹苦卓。
苏明允，二十七，
始发愤，读书籍。
彼既老，犹悔迟，
尔小生，宜早思。
若荀卿，年五十，
游稷下，习儒业。
彼既成，众称异，
尔小生，宜立志。
莹八岁，能咏诗；
泌七岁，能赋棋。
彼颖悟，人称奇，
尔幼学，当效之。

蔡文姬，能辨琴；
谢道韞，能咏吟。
彼女子，且聪敏，
尔男子，当自警。
唐刘晏，方七岁，
举神童，作正字。
彼虽幼，身已仕，
尔幼学，勉而致。
犬守夜，鸡司晨，
苟不学，曷为人？
蚕吐丝，蜂酿蜜，
人不学，不如物。
幼习业，壮致身。
上匡国，下利民。
扬名声，显父母，
光于前，裕于后。
人遗子，金满籝；
我教子，惟一经。
勤有功，戏无益。
戒之哉！宜勉力。

百家姓 赵天水 钱彭城 孙太原 李陇西，

周汝南	吴延陵	郑荣阳	王太原。
冯杜城	陈颍川	褚河南	卫河东，
蒋乐安	沈吴兴	韩南阳	杨弘农。
朱沛国	秦太原	尤吴兴	许高阳，
何庐江	吕河东	施	张清河。
孔鲁国	曹谯国	严天水	华武陵，
金彭城	魏巨鹿	陶丹阳	姜广汉。
威东海	谢陈留	邹范阳	喻河东，
柏魏郡	水吴兴	奚扶风	章河间。
云琅琊	苏扶风	潘广宗	葛梁国，
奚谯国	范高平	彭宜春	郎中山。
鲁扶风	韦京兆	昌汝南	马扶风，
苗东阳	凤平阳	花东平	方河南。
俞河间	任乐安	袁陈郡	柳河东，
鄂京兆	鲍上党	史宣城	唐晋昌。
费江夏	廉河东	岑南阳	薛河东，
雷冯翊	贺会稽	倪千乘	汤中山。
滕开封	殷汝南	罗豫章	毕河内，
郝太原	郇南昌	安姑臧	常平原。
乐南阳	于东海	时陇西	傅北地，
皮下邳	卞济阴	齐汝南	康京兆。
伍安定	余下邳	元河南	卜西河，
顾武陵	孟昌平	平河内	黄江夏。
和代郡	穆河南	萧兰陵	尹天水，
姚吴兴	邵博陵	湛豫章	汪平阳。
祁扶风	毛西河	禹陇西	狄天水，
米陇西	贝清河	明平原	臧东海。
计京兆	伏太原	成上谷	戴谯国，
谈梁国	宋西河	茅陈留	庞南安。
熊南昌	纪天水	舒巨鹿	屈临海，
项辽西	祝太原	董陇西	梁陇丘。
杜京兆	阮陈留	蓝中山	闵陇西，
席安定	季渤海	麻上谷	强丹阳。
贾武威	路阳平	娄东阳	危汝南，
江济阳	童渤海	颜琅琊	郭太原。
梅汝南	盛汝南	林南安	刁渤海，
锺颍川	徐东海	丘吴兴	骆内黄。
高渤海	夏会稽	蔡济阳	田北平，
樊上党	胡安定	凌渤海	霍太原。

虞	会稽	万	扶风	支	琅琊	柯	钱塘
咎	太原	管	平原	卢	范阳	莫	巨鹿。
经	平阳	房	清河	裘	渤海	缪	兰陵。
干	荥阳	解	雁门	应	汝南	宗	河东。
丁	济阳	宣	东郡	贲		邓	南阳。
郁	黎阳	单	河南	杭	丹阳	洪	燉煌。
包	丹阳	诸	琅琊	左	济阳	石	武威。
崔	清河	吉	冯翊	钮	吴兴	龚	武陵。
程	广平	嵇	河南	邢	河间	滑	京兆。
裴	河东	陆	平原	荣	上谷	翁	钱塘。
荀	河内	羊	泰山	於	广陵	惠	琅琊。
甄	中山	鞠	吴兴	家	南安	封	渤海。
芮	扶风	羿		储	河东	靳	河西。
汲	濮阳	邴	鲁国	糜	东海	松	东莞。
井	扶风	段	武威	富	齐郡	巫	平阳。
乌	颍川	焦	中山	巴	高平	弓	太原。
牧	弘农	隗	西河	山河内		谷	上谷。
车	鲁国	侯	上谷	宓	太原	蓬	北海。
全	京兆	郝	高平	班	扶风	仰	汝南。
秋	天水	仲	乐安	伊	陈留	官	河东。
宁	齐郡	仇	南阳	栾	西河	暴	河东。
甘	渤海	斜		厉	范阳	戎	江宁。
祖	范阳	武	太原	符	琅琊	刘	彭城。
景	晋阳	詹	河间	束	南阳	龙	武陵。
叶	下邳	幸	南昌	司	顿丘	韶	太原。
郗	京兆	黎	京兆	蓟	内黄	薄	雁门。
印	冯翊	宿	东平	白	南阳	怀	河内。
蒲	河东	郤		从	东莞	鄂	武昌。
索	武威	咸	汝南	籍	广平	赖	颍川。
卓	西河	蔺	中山	屠	广平	蒙	安定。
池	西平	乔	梁国	阴	南阳	鬱	。
胥	吴兴	能	太原	苍	武陵	双	天水。
闻	吴兴	莘	天水	党	冯翊	翟	汝南。
谭	弘农	贡		劳	松阳	逢	北海。
姬		申	魏郡	扶	河南	堵	河南。
冉	武陵	宰	西河	郚	新蔡	雍	京兆。
郤	济阴	璩	黎阳	桑	河南	桂	天水。
濮	鲁国	牛	陇西	寿	京兆	通	西河。
边	陈留	扈	京兆	燕	上谷	冀	渤海。
邾	荥阳	浦		尚	京兆	农	。

温太原	别天水	庄天水	晏齐国，
柴汝阳	瞿松阳	阎天水	充赞皇。
慕吴兴	连上党	茹河内	习襄阳，
宦东阳	艾天水	鱼冯翊	容燉煌。
向河南	古新安	易济阳	慎无水，
戈临海	廖巨鹿	庾颍川	终济南。
暨余杭	居渤海	衡汝南	步平阳，
都	耿高阳	满山阳	弘。
匡晋阳	国下邳	文雁门	寇冯翊，
广丹阳	禄扶风	阙下邳	东平原。
欧平阳	爻武功	沃太原	利河南，
蔚琅琊	越晋阳	夔京兆	隆南阳。
师太原	巩山阳	庠河南	聂河东，
晁颍川	勾平阳	敖谯国	融。
冷新蔡	訾渤海	辛陇西	阚天水，
那丹阳	简范阳	饶平阳	空。
曾鲁国	母河东	沙东莞	晋昌，
养山阳	鞠汝南	须渤海	丰松阳。
巢彭城	关陇西	蒯襄阳	相巴郡，
查海凌	后东海	荆广陵	红。
游广平	竺东海	权天水	广平，
盖安阳	益冯翊	桓谯郡	公。
万俟开封	司马河内，		
上官天水	欧阳渤海。		
夏侯谯国	诸葛琅琊，		
闻人河南	东方平原。		
赫连盛乐	皇甫安定，		
尉迟	公羊顿三。		
澹台	公冶，		
宗政彭城	濮阳平陵。		
淳于齐国	单于，		
太叔	申屠河西。		
公孙扶风	仲孙，		
轩辕上党	令狐太原。		
锺离会稽	宇文太原，		
长孙济阳	慕容雁门。		
鲜于太原	闾丘，		
司徒	司空。		
刁官	司寇，		
仇琅琊	督巴郡	子车。	

颀孙汝阳 端本东鲁。
巫马 公西鲁国。
漆雕东鲁 乐正，
壤驷京兆 公良。
拓拔雁门 夹谷，
宰父 谷梁西河。
晋虢郡 楚江陵 阎天水 法扶风，
汝江陵 鄢太原 涂 钦。
段干武威 百里京兆，
东郭 南门。
呼延太原 归 海薛郡，
羊舌河东 微生。
岳山阳 帅太原 缙 亢，
况 后东海 有东鲁 琴天水。
梁丘琅琊 左丘，
东门 西门。
商汝南 牟巨鹿 余 俱，
伯河东 赏吴郡 南宫。
墨梁郡 哈 谯巴西 笪，
年 爱 阳玉田 佟。
第五陇西 言汝南 福，
《百家姓》终。

千字文千字文释义

梁敕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次韵

梁，郡名，即今归德府。武帝初封梁公，进爵为王。后篡齐位，因以为国号。敕者，君令臣之辞。员外者，官有常员，于常员之外，又设是官，比于正员，故云员外也。散骑侍郎，官名，隶门下省。其官始于秦时，在乘舆左右骑而散从，无常职，汉因之，以为加官，有常侍、侍郎等号。至魏时，始插貂珥，掌规谏，又置员外焉。梁初自为散骑省，后仍隶门下，乃文学侍从之臣也。周，姓。兴嗣，名。次，比也。韵，声之谐者。盖以此千字编集成文，而比之于韵，使读者谐于口也。按《梁史》：兴嗣字思纂：陈郡项人。上以王羲之书千字，使兴嗣次韵为文，奏之，称善，加赐金帛。《太平广记》云：“梁武帝教诸王书，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揭一不重者，每字片纸，杂碎无序。帝召兴嗣谓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赏赐甚厚。”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易·乾》卦云：“天玄而地黄。”《淮南子》云，“四方上下谓之宇，往古来今谓之宙。”洪，大也。荒，草昧也。扬子云。“洪荒之世。”言天地开辟之初，其时则草昧也。0 此一节，为下十二节之纲领。

日月盈员，辰宿列张。

天地既开辟，则有日月星辰垂象于上矣。日，阳精。月，阴精。盈者，月光满也。辰青，日西斜也。月至望则盈，日过午则辰。辰者，日月所会之次，分周天为十二宫，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是也。宿者，日所躔之星也。盖日行于天，其所当度之星，取而识之，名之日宿，凡二十有八焉：东方七宿，角、亢、氏、房、心、尾、箕；北方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七宿，奎、娄、胃、昂、毕、觜、参；南方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转是也。列，陈也。张，布也。谓辰宿陈布于天也。《淮南子》云：“天设日月，列星辰，调阴阳，张四时。”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闰余成岁，律吕调阳。

日月运行于天，而辰宿纪其次舍度数。于是日行一周天，而为一日；月行二十九日有奇，与同相会，而为一月。积三月而成时，积四时而成岁焉。冬之气寒，夏之气暑。《易》云：“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言四时相代也。万物生于春，长于夏，收于秋，藏于冬。言秋冬，而春夏在其中矣。四时既定，又以其余日置而为闰。盖三十日为一月，十二月为一岁，是每岁有三百六十日也；然而天气一周，则不止于此，自今岁立春之日至来岁立春之日，共三百六十五日有奇，是每岁余五日有奇，此谓之气盈，又谓之大余。至于三十日为一月，则又不足，自今月合朔之时至来月合朔之时，约二十九日有半，故有小尽之月。积至终岁，则少五日有奇，此谓之朔虚，又谓之小余。合二者计之，则每岁余十日有奇，三岁约余一月，五岁约余二月，八岁约余三月，而春入于夏矣。积至十七岁，约余六月，而夏反为冬，冬反为夏，寒暑变易而岁不成矣。于是唐尧置为闰月，以归其余，《书·尧典》云“以

闰月定四时，成岁”是也。岁时既成，而春夏得阳气，秋冬得阴气，又恐具有差错，于是用律管以候之。《汉书·律历志》云：“候气之法，为室三重，户闭，涂衅必周密，布缊纁室中。以木为案，每律各一，内卑外高，从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苳灰抑其内端，案律而候之，气至者灰去。”若此，则节令不爽，而阴阳之气利矣。是律吕者，所以调和阴阳；言阳而不言阴者，省文以就韵也；律吕始于黄帝，命其臣伶伦，取嶰谷之竹，截以为筒，阴阳各六。六阳管为律，黄钟、大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是也。六阴管为吕，大吕、夹钟、仲吕、林钟、南吕、应钟是也。黄钟长九寸，应十一月。大吕长八寸三分有奇，应十二月。太簇长八寸，应正月。夹钟长七寸四分有奇，应二月。姑洗长七寸一分，应三月，仲吕长六寸五分有奇，应四月。蕤宾长六寸二分有奇，应五月。林钟长六寸，应六月。夷则长五寸五分有奇，应七月。南吕长五寸三分，应八月。无射长四寸八分有奇，应九月。应钟长四寸六分有奇，应十月。

云腾致雨，露结为霜。

阴阳之气既调，于是阳气则蒸而为云雨，阴气则凝而为霜露。《说文》云：“云，山川气也。”腾，升也。致者，使之至也。《释名》云，“雨，水从云下也。”盖云升于天，所以致雨，《礼记》云“天降时雨，山川出云”是也。蔡邕《月令》云：“露者，阴之液也。”结，凝也。《易·坤》卦云：“履霜，阴始凝也。”盖霜露本一物，其润泽则为露，其凝结雨为霜，《诗·秦风》云“白露为霜”是也。此言四时之中，有阳气为云雨，以生万物，有阴气为霜露，以成万物，而后岁功乃成。上句言阳，下句言阴也。

**金生丽水，玉出昆冈。
剑号巨阙，珠称夜光。**

上文言天时备矣，然后地利兴焉。地生万物，而莫贵于宝，故先言之。金，黄金也。丽水，在今云南丽江府，一名金沙江，金生水底沙中，土人淘而出之。昆，昆仑山也，在今西番。《尔雅》云：“山脊曰冈。”又云：“西北之美者，有昆仑墟之璆琳琅玕焉。”则此山出玉者也。剑，兵器。巨阙，宝剑之名。越王允常令欧冶子铸剑五：巨阙，次纯钩，湛卢，莫邪，鱼肠。珠者，蚌之精。珠之美者，入夜有光。《搜神记》云：隋侯见大蛇伤，救之，后蛇衔珠以报，夜光可以烛堂。故历世称焉。

果珍李柰，菜重芥姜。

至于草木之美者，则有李柰芥姜之属，举一二以该其余也。木实之可食者曰果。珍，重也。《本草》云，“李味酸甘，去痼热，调中。”“柰味苦，补中焦，和脾。”皆果之美者。草之可食者曰菜。《本草》云：“芥味辛，除肾邪，利九窍，明耳目。”“姜味辛，通神明，去臭气。”皆菜之美者也。

海咸河淡，鳞潜羽翔。

至于水之大者，则有河海，而虫鱼鸟兽不可胜举，总以见地之广生也。海者，众水所归之壑。《博物志》云，“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其中。总而言之，谓之四海。”海水味咸，故曰海咸。河，水名，出今西番朵甘思西鄙，有泉百余泓，名星宿海，此其源也。东北流至积石山，始入中国。又东北出塞外，又转而南入中国，至今河间府界，分为九河，而入于海，此古

道也。今则南徒，与淮合流，至淮安府界入海。河水味淡，故曰河淡。鳞，鱼甲也。潜，藏也。羽，鸟毛也。翔，飞也。言鱼藏于渊，鸟飞于天也。

龙师火帝，鸟官人皇。
始制文字，乃服衣裳。

上言天地变化，无不具备，于是人生其间，备三才之位。自洪荒之世，三皇五帝，传至三代，而后为极盛也。师，官也。太昊伏羲氏时，龙马负图出于河，因以龙纪官。《尔雅》云：“帝，君也。”上古之世，燧人氏为君，始钻木取火，教民烹饪焉。少昊氏时，有凤鸟至，因以鸟纪官。《春秋左传》云：太昊氏以龙纪官，为龙师而龙名。少昊氏以鸟纪官，为鸟师而鸟名，按史，春官为青龙氏，夏官为赤龙氏，秋官为白龙氏，冬官为黑龙氏，中官为黄龙氏。又命其臣朱襄为飞龙氏，昊英为潜龙氏，大庭为居龙氏，浑沌为降龙氏，阴康为土龙氏，粟陆为水龙氏。此太昊之官也。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分司也；伯赵氏，司至也；青鸟氏，司启也；丹鸟氏，司闭也；祝鸠氏，司徒也；睢鸠氏，司马也；鹁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鹁鸠氏，司事也。五雉为五工正，九扈为九农正。此少昊之官也。皇，大也，言其为天下之大君也，上古之世，有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是谓三皇。言人皇而不及天、地，举一以该其二也，始，初也。制，造也。上古结绳者治，伏羲始造文字，其制有六：象形、会意、假借、指事、转注、谐声是也。乃者，继事之辞。服，身之饰也，上曰衣，下曰裳。《白虎通》曰：“衣，隐也。裳，障也。所以隐形，自障蔽也。”上古之民，衣鸟兽之皮，至黄帝命其臣胡曹，始作衣裳。

推位让国，有虞陶唐。

嗣是而尧、舜，则以禅让而有天下，推，使之去已也。让，以之与人也。位，君位也。国，土地也。虞，舜氏因以为有天下之号。尧初封陶，后封唐，故称陶唐氏。陶，今兖州府定陶县；唐，今平阳府。尧在位七十载而禅于舜，舜在位五十载而禅于禹。此言尧、舜以天子之位，土地之富，推让以与人也。吊民伐罪，周发殷汤。

嗣是而汤、武，则以征诛而得天下。吊，慰也。伐，正其罪而讨之也。周，武王有天下之号。发，武王名。殷，亳都也。契封于商，其后成汤灭夏，因以为有天下之号。至盘庚迁于殷，则兼称殷。此言殷汤，据其后而言也。禹受舜禅而有天下，传四百余年，其后王夏桀无道，成汤放之南巢，而代其位。传六百余年，其后王殷纣无道，武王诛之，而代其位。此言汤、武慰安夏、商无罪之民，而诛伐有罪之桀、纣也。坊本作商，今从古本作殷。

坐朝问道，垂拱平章。

承上三节而言。朝，朝廷也。道，理也。自上至下曰垂。拱，敛手也。《书·武成》云：“垂拱而天下治。”言垂衣拱手而治也，平者，正之使不倾。章者，明之使不昧。《尧典》云，“平章百姓。”此总言上文诸君，皆坐于朝廷，访问治道，垂衣拱手，平正章明，以治天下。言其有道之形容也。

按古之人君，皆立朝以听政，至秦尊君抑臣，始有坐朝之礼。此云坐朝，亦据后世而言之耳。“朝”平声。爰育黎首，臣伏戎羌。

遏迓壹体，率宾归王。

此言其德泽之及于人者。育，养也。黎，黑也，首，头也。人首皆黑，故称民曰黎首。臣，事之也。伏，屈服也。戎者，四裔之一。羌者，西戎之一种。言上文有道之君，皆受养中国之民；至于外裔，亦能屈服而臣事之，使不叛也。上句言中国，下句言外裔。遐，远也，承上文戎羌而言。迩，近也，承上文黎民而言。体，身体也。率，偕也。宾，服也。归，往也。王，君也，《说文》云，“天下所归往也。”言远而外裔，近而中国，有道之君，视之如一身然。无远无近，皆被其泽，故民相率服从，而归往于我王也。

鸣凤在竹、白驹食场。
化被草本，赖及万方。

此言其德泽之及于物者。鸟出声曰鸣。凤，灵禽也，有道则见。《孔演图》云：“凤非竹实不食。”驹，马之小者。白，言其色。场，治谷之地。《诗·小雅》云：“皎皎白驹，食我场苗。”仁风动物曰化。被，及也。赖，利也。《春秋左传》云：“万，盈数也。”方，谓东西南北。万方，则尽乎天下矣。极言有道之君，仁德及物，如凤如驹，尽得其所，至于草木，亦皆被化，而利赖万方，无一物不蒙其泽也，古本作“在树”，今作“在竹”，从之。

右第一章。此章言天地人之道，为《千字文》之发端。首节从天地初辟之时说起，见自有天地之由来。第二节至第四节，承首节天道而言。天有日月星辰、云雨霜露，以成四时二气，见天道之大也。第五节至第七节，承首节地道而言。地之生物，有金玉珠宝之异，山川草木之盛，鸟兽虫鱼之繁，见地道之广也。第八节至第十三节，承首节宇宙而言。洪荒以来，三皇五帝三王，开物成务，以前民用，仁民爱物，以广德泽，见人事之盛也。

盖此身发，四大五常。
恭惟鞠养，岂敢毁伤。

此以下言学者修身之事。盖，发语辞。四大，地、水、火、风也。《圆觉经》云：“此身四大和合：毛发爪齿、皮肉筋骨、脑髓垢色，皆归于地；唾涕脓血、涎沫津液、痰泪精气、大小便利，皆归于水；暖气归火；动转归风。”是也。五常，仁、义、礼、智、信也。恭，敬也。惟者，专辞。鞠，即养也。岂敢，犹云不敢。毁，坏也。伤，损也。《孝经》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言此身发乃父母所鞠养，而不敢损坏也。此将言修身之事，故先言身之至重，以见其不可不修。外而形体，则有四大；内而心性，则有五常。修身者惟修其五常之德，而后能不亏四大之体。盖不敢毁伤者，在四大；而所以不毁伤者，在修其五常也。

女慕贞洁，男效才良。

虽男女有异，而五常之修一也。慕，爱也。贞洁，正而静也。效，法也。才，有能者。良，有德者。

知过必改，得能莫忘。
罔谈彼短，靡恃已长。

此与下节皆言修五常之事。改，更也。得，求而获之也。能，有诸己者也，忘，失也。言于五常而有过失，则必改之；于五常而有所能，必守而勿失也。罔者，戒之之辞。谈，言也。彼者，对己而言。短，即过也。靡，无也。恃者，矜夸之意。长，即能也。言人于五常而有过，则不低之；己于五常而有所能，则不矜之也。

信使可覆，器欲难量。

信，实也。覆，复验也。言与人约信，务为诚实，使可以复验，则言不妄矣。器，量也。量，度也。言人之器量，欲其广大，使人难以度量；恃己之长，则人得而测之矣。“量”平声。

墨悲丝染，《诗》赞羔羊。

此言修五常者，欲其纯一而不杂也。墨，姓，名翟。悲，痛而泣之也。丝，蚕所吐也。以色加素曰染。墨翟见染丝者而泣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不可不慎也。”《诗》，《召南·羔羊》之篇。赞，美之也。羔，羊之小者。羊，畜名。《诗》云：“羔羊之皮，素丝五紵。”按《诗》本义美大夫之节俭正直，此引《诗》，则但取羔羊素丝，其色之纯一耳。

景行维贤，克念作圣。

德建名立，形端表正。

景，仰也。行者，事之迹也。《诗》《小雅》云：“景行行止。”维，与惟同。贤者，能修五常之善人也。言此善人，当景仰而效法其行事也。克，能也。念，思也。作，为也。圣者，不思不勉，自合于五常之人也。《书·多方》篇云：“惟狂克念作圣。”言人能以五常之道思之于心而力行之，则可以造于圣人之域也。德，即五常之德。建，即立也。名，贤人、圣人之名也。形，体也。端，即正也。立木以示为表。形端则影亦端，表正则影亦正。言此贤圣之人，惟能建立五常之德，因以有圣贤之名，如形表之端正，则影自随之而不爽，盖修德者必有名誉，而入不可以不效法之也。“行”去声。

空谷传声，虚堂习听。

祸因恶积，福缘善庆。

空，即虚也。谷，两山中之相夹处，传，续也。堂，屋之高大者。习，重也。听者，耳所闻也。言声在空谷之中，则相传续而不已；在虚堂之中，则声发于此，响应于彼，使听者重复也。祸，灾殃也。恶，悖于五常之事也。积，累也。言恶非一端也。缘，即因也。善者，修五常之事也。庆者，善之著也。言天之降祸于人，必因其悖于五常，为恶多端而然；天之降福于人，必因其能修五常，善著于身而然也。上土 上节言人事之不爽，修德必获令名，如影之随形表；此节言天道之不爽，为恶得祸，为善得福，如响之赴声也。

尺璧非宝，寸阴是竞。

天道人事不爽如此，而人当力行其五常矣，尺，度名，十寸为尺。璧，玉之圆者。宝，贵之也。寸，亦度名。阴，日影也。竞，争也。昔禹惜寸阴，《淮南子》云：“圣人不贵尺之璧，而重寸之阴。”此言尺璧至重，而不以

为宝：惟以寸阴当争，而孜孜然修其五常，惟日不足也。

资父事君，曰严与敬。

上言五常之当修，而所谓五常者，在于人伦之内。盖仁为父子之德；义为君臣之德；长幼之有序，即礼之德；夫妇之有别，即智之德；而信又为朋友之德也。此下十四节，皆言人伦。而人伦之中，莫大于父子君臣，故又别而言之。资，藉也。事，奉也。严者，畏惮之意。敬，心无所慢也。《孝经》云：“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又云：“孝莫大于严父。”言用事父之道，即可以事君，其严惮恭敬之心则同，盖移孝以作忠也。

孝当竭力，忠则尽命。

善事父母为孝。当，合也，谓理合如是也。竭，亦尽也。《论语》云：“事父母能竭其力。”尽己之心为忠。《论语》云：“臣事君以忠。”言忠臣之事君，有死无二，尽己之命而不惜也。“孝”承上资父而言，“忠”承上事君而言。

临深履薄，夙兴温清。

上言忠孝之道，而事君即资于父，故此又专言孝也。临，莅也。深，深渊也。履，践也。薄，薄冰也。《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夙，早也。兴，起也。《诗》云：“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温者，使之暖也。清者，使之凉也，《曲礼》云：“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 。”此言严敬之实：子之事亲，谨畏小心，如临深渊而践薄冰；夙兴夜寐。冬温夏清，而后为孝也。

似兰斯馨，如松之盛。

川流不息，渊澄取映。

孝为百行之原，能孝于亲，则为有德之人矣，故设喻以赞美之。似、如，旨比也。兰，香草也。《易系辞》云，“其臭如兰。”斯，语辞。馨，香也。松，木名。盛，茂也。松至冬而不凋，故云盛。川，水之流者。流，行也。息，止也。渊，水之止者。澄，清也。映，照也。水清而可以照物也。言其德之馨香则如兰，其德之茂盛则如松。其德纯常而不间断，则如川之流而不止；其德洁清而无污染，则如渊之清而可照也。

容止若思，言辞安定。

容，貌也。止者，对作而言，一身之举动也，心所运曰思。人有思者，貌必沉静，若思者，喻其容之肃也。言，语也。辞，说也，言之成文者也，安定，亦沉静之意。《曲礼》云。“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言有德之人，其貌、言如是也。

笃初诚美，慎终宜令。

笃，厚也。初，始也。诚，信也。美、令，皆善也。慎，谨也。终者，事之成也。宜，当也。言人有德者，能厚之于始，信为善矣；又当谨之于终，而后为德之成也。盖人少则慕父母，诚厚于始也。及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善于终者鲜矣。惟终身慕父母者乃为大孝，故勉

人修德，当终如其始也。

荣业所基，籍甚无竟。
学优登仕，摄职从政。

上言孝成而德备，事父之道尽矣，然后可资之以事君焉。此以下言事君之事。荣，显荣也。业，事业也，即下“摄职从政”，仕者之事也。基，本也。籍者，有声誉也。甚，太过也。《汉书·陆贾传》云：“名声籍甚。”竟，已也。学，讲习讨论也。优，有余也。登，升也。仕，为官也。摄，治也。职，官所掌之事也。从，就也。政，国政也。言能孝而有德，则异日事君显荣之业，皆本于此。盖孝德之人，必有名誉以闻于上，籍甚而不已焉。又必俟学古有获之后，知所以致君、知所以泽民，然后可升于朝而为官，而治理政事也。《论语》云：“学而优则仕。”

存以甘棠，去而益咏。

存，留也。甘棠，木名，《草木疏》云：“今棠梨也。”去，离也。而，转语辞。益，增也。咏，歌也。昔召公循行南国，尝止于甘棠树下，后人思其德，因爱其树而不忍伐。其诗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言人臣之事君，必当体君心以爱民，亦如召公之去南国而人思慕之，留所止之树而不伐，愈歌咏于无穷也。

乐殊贵贱，礼别尊卑。

上言父子君臣之伦，至此又推其类而尽言之，因以此二语为发端。言五伦之中，有贵有贱，有尊有卑，而先王制礼作乐，所以殊异而分别之也。

上和和睦，夫唱妇随。

上，即尊贵者。下，即卑贱者。和，谐也。睦，亲也。言五伦虽有贵贱尊卑上下之不同，而皆以和谐亲睦为善也。五伦之中，始于夫妇。夫者，男子之称。《尔雅》曰：“女子已嫁曰妇。”妇之言服也，服事于夫也。唱，导也。随，从也。夫理外事，导之于前；妇为内助，从之于后也。

外受傅训，入奉母仪。
诸姑伯叔，犹子比儿。

此推父子之伦而广言之。外者，出而在乡党之间。受，承也。傅，师也。训，教也。入，进也，进于家内也。奉，亦承也。仪，范也。言外而在乡党，则承师之教训；入于其家，则奉母之仪范也。诸，众也。父之姊妹曰姑。父之见曰伯。父之弟曰叔。犹，同也。比，并也。《礼·檀弓》篇云：“兄弟之子，犹子也。”言兄弟所生之子，与己子同，而得比并于儿也。上文止言资父，而父子之伦有所未尽。与父同尊者，有师焉；与父同亲者，有母焉；以及诸姑伯叔，皆从父以推者也。至于兄弟之子，则从予以推者也。而父子之伦全矣。古者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是也。

《礼·檀弓》篇云：事亲服勤至死，致丧三年。事君服勤至死，方丧三年。事师服勤至死，心丧三年。盖师与父并重。后世师道不讲，唐韩愈作《师说》，举世皆非之，风之不古也久矣。

孔怀兄弟，同气连枝。

此言兄弟之伦。孔，大也。怀，爱也。《尔雅》云：“男子先生为兄，后生为弟。”同，共也。气，父母之气也。连，合也。木生条曰枝。言兄弟当大相友爱。益形虽分，而同受父母之气，犹木有歧枝，本合于一枝也。

交友投分，切磨箴规。

此言朋友之伦。交，相合也。友，朋友也。投，托也。分，情分也。切，割也。磨，砺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复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复磨之。《诗·卫风》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喻为学者已精而益求其精也。有所讽谕以救其失者为箴。规，戒也。”言朋友之合，以情相托；平日为学，则切磋琢磨，相勉以求其精；至于有过，则讽谕规戒，相救以正其失也。“分”去声。

仁慈隐恻，造次弗离。

上言五伦备矣，而五常之德，犹未明指之也，故于此详言之。此言仁之德也。仁者，心之德，爱之理。慈，爱也。隐，痛之深也，恻，伤之切也。《孟子》云：“恻隐之心，人皆有之。”造次，急遽苟且之时。弗者，禁止之辞。离，去也。言仁主于爱，而遇不忍之事，则伤之切而痛之深，此乃人之本心，虽当急遽苟且之时，而不可舍去也。按仁、义、礼、智、信为五常之德，而仁、义为大，故明指之，犹上文五伦亦以君臣父子为大也。然仁、义二者，而仁包四德，尤大于义，故又别而言之，犹上文君父并重，而事君之道资于事父，又以孝为本也。虽其文有详略，而现实贯通，先后差次截然不紊，读者宜熟玩之。

节义廉退，颠沛匪亏。

此言义礼智信之德。有所守而不变，谓之节：信之德也。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廉，有分辨，智之德也。退，谦让也，礼之德也。颠沛，倾覆流离之际；匪，非也，亦禁止之辞。亏，缺也。言义礼智信之德皆人所不能无；虽当倾覆流离之际，而不可亏缺也。”《论语》云：“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性静情逸，心动神疲。

此总上文五常之德而言，盖天以仁义礼智信之德，赋之于人为性。情者，性之发也。心，载性者也。神者，心之灵也。静者，止于五常而不动也。逸，安也。反于静者为动。疲，劳之极也。言人之修五常者，其性止于仁义礼智信，而所发之情皆安；其不修五常者反是，心为外物所动，而劳敝其神也。

守真志满，逐物意移。

守，操守也。真者，性之正也。言仁义礼智信乃人之真性也。心之所之谓之志。满，足也。逐，引之而去也物，外物，声色嗜欲之类，所以动其心者。意者，心之所发也。移，即动也。此申上节而言。性静情逸者，守其仁义礼智信之真性，为能充满其志，而无所亏欠；心动神疲者，盖为声色嗜欲外物所动，引之而去，而意以移，因不能守其五常也。

坚持雅操，好爵自縻。

此又总承上文而结言之。坚，固也。持，即守也。谓之坚持，必性静情逸，守其真而志满，不逐于外物而心动神疲也。雅，常也。操者，所守之德，即五常也。好，美也。爵，位也，縻，系也。言人能固守五常，则为有德之人，王者必举而用之，而美位自系于其身矣。《易·中孚》卦云：“我有好爵，吾与尔縻之。”此言自縻，谓己之修德所致，即自求多福之意，所以深勉乎人也。“操”去声。

右第二章。此章言君子修身之道。惟修其五常，则不毁伤其身，因推类而举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伦，为五常所属，终则指仁义礼智信之五德，而勉人固守之也。

都邑华夏，东西二京。
背邙面洛，浮渭据泾。

此以下言王者之事。此言王者京都之大也。《帝王世纪》云：“天子所宫曰都。”邑，县也，又王都亦称邑。《诗·商颂》云：“商邑翼翼。”此所谓邑，乃王都之邑也。华，文明之象，夏，大也。中国谓之华夏，言其文明而大也。京，亦大也，王者所居之国也。周之成王，营洛邑为王城，及平王东迁，居焉，东汉光武亦都之，谓之东京，即今河南府是也。周之武王都于镐京，秦都于咸阳，西汉都于长安，谓之西京，即今西安府是也。背，后也，在国之北。面，前也，在国之南。邙，山名，北邙山也，在今河南府城之北。洛，水名，源出今商州洛南县家岭山，东流经河南府城之南，又东至巩县入河。此句承上东京而言，邙山在东京城北，洛水在东京城南也。浮，泛也。据，依也。渭，水名，出今临洮府渭源县鸟鼠山，东流至西安府华阴县入河。泾，水名，出今平凉府峽头山，东南流至西安府高陵县入渭。此句承上西京而言，西京左泛渭流，而右依泾水也。盖言王者之都，以二京为最；而二京之山川形胜如此也。

宫殿盘郁，楼观飞惊。
图写禽兽，画彩仙灵。
丙舍傍启，甲帐对楹。
肆筵设席，鼓瑟吹笙。
升阶纳陛，弁转疑星。
右通广内，左达承明。

此言王者宫室之壮。《尔雅》云：“宫谓之室。”古者以宫为室之通称，后世专以称天子之室焉。殿，堂之高大者，秦始皇始作之。盘，屈曲之貌。郁，茂盛之貌，楼，《悦文》云：“重屋也。”《尔雅》云：“观谓之阙。”《释名》云：“观者，于上观望也。”皆屋之最高者也。飞，鸟飞也。《诗·小雅》云：“如翬斯飞。”惊，骇也。言楼观之高，势若飞然，而骇人之目也。图、写，皆画也。飞曰禽，走曰兽。以五色状物之形曰画。彩，色也。《释名》云：“长生不死曰仙。”灵，神也。言此宫殿楼观之中，皆以彩色图画飞禽走兽及神仙之形于内也。丙，干名。舍，屋也。《天官书》云，亥为天门，巳为地户。丙舍于巳，故凡地户俱称丙舍。魏锺繇帖云：“墓田丙舍。”傍，侧也。启，开也。言丙舍之门，开于其侧也。甲者：干之首。帐，《释

名》云：“张也。张施床上也。”《汉武故事》云：“上以琉璃、珠玉、明月、夜光，杂错珍宝为甲帐，其次为乙帐。”对，当也。楹，柱也。肆，陈也。设，置也。重曰筵，单曰席。古人藉地而坐，筵、席皆坐之具也。鼓，动之也。瑟，乐器，状如琴，有二十五弦。以口嘘气曰吹。笙，亦乐器，以匏为之，列管于匏之中，又施簧于管端以出其声也。升，登也。阶，级也。纳，入也。陛，即阶也。堂之高者去地远，故设阶陛，所以升堂者也。弁，冠名。《白虎通》云：“弁之为言攀，持发也。”有爵弁、韦弁、皮弁等制。转，动也。疑，似也。《诗·卫风》云：“会弁如星。”此句承上阶陛而言，登阶入陛者，其弁动移如星之多，则阶陛之广可知，甚言以形容之也。言舍之以丙为次者，其门开于侧，当柱则施甲帐，又陈设筵席，而作乐于其间，其阶陛之广，登纳者弁若星然，不可胜数也。东为左，西为右。通，即达也。广内、承明，皆殿名。《三辅黄图》云：“建章宫中，西则广内殿。”又云：“未央宫有承明殿。”此二句，总上文而言宫室之大，其右则直通于广内。其主则直达于承明也。“观”去声。

既集《坟》《典》，亦聚群英。

言此宫殿楼观之中，《坟》《典》藏焉，群英会焉。既者，已事之辞。集，即聚也，《坟》，《三坟》也。《典》，《五典》也。《三坟》，载三皇之事者也。《五典》，载五帝之事者也。《春秋左传》云：“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书莫古于《坟》《典》，故举此以该群书也。亦，又也。群，众也。才德出众之人谓之英。此节为下六节纲领。

按古《三坟》已不可考。至宋元丰中，张商英得于唐州北阳民家，其书为《山坟》《气坟》《形坟》三篇，言多诞妄，盖伪书也。《五典》，即《书经》《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益稷》五篇。

杜稿锤隶，漆书壁经。

此节承上文《坟》《典》而言，见书籍之多也。杜，杜度也。锤，锤繇也。稿，草稿也，凡作文稿多用草书，故谓草书为稿。汉章帝时，杜度善作草书。隶，贱者之称。秦始皇时，程邈始变古文篆书为隶，以其简捷便于徒隶，故谓之隶，魏锤繇善作此书。漆，木液可饰器者。古人无墨，以漆书字于竹简之上。书者，载籍之通称。壁，墙也。经，《六经》，《易》、《书》、《诗》、《礼》、《乐》、《春秋》是也。此所谓经，乃《书经》也。始皇焚书时，孔子八世孙腾，藏《书经》于壁中，至汉时，鲁共王坏孔子旧宅得之，谓之《古文尚书》。言书籍之多，有草书者，有隶书者，有漆书者，有若壁中之古文者，盖篆书，不可胜数也。按隶书即今真书。《书苑》云：“割程邈隶，取二分，割李斯篆，取八分，为八分书。”则今之称隶者，八分书也；古之称隶者，乃真书也。又《唐六典》：校书郎正字体有五，四曰八分书，石经碑碣所用；五曰隶书，典籍表奏公私文疏所用。则隶之为真书，无疑矣。

府罗将相，路侠槐卿。
户封八县，家给千兵。
高冠陪辇，驱毂振纓。
世禄侈富，车驾肥轻。

自此以下五节，俱承上文群英而言。此节言群英禄位之尊富也。府，《风俗通》云：“聚也。”公卿牧守之所聚也。罗，列也。将相，文武臣也。路，道路也。侠，与夹同。《周礼》六卿，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也。”汉九卿，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鸿胪、宗正、司农、少府也。《周礼》建外朝之法，面三槐，三公位焉；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言槐而不言棘，言卿而不言公孤大夫，省文也。户，民家也。封者，使食其所入也。县，《释名》云：“悬也。悬于郡也。”家，将相公卿之家也。给，予也。兵，士卒也。陪，侍也。辇，天子之车也。驱，驰之也。毂，车轮也。振，动也。纓，冠系也。驱毂承上陪辇而言，振纓承上高冠而言。父子相继为世。禄，俸也。言此将相公卿之子孙，皆得食祖父之禄，而世世相承也。侈，奢也。富者，饶于财也，驾，《说文》云：“马在轡中也。”肥，《说文》云：“多肉也。”轻，疾也。肥言其马，轻言其车也。言此群英在将相公卿之位者，其所封之户，有八县之广，而给其家者，有千兵之多。出则驱其车轮，以侍天子之辇而行，而所戴之高冠，以车驰而振动其纓，其冠服之美盛如此。至于子孙，亦得世食其禄，奢侈富足，驾肥马而乘轻车也。按自秦罢封建，汉初复分王子弟，后惩七国之祸，膺封爵者。止食其邑之户。然东汉吴邓之功，所封不过四县；晋惟羊祜得封五县。兹云八县，未知何所指也。又重臣之有勋德者，给兵以为从卫，其数多寡不同。如晋卫瓘、陆玩等，皆给千兵，恩礼之盛，无逾此矣。“将”“相”并去声。

策功茂实，勒碑刻铭。
磻溪伊尹，佐时阿衡。
奄宅曲阜，微旦孰营？
桓公匡合，济弱扶倾。
缔回汉惠，说感武丁。
俊乂密勿，多士寔宁。

此下四节亦承上群英，而杂举其人以实之。策，谋画也。《说文》云：“以劳定国曰功。”茂，盛也。实者，对名而言，谓实有其功也。勒，即刻也。碑，《说文》云：“竖石以纪功德也。”铭，纪也，《释名》云：“纪名其功也。”此所谓铭，即碑铭也；盖叙述其功而为文以刻于碑，于文之末又为韵语以赞美之，是谓之铭。言此群英不但禄位尊富，其所谋画，实有定国之功，勒于碑而刻于铭，如下文诸人是也。磻溪，太公望所钓之处，在今凤翔府宝鸡县东南，旁有太公石室存焉。伊，姓。尹，字也：成汤之相。佐，辅也。时，世也。阿衡，商之官名，伊尹为之。阿，倚也。衡，平也。言天下倚赖以平治者也。《诗·商颂》云：“实惟阿衡，实左右商王。”奄，取也。宅，居也。曲阜，地名，周公之所封，即鲁国也，今兖州府曲阜县。微，无也。旦，周公名。孰，谁也。营，造也。言取曲阜而居之，非周公旦之功，谁能造此鲁国之封也。桓公，齐君，名小白。《谥法》：“辟土服远曰桓。”匡，正也，正天下之乱也。合，会诸侯也。《论语》云：“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济，救也。弱，兵力少也。扶，持也。倾，危也。诸侯之弱者救之，危者持之也。缔，四皓之一。回，还也。秦时有四皓，避乱于商山，汉高祖招之不至。后高祖欲易太子，张良乃聘四皓与太子游。高祖见之曰：

“羽翼已成，难以动矣！”由是得不易。及高祖崩，太子立，是为汉惠帝。《谥法》：“柔质慈民曰惠。”四皓者，绮里季、东园公、夏黄公、角里先生，举一以该其三也。言汉惠将废，以四皓而得还太子之位也。说，传说也，感，格也。武丁，商之贤君，梦上帝予以良粥，觉而图其形，以旁求天下，于傅岩之野得说，貌与梦符，乃举为相，商道中兴。言传说之贤，感武丁于梦中也。千人之英曰俊。百人之英曰 。《书·皋陶谟》云：“俊义在官。”密勿，黽勉之意。《诗·小雅》云：“黽勉从事。”《汉书·刘向传》引之云“密勿从事”。多，众也。《汉志》云：“学以居位曰士。”寔，《韵会》云：是也。与实不同。宁，安也。《诗·大雅》云：“济济多士，文王以宁。”言群英之策功者，亦如太公、伊尹，有输世平治之功：周公有佐周肇封之功；齐恒有济弱扶倾之功；四皓有定储之功；传说有中兴之功。此皆千人之俊，百人之父，黽勉辅治，而君赖是多士以宁也。“阿”平声，“说”音悦。

**晋楚更霸，赵魏困横。
假途灭虢，践土会盟。**

此亦承上群英而言。五霸不独齐桓，又有晋文与楚庄焉。晋、楚，皆国名：晋，今山西。楚，今湖广皆其地。更，代也。霸者，诸侯之长。言晋、楚继齐桓之后，相代而为诸侯之长也。五霸有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言晋、楚而不言秦、宋，省文也。赵、魏，皆国名，赵都邯郸，今赵州。魏都大梁，今开封府。困，病甚也，横，汪横也。战国时，苏秦说六国诸侯，合从以拒秦；后张仪又说六国诸侯，连横以事秦。言六国诸侯，为合从连横所困也。言横而不言从，省文也。六国有赵、魏、韩、齐、楚、燕，举二以该其余也，假，借也。途，路也；灭，亡也。虢，国名，今陕州。晋献公欲伐虢，道经于虞，用谋臣荀息计，以垂棘之璧、屈产之马遗虞君，假道于虞以灭虢；师还，并袭虞灭之。践土，地名，在今开封府荥泽县西北，有践土台，会者，合诸侯也。盟，誓约也，歃血以结信也。《曲礼》云：诸侯相见于郤地曰会，莅牲曰盟，僖公二十八年，晋文公会诸侯盟于践土；此举晋事，以该五霸六国，言皆用诈谋以胜人也。此节言五霸有谋臣，七雄有策士，亦群英之可概见者也。“更”平声。

何遵约法，韩弊烦刑。

此言群英之任名法者，何，萧何也。遵，奉也。约，要约也。法，即刑也。汉高祖初入关定秦，与父老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秦苛法。后以为不足御奸，又令萧何摭秦法，作律九章。言萧何之制汉律，奉高祖之约法而为之也。韩，姓，名非。弊，困也。烦，苛也。韩非为刑名之学，李斯谮之，死于秦狱。言以烦刑而自困也。

**起翦颇牧，用军最精。
宣威沙漠，驰誉丹青。**

此言群英之建武功者。起，白起也；翦，王剪也：皆秦良将。颇，廉颇也；牧，李牧也：皆赵良将。军，兵也，万二千五百人为军。最，极也。精，善也。宣，布也。威，兵威也。沙，《说文》云：“水散石也。”漠，广大

也。北方之地皆沙，不生草木，一望广大，故谓之沙漠。驰，马疾行也。《左传》杜注云：“马曰驰，步曰走。”誉，声名也。丹、青，皆采色，图画之所用也。言其声名驰于图画之间，如汉宣画功臣于麒麟阁，汉明画功臣于云台之类。言此四人，极善用兵，而布威于北方沙漠之地，其名誉之远驰，至于图画其像而不忘也。以上四节，皆言群英之盛，如殷之有伊、傅，周之有旦、望，汉之有四皓。而又广而言之，如五霸七雄之有谋臣策士，任名法者如萧何、韩非，建武功者如起、翦、颇，牧，亦不可胜数也。

九州禹迹，百郡秦并。
岳宗泰岱，禅主云亭。
雁门紫塞，鸡田赤城。
昆池碣石，巨野洞庭。
旷远绵邈，岩岫杳冥。

此节言王者土地之广。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也。禹，夏王。迹，足迹也。《书·立政》云：“以陟禹之迹。”自黄帝始分天下为九州，至虞舜又分为十二州，及禹平水土，复为九州，而三代因之。言九州为夏禹所立，皆其足迹之所至也。百郡：京兆、左冯翊、右扶风、弘农、河东、河内、河南、颍川、汝南、沛、梁、鲁、魏、巨鹿、常山、清河、赵、广平、真定、中山、信都、河间、东、陈留、山阳、济阴、太山、城阳、淮阳、东平、琅琊、东海、临淮、楚、泗水、广陵、六安、平原、千乘、济南、齐、北海、东莱、淄川、胶东、高密、南阳、南、江夏、桂阳、武陵、零陵、长沙、庐江、九江、会稽、丹阳、豫章、汉中、广汉、蜀、犍为、越隩、益州、牂牁、巴、武都、陇西、金城、天水、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安定、北地、太原、上党、上、西河、五原、云中、定襄、雁门、朔方、涿、渤海、代、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玄菟、乐浪、广阳、南海、郁林、苍梧、交趾、合浦、九真、日南，凡百有三。言百郡者，举大数也。秦，国名，今陕西皆其地，并者，合为一也。上古至三代，皆封建诸侯，以分治天下。至秦始皇时，灭六国，并天下为一，于是罢封建，分天下为三十六郡。至汉时，又分为百郡。言汉之百郡，乃秦所并也。岳，五岳：东岳太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也，宗，尊也。泰岱即太山，在今泰安州北。五岳太山为尊。《书·舜典》云：“至于岱宗。”禅，封禅也：于太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谓之封；又于太山之下小山上除地为，以祭地，谓之禅。主，依也。云、亭，皆山名。云云山，在今泰安州东南，亭亭山，在今泰安州南。皆太山之下小山也。言封太山者，其禅，则依于云、亭两山也。《史记·封禅书》云：“昔无怀氏封太山，禅云云。伏羲氏封太山，禅云云。神农氏封太山，禅云云。炎帝封太山，禅云云。黄帝封太山，禅亭亭。颛顼封太山，禅云云。帝誉封太山，禅云云。尧封太山，禅云云。舜封太山，禅云云。汤封太山，禅云云。”雁门，关名，在今大同府马邑县东南。紫塞，即长城也。秦始皇筑长城，西起临洮，东至朝鲜，其长万里，土色皆紫，故称紫塞。鸡田，驿名，在今冀州。赤城，古 尤所居之处，在今宣府。昆池，即滇池，在今云南府城南，一名昆明池。碣石，山名，在今水平府昌黎县西北。巨野：泽名，在今兖州府巨野县东，今已涸。洞庭，湖名，在今岳州府城西南。旷，阔也，绵貌，远貌。石窟曰岩。山穴曰岫。杳，深也。

冥，昏暗也，言王者土地广大，九州百郡，皆其所有；丽于其中，又举土地之显著者，以言其盛。如封禅之有太山、云、亭，关有雁门，城有紫塞、赤城，驿有鸡田，池有昆明，山有碣石，泽有巨野，湖有洞庭，皆旷阔遥远，绵邈而无穷极；其山之岩岫，亦深杳昏冥而不可测也。“并”平声。“禅”音善。

右第三章。此章言王天下者，其京都之大、宫阙之壮、典籍之盛、英才之众、土地之广如此。

治本于农，务兹稼穡。
俶载南亩，我艺黍稷。
税熟贡新，劝赏黜陟。

此以下言君子治家处身之道。此节言治家者以本富为重也。治，治生也。本，根本也。于，语辞，农：治田也。《汉志》云：“辟土植谷曰农。”务，致力也。兹，此也。种五谷曰稼。敛五番曰穡。俶，始也。载，事也。南，方名。《司马法》云：“六尺为步，步百为亩。”秦制以二百四十步为亩，今因之。我，自己也。艺，种植也。黍、稷，皆谷名。谷有五：稻、黍、稷、麦、菽也。此二句皆《诗》词，而作者引之也。自上取下曰税。自下献上曰贡。熟者，谷之成也。《孟子》云：“五谷熟而民人育。”初成曰新。《论语》云：“新谷既升。”劝，勉也，盖劝农也。赏，褒而赐之也。黜，退之也。陟，进之也。言治生者必以力田为根本，而专务于稼穡。其始也，有事南亩，而种植黍稷；及其成熟，以之输纳贡税。劝农而赏劳之，因以计其岁功，而退其惰者，进其勤者，使之各勉于农事也。“俶载”二句，主稼而言，“税熟”二句，主穡而言。

孟某敦素，史鱼秉直。
庶几中庸，劳谦谨敕。
聆音察理，鉴貌辨色。
贻厥嘉猷，勉其祗植。

此节言处身者以敬慎为要也。孟子，名轲。敦，尚也。素，精纯也。史，官名。鱼，卫大夫，名魋，字子鱼。秉，执也。《论语》云：“直哉史鱼。”庶几，近辞。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劳，勤也。谦，恭逊也。《易》曰：“劳谦，君子有终吉。”谨，慎也。敕，戒也。聆，听也。音者，人声，谓言也。察，审之也。鉴，观也。貌，容貌也。辨，别也。色，颜色也。贻，遗也。嘉，善也。猷，谋也。祗，敬也。植，立也，言处身者，当如孟子之精纯，史鱼之正直，庶几近乎中庸。而勤劳谦逊，谨慎戒敕，听言则审其是非，观人则辨其邪正，皆以致其慎也。如是则可以无过，而所遗者皆善谋，勉于敬畏，而此身植立于不倾矣。此与上节，为一章之主。以下十七节，或言处身，或言治家，皆推广此意。元本斥书孟子之名，后学读之未安，今僭改曰某，而于分注中著之。

省躬讥诫，宠增抗极。
殆辱近耻，林皋幸即。

两疏见机；解组谁逼。

此节言见几之哲，亦处身之道也。省，即察也。躬，身也。讪，讪诮也。诫，儆戒也。宠，尊荣也。增，益也。抗者，并于上也。极，至也。殆，即近也。辱，即耻也，皆羞愧之意。《尔雅》云：“野外谓之林。”皋，《汉书·贾山传》注云：“水边地也。”幸，侥幸也。即，就也。疏，姓也。两疏，疏广、疏受也。汉太子太傅疏广、太子少傅疏受，以年老辞位而归，人皆高之。目有所睹曰见。机几古通用，微也。《易·系辞》云：“几者动之微，君子见机而作，不俟终日。”解，脱之也。组，绶类，印绶也。谁，何也。逼，迫之也。言人当以讪诮儆戒之事以自省察其身，而可诮可戒者，莫甚于尊荣之过，以上抗于至极，盖位高者身危，必至贬斥削逐，而耻辱之事将及矣。及此时而退就林皋，则可以幸免于祸，如汉之两疏，见几而作，解脱组绶，辞位而去，何人迫之而使然哉？良由其自甘恬退故耳。则君子当鉴于止足之分，以远耻辱也。此亦“无道则隐”之意。

索居闲处；沈默寂寥。
求古寻论，散虑逍遥。
欣奏累遣，戚谢欢招。

索，萧索，独处也。居，即处也。《礼记·檀弓》云：“离群而索居。”闲，有余暇也。沈，晦也。默，静也。寂寥，空虚之貌。皆所以形容其闲索也。求，觅也。古，往世也。寻，即求也。论，辨议也。散，解也。虑，思也，逍遥，游息也。《诗·小雅》云：“于焉逍遥。”欣，喜也。奏，进也。累，挂系也。遣，驱之使去也。戚，优也。谢，绝之也。欢，亦喜也。招。召之使来也。承上节而言。甘恬退而即林皋者，处于萧索闲散之地，沉静晦默，虚空无人，盖远于朝市之喧杂也。乃以其暇日，考求往世典籍，搜寻辨论，以解散其思虑，而逍遥自适其心。则日进于欣喜，而凡可欢者，皆召之而使来！至于可优之事，一无挂系于中，皆驱之使去而谢绝之。盖辞位则无忧国忧民之衷，而但有林皋可悦之趣也。此一节，又为下二节之纲领。“闲”音娴。

渠荷的历，园莽抽条。
枇杷晚翠，梧桐蚤凋。
陈根委翳，落叶飘飘。
游鹄独运，凌摩绛霄。

此承上索居闲处而言，乃林皋之景物也。渠，沟也。荷，芙蕖也。《尔雅》云：“其茎茄，其叶荷，其本密，其华菡萏，其实莲，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的历，光彩烂灼之貌。吴苏彦《芙蕖赋》云：“映的历于朱霞。”《说文》云：“树果曰园。”莽，茂草也，抽，拔也。条，枝也。枇杷，果名，其叶四时不调，晚，岁暮也。翠，鸟名，其羽青，故以青色为翠。梧桐，木名。凋，叶落也。梧桐应秋之候，立秋节至，一叶先坠，故云早凋。陈，故也。根，草木之本也。委，弃也。翳，自毙者也。《诗·大雅》云：“其菑其翳。”落，衰谢也。飘飘，风动物也。《尔雅》云：“回风为飘。”鹄，

鸟名。运，转动也。凌，出其上也。摩，迫也。绛，赤色。霄，《尔雅》云：“近天气也。”言林皋之中，渠有的历之荷，园有抽条之莽。枇杷则岁暮而犹茂，梧桐则当秋而先零。根之陈腐者，委弃而自毙；叶之衰谢者，随风而飘飏。至于鸚鸟之游，独运转于天际，凌虚摩空，而在绛霄之上。其草木禽鸟之美如此，见索居闲处之乐也。

耽读玩市，寓目囊箱。

此承上求古寻论而言。耽，溺也。读，习其文也。玩者，熟观之也。市，《说文》云：“买卖之所也。”汉王充家贫无书，尝游洛阳书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记忆，寓，寄托也。囊，《说文》云：“囊也。”有底曰囊，无底曰囊。箱，竹器。皆所以贮书者也。言求古寻论者，其志之所好，加王充之耽于读书，至适市以玩其文：，而目所寄托，惟囊箱中所贮之书籍也。

易 攸畏，属耳垣墙。

此言言语之谨，亦处身之道也；易，忽也。，轻也。《诗·大雅》云：“德如毛。”攸，所也。畏，惧也。属，进也。垣，即墙也。《诗·小雅》云，“君子无易由言，耳属于垣。”言勿以言语为轻忽，此正所当畏者，虽隔垣墙，而听者连属其间矣；出我之口，即入人之耳，可不畏哉。“易”去声。

具膳飧饭，适口充肠。

饱饫烹宰，饥厌糟糠。

亲戚故旧，老少异粮。

此下十节，皆言治家之道，盖推其类而广言之。此言饮食之节也。具，办也，膳，食也，飧，吞也。熟谷而荐之为饭。适，便也。充，满也。饱，食多也。饫，即厌也。烹，煮也，以物调和食味也。宰，屠杀也。饥，饿也。厌，足也。糟者，酒之滓。糠者，米之皮。《汉书·食货志》云：“贫者食糟糠。”亲戚，姻眷也。故旧，昔所知识之人也。老，年长者。少，年幼者。异，分别之也。粮，食也。言办膳以为食者，惟欲适于口，以满其腹而已。故饱则虽有肥甘，亦厌饫而不能食；饥则虽糟糠之粗，亦自以为足。然则亲戚故旧之老者少者，当分别其食，盖老者非肉不饱。少者粗粝可充，不可无节也。“少”去声。

妾御绩纺，侍巾帷房。

纨扇圆絜，银烛炜煌。

昼眠夕寐，蓝笋象床。

此言寝处之安。妾，次于妻者。《礼记·内则》篇云：“聘则为妻，奔则为妾。”《六书正讹》云：“从立从女，侍侧之义。”御，即待也。绩，缉麻也。纺，《说文》云：“网丝也。”巾者，蒙首之衣。《释名》云：“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春秋左传》，嬴氏对晋太子曰：“寡君使婢子待执巾栉。”帷，《释名》云：“围也。以自障围也。”《说文》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房，室也。齐地之绢曰纨，扇者，招风之物，《方言》

曰：“自关而东谓之箠，自关而西谓之扇。”纨扇，以纨为扇也。圆，言其形。絜，与洁同，又约束之义。《尔雅》云：“白金谓之银。”烛，蜡炬也。《穆天子传》云：“天子之宝，璿珠烛银。”郭璞云：“银有精光如烛也。”炜煌，火光炫耀之貌。昼，日中也。眠，卧也。夕，暮也。寐，昧也，目闭而神藏也。《庄子》云：“其寐也魂交。”蓝，染青之草。笋，竹萌也。《书·顾命》云：“敷重笋席。”盖以弱竹为席也。象，兽名，其牙可以饰器。床，《说文》云，身之安也。《释名》云：“人所卧曰床。”言妾御之职，以绩麻纺丝为事，而执侍中栢于帷幕房室之内。以纨为扇，而团圆约束；有烛如银，而光焰炜煌。昼之所卧，夕之所寝，有蓝色之笋席与象牙所饰之床，其美如此。

弦歌酒宴，接杯举觞。
矫手顿足，悦豫且康。

此言宴会之乐。弦，丝乐也，琴瑟之属。歌，唱也。《论语》云：“闻弦歌之声。”《战国策》云：“帝女仪狄作酒。”宴，置酒以会客也。接，受也。杯、觞，皆酒器。举，动也。矫，高举之貌。以足著地曰顿。悦、豫，皆喜也。且，语辞。康，安乐也。言作乐置酒，以宴宾客，而捧杯觞者则高举其手，闻弦歌者则以足顿地而为之节，其心喜乐而安康也。

嫡后嗣续，祭祀烝尝。
稽顙再拜，悚惧恐惶。

此言祭祀之礼。嫡，妻所生之子也。后，承祖父之宗者也。嗣，继也。续，接也。《诗·小雅》云，“似续妣祖。”以饮食享其先人，曰祭祀。烝、尝，皆祭祀之名。《礼记·王制》云：“春曰禘，夏曰禘，秋曰尝，冬曰烝。”言烝尝而不言的禘，省文以就韵也。顙，额也。稽顙，以额至地也。再，重也。拜，以手伏地也。《礼记·檀弓》云：“稽顙而后拜。颀乎其至也。”悚、惧、恐、惶，皆畏怖之意，甚言其敬之至也。言嫡子而为后者，以继续其祖父，而修四时祭祀之礼，其祭必敬，以首叩地，重之以拜，所以深致其敬畏也。

笈牒简要，顾答审详。

此言应酬之方。笈，《说文》云：“表识书也。”书版曰牒，《说文》云：“札也。”简，略也。要，约也。顾，叵视也。答，对也。审，熟察也。详，备也。言与人酬接者，以笔札对人，则撮其要略，使览者不烦；以言语对人，则熟察其理而备言之，使听者周知也，虽详略不同，而各有其方如此。

骸垢想浴，执热愿凉。

此言人情之宜。骸，身体也，《庄子》云：“百骸九窍六藏，赅而存焉。”垢，污秽也。想，思也。浴，澡身也。执，持也。热，《释名》云：“蒸也。如火所烧蒸也。”愿、欲也。凉，寒气也。《诗·大雅》云：“谁能执热，逝不以濯。”言身之污秽者，则思澡洗以洁之；执持热物者，则欲寒气以解之：皆人情之所同然者也。

驴骡犊特，骇跃超骧。

此言畜产之蕃。《曲礼》云：“问庶人之富，数畜以对。”即此意也。驴，《说文》云：“似马，长耳。”骡，《说文》云：“驴父马母也。”犊，《说文》云：“牛子也。”特，牛父也。骇，惊也。跃，跳也。超，跃而过也。骧，腾跃也。言此四畜，惊骇跳跃，其材可用，居家者所不可无也。

诛斩贼盗，捕获叛亡。

此言御患之术。诛，戮也。斩，杀也。《春秋左传》云：“杀人不忌曰贼。”又云：“窃贿为盗。”捕，擒也。获，得也。叛，背也。亡，逃也。言御患者于攻劫窃盗，则必诛戮斩杀之，有背叛而逃亡者，则必追擒而得之，然后可无患也。

布射僚丸，嵇琴阮啸。
恬笔伦纸，钧巧任钧。
释纷利俗，並皆佳妙。

此言器用之利，伎艺之精，处家者皆不可不备也。布，吕布也。射，发矢也，刘备与袁术相攻，吕布曰：“布不喜合斗，但喜解斗耳。”令树戟于营门，言：“诸君观布射戟小支，一发中者，诸君当解去。”即举弓射戟，正中小支。僚，熊宜僚也，丸，弹也。宜僚善弄丸，八者常在空中，一者在手。嵇，姓，名康。本姓奚，以避怨，移家于谯国铚县嵇山之侧，因以为姓。琴，乐器。嵇康善弹琴，尝游洛西，遇异人授以《广陵散》，声调绝伦。阮，姓，名籍。啸，蹙口出声也。阮籍善啸，陈留有阮公啸台。恬，蒙恬也。笔，《释名》云：“述也。述事而书之也。”《博物志》云：“蒙恬造笔。”伦，蔡伦也。纸，《释名》云：“砥也。平滑如砥石也。”汉和帝时，常侍蔡伦造纸。钧，马钩也。扶风马钧，性巧，造指南车，又作木人，能跳舞，与人无异。任，姓。以饵取鱼曰钧。《庄子》曰：“任公子为大钩巨缁，五十犗为饵，投于东海，得大鱼而腊之，自浙浙而东，莫不厌若鱼者。”释，解也。纷，烦乱也。利，便也。俗，世俗也。並，并也。皆，俱也。佳，善也。妙，好也。言此数者，皆可以解烦理乱，而便于世用，佳善而好妙也。

毛施淑姿，工妍笑。

此言美色之宜远；亦处身之道也。毛，毛嫱也；施，西施也：皆古之美人。慎子云：“毛嫱、西施，天下之至姣也。”淑，美也。姿，容也。工，善也。，蹙眉也。《庄子》云：“西施病心而顰，人见而美之。”妍，好也。笑，喜而解颜也。《诗·卫风》云：“巧笑倩兮。”言妇容之美，如古毛嫱、西施；而又善自修饰，工于顰而巧于笑，足以迷惑人也。

年矢每催，曦晖朗曜。
璇玑悬斡，晦魄环照。
指薪修祜，永绥吉劭。

此言为善之宜勤，亦处身之道也。年，岁也。矢，漏矢也，《汉书》云：“孔壶为漏，浮箭为刻。”每，频也。催，促也。曦、晖，皆日之光。朗，

明也。曜，即照也。璇，美珠也。玑，机也。《书·舜典》云，“在璿玑玉衡。”悬，系于空处也。斡，转也。盖以美珠缀于玑上，以象列宿次舍，而悬空转动，以应天之运行。晦，月尽也。魄，月体之黑者，环，还也。言月至晦，则无光，而但有体魄。至于来月，又复生明，循环相照也。于年矢则言日晖，于璇玑则言月魄，亦互文也。指，示也。薪，柴也。《庄子》云：“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修，治也，自治其身也。祐，福也。永，长也，绥，安也。吉，祥也。劭，劝勉也。言人当力于为善，惟日不足。年岁之去，有漏矢以频催，璿玑之运动者，昼夜相迫：昼则日光朗照，夜则月魄循环，日月逝而老将至，不可以不修也。固举《庄子》指薪之喻，言薪虽尽而火则传，惟勤修以获福，则其身长安，不与年而俱尽。其以吉祥之事自为劝勉可也。

矩步引领，俯仰廊庙。
束带矜庄，徘徊瞻眺。

此言威仪之宜慎，亦处身之道也。矩，为方之器。步，足蹈也。《礼记·玉藻》篇云，“折旋中矩。”引，延也。领，颈也。《孟子》云：“引领而望。”垂首为俯。举首为仰。廊，庑也，庙者，栖神之处。束，系也。带，《说文》云：“绅也。”矜者，持守之严。庄者，容貌之端。徘徊，傍徨不进之貌。瞻，仰视也。眺，望也。言慎其威仪者，其行步必合于矩；而举首延颈，一俯一仰之间，如在廊庙之中，有束带端严之象，而徘徊瞻眺，无不中礼也。盖入庙则思敬，而束带乃盛服，举此以见动容之恭，犹《论语》“如承大祭，如见大宾”之意。“俯”承上矩步而言，“仰”承上引领而言：“徘徊”亦承上矩步，“瞻眺”亦承上引领也。

孤陋寡闻，愚蒙等诮。

此节总承上文而给言之，以致其儆戒之意。孤，独也，陋，鄙也。寡，《说文》云：“少也。”闻，知识也。愚者，无知之人。蒙，昧也。等，类也。诮，讥也。言处身治家，其道多端，所当博考而详识之。若孤独鄙陋，少所闻识，则与愚昧无知之人同类而共讥矣，可不戒哉！

右第四章。此章言君子穷而在下，惟尽其处身治家之道，盖与上章对待言之，处身者，以小心为要。因推其类，而言见几之哲，美色之远，为善之勤，以及言语之谨，威仪之慎，无之可忽，治家者；以本富为重。因推其类，以及饮食之节，寝处之安，宴会之乐，祭祀之礼，应酬之方，人情之宜，御患之术，畜产之蕃，器用之利，伎艺之精，亦无之可忽也。末则总言，以深戒之。

谓语助者，焉哉乎也。

谓，称也。语，言也。助，辅益之也。凡语意已全而辞未足，则以通用之字益之，谓之语助。哉、乎，疑辞。焉、也，决辞。育焉、哉、乎、也四字，乃助语之辞也。此与通篇文不相蒙，盖作者为文既终，而犹存数字，乃复为韵语以终。

